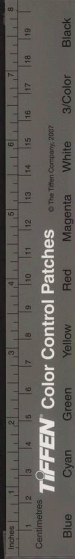


王變傅亮上殿面賜變器甲三萬人就陝府置司與金人河中
府解州對壘一面遣人結約河東山寨豪傑民兵收復州縣候
兵集日乘機會過河得旨從之○左正言鄧肅劉子言叛臣乞
立格定罪

劉子曰臣謂叛臣名事偽楚大小輕重固有不等欲乞立罪
格一定於此然後按偽楚之籍取叛臣姓名就格斬之庶幾
君臣之間皆不得容私伏蒙陛下為臣詐在圍城之中固知
姓名令臣奏來臣謹取上所撰二格以按叛臣之罪為陛下
下盡陳之言所論叛臣之上者其惡有五一日諸侍從而為
執政者王時雍徐秉哲吳玠莫儔李回是也其二日諸庶官
及官觀而起為侍從者如司農卿胡思本府卿朱宗之為侍
即大理卿周懿文為大月盧兼李擢范宗戶等皆起於宮觀

以為侍從是也胡思周懿文今者桎梏固不足論諸餘者且
人破城自南壁始李擢盧襄提舉其事日聚羣小浩歌城上
虜已塞濠恬然不顧破京城者實此二人范宗丹皆常宣和
廷對揣王黼之意數蔡_何之罪遂竊虛名以居臺諫當官則
以奴僕事取南仲以取侍從城破則以妾婦事范_以口
腹及偽楚一立則起於宮觀以為諫議然不知所陳者何事
哉其三曰撰勸進文與撰赦書是也且赦書之惡不減勸進
其詞云有堯舜之揖避無湯武之干戈不惟不忠之語可駭
天下至於廟諱便不復顧雖犬馬有所不為朝廷取撰勸進
文者投之嶺外而一撰赦者止令分司是不知亦何私於願
博文哉其四曰事務官者今人已有立偽楚之語朝士集議
恐不能如禮遂私結十文作事務官請冊立之儀搜求供奉



之物悉心謁立無所不至使和昌安然得為揖遜以事美觀
皆事務官之力也且陛下登九五之位無不欣躍如獲再
生朝廷不聞先特以爲事務官者及僞楚之立而十交紛然
如水就下此其情尤可罪也其五曰因和昌改名是也何昌
言先奏於僞楚之庭爲改爲善言其弟昌辰遂請於史部改
爲之言惡犯昌字也已上數等乞定爲叛臣之上寘之嶺外
所謂叛臣之次其惡有三其一曰諸執政侍從臺諫稱臣於
僞楚及拜於廷下者是也所謂執政者如馮辯曹輔是也所
謂侍從者其餘已行遣矣獨有會尚爲中書舍人所謂臺諫
者洪芻黎確等及舉臺之臣是也當時臺中有爲金人根括
而被杖四人以病得免其餘無不在僞楚之度矣且臺諫者
天子耳目之官也虜騎迫城尚持講和之論聖駕將出曾無
一言之戒天作奇禍則倉皇失措遂於他人之庭復度臺諫
之職今日尚有不易舊職者不知其所爲如此又何以論他
人之過耶其二曰以庶官而升推差遣是也然此不可勝數
僞楚以後謂之後官而被僞命劄子者皆是也臺省寺監學
校勅局無所不有乞專委留守校籍取之則無有爲者其三
曰願爲奉使者是也黎確之使越野李健陳戩之使翁彥國
擁黃旗持僞告左右僕從皆受僞恩馬上洋洋自號奉使力
說勤王師之意爲和昌父居計故和昌曉諭曰只候勤王師
退然後開門蓋特有二三奉使耳已上數臣乞立爲叛臣之
次於遠小處編官

吏到供到王時雍見係高州安置徐秉哲見係梅州安置吳行
永州安置莫儔全州安置李回袁州居性朱宗之朝奉郎



李擢柳州安置范宗尹通直即授舉杭州洞霄宮盧襄太中大夫權開封府尹胡思周懿文朝三大夫顏博文澧州安置何昌言生前尚書工部二即何昌辰通直即通判南劍州馮解中大夫提舉成都府玉局觀李會中書舍人洪芻朝散大夫孫確朝請大夫李健朝請即陳戩厚部員外郎奉聖宣吳軻移韶州安置顏博文移賀州安置朱宗之責授祈州團練副使岳州安置范宗尹責授祈州團練副使鄂州安置盧襄責授成州團練副使衡州安置何昌言追授瀛州團練副使及追致仕恩澤何昌辰除名勤停送永州編管馮儼責授朝議大夫秘書少監分司南京成州居住黎確李健陳戩遠小慶監當撰勸進文及事務官劄子留守司問具姓名申尚書省

李回責授安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

李會責授承議郎秘書少監分司南京筠州居住

制曰君臣分定宜生死之靡他義命趣味在賢愚之所擇豈有本朝之顛沛遽令大節之磷緇爾幸授國恩與開機政知拔本塞原之境蓋戴天履地之所同乃其心二姓之廢至冒寵百僚之上慈而不問何以取臣宜從置散之科用正投荒之典皆爾自取非朕敢私

十四日壬寅李綱乞降巡幸詔

是日李綱同執政奏事乞留身奏曰朝廷外則經營措置置河北河東兩路以為藩籬章治軍馬討平盜賊內則修政事明賞刑皆漸有緒獨車駕巡幸所詣未有定所中外人心未安上宣諭曰但欲迎奉元祐太后及津遣六宮往東



南 朕當與卿等獨留中原訓練將士益聚兵馬雖都城可
全雖金賊可戰臣再拜曰 陛下英新如此雖漢之高祖光
武唐之太宗不過是也中外未知聖意乞降詔告諭

十五日癸卯下巡符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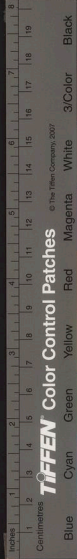
朕惟 祖宗都汴垂二百年天下又寧重熙累洽未嘗少有
變故承平之久超軼漢唐比年以來圖慮弗臧禍生所及金
人一歲之間并犯都城信其詐謀終墮賊計盡取子女王帛
遂邀 二聖臺與六宮歲厲悉擁以行夷狄之禍振古未有
四海臣子孰不痛心肆 朕纂承先念先列眷懷舊京泫然
出涕思欲整駕遠京謁致宗廟以慰士大夫軍民之心而民
人之餘民物物故 朕之父母兄弟宗族靡有留者顧瞻宮
室何以爲懷是用權特之宜法古巡符駐蹕近甸覽召軍馬

以防金人秋高氣寒再乘入寇 朕特親督六師以援京城
河北河東諸路與之決戰已詔奉迎 元祐太后津遣六宮
及衛士家屬置東南 朕與羣臣將士獨留中原以爲爾京
城及萬百姓請命于皇天庶幾天意昭答中國之勢浸方彊
歸宅故都迎還 二聖以稱 朕夙夜憂勤之意應在京也
兵聚糧修治樓櫓器具並令留守司京城所戶部疾速措置
施行咨爾士大夫軍民體朕至懷無有疑慮故茲詔示想宜

知悉

誅宋齊愈

遺史曰宋齊愈新除諫議大夫是時李擢見任給事中擢用
齊愈在園城中皆非純臣擢謂齊愈爲諫議大夫必論已必
得罪且曰先發制人乃不書黃而具齊愈議立張邦昌事獻



駁之曰新除諫議大夫宋齊愈昨三月初王時雍等在皇城
司聚議乞立邦昌拜大金賊詔畢書立狀雖時雍等恐誤不
敢填寫邦昌姓名而齊愈奮然執筆大書張邦昌三字仍自
持其狀以示其四壁無不驚駭齊愈自言自從二月在告不
出誕欺若比今除諫議大夫士心當是 陛下未知其人耶
俛而朝廷未有人論列更乞 聖裁速罷諫議大夫令御史臺
王質置司根勘具案聞奏 制曰義重於生雖匹夫不可奪
志士失其守或一言廢幾於喪邦具官宋齊愈蒙國厚恩爲
時顯官方氣稜結蕭牆之內至腥膻謀位之人事既非常生
皆失色所幸探符之未獲奈何授筆以憑書遺毒至今造端
自汝睦孟五行之說豈所言袁宏九錫之文茲焉安忍其前
諫垣之職以須廷尉之平邦有常刑朕安敢赦擾王質劾到

通直帥前右諫議大夫宋齊愈招金人邀請 淵聖皇帝出

城未回知樞密院孫傳永軍前遣吳玠等將文字稱廢 淵

聖帝共舉堪爲人主一人及知孫傳等乞下廢 淵聖皇

帝不許須管於異姓中選具姓名申齊愈知孫傳等在皇城

司集議遂到本司見衆官及卓子上有王時雍等衆議推舉

狀草齊愈問王時雍舉誰時雍云金人令吳玠來密諭意與

張邦昌今已寫下文字只空着姓名又看得金賊元來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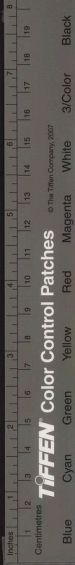
聲說請舉軍前南官比參驗王時雍語言即是要舉張邦昌

齊愈恐違時別有不測爲王時雍曾說吳玠密與邦昌亦欲

早了圖出齊愈輒自用筆於紙上書寫張邦昌姓名三字欲

要於舉狀內填寫却將呈時雍其是雍稱是又節次漏呈在

坐元集議官時齊愈言道張邦昌衆官看了別無語言齊愈



久人吏依紙上數寫張邦昌姓名三字於已選寫到命元空
闕姓名以治園事舉狀內填寫張邦昌姓名三字了後別寫
申狀係王時雍等姓名呈時雍看了分付與吳玠莫儔將去
其舉狀內別無齊愈姓名所有齊愈寫張邦昌紙片子即時
毀了並無見在只收得王時雍等元議定推舉狀字歸家初
蒙勸問時俱罪隱伏不招再蒙取會到中書舍人李士會狀軍
前遣吳玠莫儔傳大金指揮須管今日於異姓中選擇具名
申即不得引惹趙氏是日在皇城司聚議忽有右司員外郎
宋齊愈自外至見商議不定即於本司廳前寫文字吏人卓
子上取紙筆就卓子上取紙片上書張邦昌三字即不是一
文字上書寫獨呈在生相視失色莫敢應無別語言其所寫
姓名文字係宋齊愈字自將却會即時起去特是只記得待

御史胡舜陟在生司業童通午間亦曾在生未委見與不見
其餘脚監即官會以到京未久多不識之及根勘元狀卓子
再勘方招檢會建炎元年五月一日赦內一項昨金人逼脅
使張邦昌僭號實非本心今已歸復舊班其應干供奉行事
之人亦不獲已尚慮畏避各不自安其已前罪犯並與赦免
一切不問勘會上項赦文係謂張邦昌僭號之後俱奉行事
之人特從寬貸法寺稱宋齊愈後謀叛以上斬不分首從劫
犯惡逆以上罪至斬依法用刑宋齊愈合處斬仍除名犯在
五月一日大赦前合原赦後虛妄扶一百罰銅十斤入官放
情重奏裁奉聖旨宋齊愈身為士大夫當守節義國家艱危
之際不能死節乃探金人之情親善僭逆之臣姓名謀立異
姓以危宗社造端在前其罪非受僞命臣僚之比可特不原



敕依斬仍令尚書省出榜曉諭張浚行狀曰宰相李綱以私
意惡譚議大夫宋齊愈加之罪至論腰斬公素與齊愈善知
齊愈死非其罪入臺首論網罷之

十六日甲辰孟忠厚除徽猷閣侍制為迎奉 隆祐太后提舉

一行事務步軍指揮使郭仲奇統兵扈衛司封員外郎楊通公
路州縣頭行計置糧草濟渡舟舡黏罕自草地歸至雲中遣楊
天吉使夏國約同寇陝西金人起燕山雲中中京上京東京平
州遼西長春八路民兵入寇兩河

節要曰勃海萬戶大撻不也也女河潤女真都統渾打渾阿

曾保也兵於保州女真萬戶特木也也兵於永寧祈州女真

萬戶胡沙虎也兵於霸州女真萬戶聶耳也兵於冀州女真

副統韶合也兵於九定遼東漢軍萬戶韓慶和也兵於慶源

女真都統萬佛奴也兵於雄莫女真萬戶余列也兵於治州

女真副統蒙哥也兵於磁相女真萬戶銀未與其弟拔束也

兵於大原新城女真萬戶憲里也兵於嵐憲契丹都統馬五

也兵於平陽契丹 有開字 也兵於慈隄女真萬戶石家奴也

兵於汾州女真萬戶婁室也兵於河東蘇村婁室之子鶻眼

也兵於解州安邑女真萬戶撒高昌也兵於絳州女真萬戶

溫御多 也兵於澤路女真都統茶局馬也兵於孟州陸頭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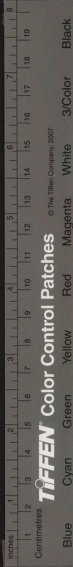
守諸州即元師府左監軍達賴親圍中山 又曰西河州即

自賊初入寇以朝廷指揮皆得便宜行事故各據人馬以圖

自固遂路師司不能調發致無連州合勢相援拒賊之理其

賊勢之大又非一州之力可敵故為賊聚併力既破一州而

復破一州也至是以京城失守 二聖北狩河北州郡官盡



爲官軍作亂害之河東州郡官多棄城南而走兩河州郡外
無應援內復自亂於是爲賊乘而取之如俯拾遺物惟中山
慶源保莫和洛冀磁相絳久而陷之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十一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十二

炎興二下帙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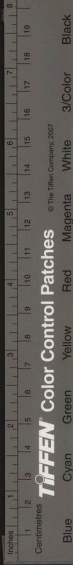
起建炎年七月十六日甲辰盡八月十四日辛未

元祐太后發京師

元祐太后進發以孟忠厚爲提舉一行事務都人幼望 車
駕還內而聞 太后有南京之行莫不垂泣初 上遣張俊
迎太后至是俊奉颺馭至行在除俊帶御器械

十七日乙巳李綱乞巡幸

李綱時政紀曰劉子大略謂巡幸之策關中爲上襄鄧次之
遼康爲下今縱未能行上策猶當襄鄧以係天下之心夫襄
鄧西襟關陝可以召兵北近京畿可以遣援南通巴蜀可取
貨財東達江淮可運穀粟山川險固民物淳厚此誠天設以



爲官軍作亂害之河東州郡官多棄城南而走兩河州郡外
無應援內復自亂於是爲賊乘而取之如俯拾遺物惟中山
慶源保莫和洛冀磁相絳久而陷之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十一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十二

炎興二下帙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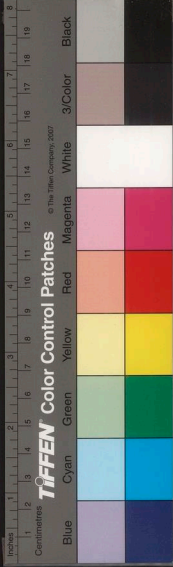
起建炎年七月十六日甲辰盡八月十四日辛未

元祐太后發京師

元祐太后進發以孟忠厚爲提舉一行事務都人幼望 車
駕還內而聞 太后有南京之行莫不垂泣初 上遣張俊
迎太后至是俊奉颺馭至行在除俊帶御器械

十七日乙巳李綱乞巡幸

李綱時政紀曰劉子大略謂巡幸之策關中爲上襄鄧次之
遠康爲下今縱未能行上策猶當襄鄧以係天下之心夫襄
鄧西襟關陝可以召兵北近京畿可以遣援南通巴蜀可取
貨財東達江淮可運穀粟山川險固民物淳厚此誠天設以



待臨幸願爲今冬駐蹕之計得旨定議巡幸南陽

十八日丙午差巡幸官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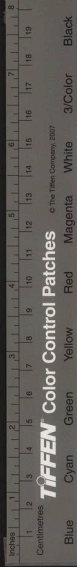
戶部侍郎黃潛厚爲巡幸提舉一行事務膳部員外郎陳亮幹辦領通行官一行官吏將佐軍兵安泊去慶虞部員外郎李傳幹辦相視橋道渡船并橋辦糧草發運使李佑爲漕軍轉運使

十九日丁未計置迎奉神主

是日委兵部員官并太常寺官各一員候巡幸有日限三日計置合用舟船車乘等迎奉神主赴行在及擬合用人數詔太廟觀事官擡牌合殿前司差撥禁軍三百人防護仍等委內侍官二員充同共都大主管其合行事件並仰條具申尚書省

二十七日乙卯戒諭士大夫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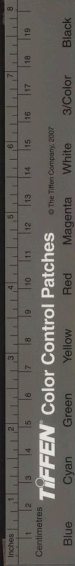
朕觀古之爲士者何其分義之明而忠厚之至也承平之時靡好爵亨豐相與同安榮多事之際不擇地不苟免相與同患難故人之好我至於示我周行王事靡盬至於不違啓處而鹿鳴四牡之詩作先王之澤可謂盛矣 祖宗涇養士類垂二百年教以禮樂風以詩書班爵以貴之制祿以富之如士無負而士之所以圖報國家者不能無愧於古人日者二聖播遷宗社機至於顛覆而伏節死難者罕有所聞其故何哉肆 朕纂承慨然思任羣材相與協濟修政事攘戎以奉迎鑾與而士大夫奉公者少營私者多狗國者希謀身者衆乞去則必以東南爲請召用則必以疾病爲辭訟擻以自便者相望于道塗避官而去官者日形於奏牘甚者至假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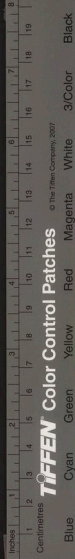
親疾不候告下挈家而逃遯夫禮義廉耻正所以責士大夫也所守如此朕何望焉豈朕初嗣大位所以誠告者未至與將士大夫狙於故習而未能遽革與已詔甚失節者寔之極典其次授之遠方爲多士萬世之戒其自今以往各恭乃職一乃心助予一人克復大業砥綏四方以匹休於隆古敢有弗則弗迪尚蹈前能能在內委御史臺在外委監司彈劾以聞卯有常刑朕不敢赦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八月一日戊午貶竄余大均陳冲洪芻張卿材李昇王及之周懿文胡思夏承等

奉聖旨訪聞昨來京城團開王府主第宗室及戚里之家以至民庶根括金銀等官周懿文王及之余大均胡思陳冲等因緣爲姦隱匿財物萬教法濬及聚飲歌樂靡所不爲士夫負國致此難一例寬貸可差殿中侍御史黎確馬伸就臺根治具寮聞奏根勘得夏承洪芻張卿材各有相犯績奉聖旨洪芻罷諫議大夫張卿材罷刑部郎中胡思王及之余大均周懿文陳冲並先次放罷今勘到具撮白刑名下項降授朝散郎前太僕少卿陳冲差懿親宅抄劄將王府果子喫用摘花歸家與內人同坐喫酒令內人唱曲子將牙簡等隱匿公然受犒賞酒并錢將出刺金銀侍隱匿入己令人收掌未曾收計緝六百一十五匹除罪輕外準條係監守自盜合絞刑刑贓罪處死除名該大赦原免緣五月十八日奉聖旨難以一例寬貸根治聞奏朝散大夫前大理卿周懿文抄劄閣字王府密煎等將摩眼羅士女孫兒等歸家受犒設酒及喫人酒果受酒計贓六匹六尺除罪輕外準條行下合杖六十公罪



戒外笞五十不曾計到摩脹羅贓如不誦百文係城內竊盜杖八十如誦百文杖一百贓罪定斷議戒外杖九十罰銅九斤入官放犯在大赦前合錄五月十八日奉聖旨難以一例寬貸根治聞奉朝議大夫前刑部郎中張鄉材差起發贓觀宅金銀喫內人酒果間或內人邊氏離三四步坐喫酒將抄劄崩見摩脹羅等歸家受估贓計緝八四七尺除罪輕外杖條與所部接坐合徒二年私罪官城外徒一年半合罰銅三十斤入官放犯罪大赦前合原朝散大夫前左諫議大夫洪留差批見景王祗候人曹三馬俊後囑託大均放出將未本家宿產作祗候準條係監收內犯姦合流三千里私罪議城外徒三年追一官更罰銅二十斤除名勒停犯在赦前合原朝散開封火尹夏承根括到鄭仲宅坤議即酒擅支作搗設收受不覈祭王及之擅易銀受酒估計緝二十六匹除罪輕外準條係財物不應入私而入合徒一年半贓罪爲徒官戒外杖一百罰銅十斤入官犯在赦前合原朝請郎前吏部員外郎王及之批劄金銀見官屬將軍德皇后親妹追捉若辱並不施行反契受沂王府媵好位酒不鈴束覺察人吏與鄭仲家女使劉嬌奴等私通輒受搗設酒根家括到銀買祗次銀抵換入已計贓二十五定除罪輕外準條係以私物貿易特計利以盜論合加役流贓罪追六官除名勒定該犯在赦前合原五月十八日奉聖旨難以一例寬貸根治聞奉朝散大夫前司農卿胡思推擇張邦昌表內添改諂奉及抄劄棧垂宅有祖宗實錄者并罷館伴不合破馬有大僕少卿差到馬是大王府公然乘駒點數不見實錄十冊是親事



官等去矣除罪輕外準條不應為合重杖八十議減外杖七十罰銅七斤犯在赦前合原緣五月十八日奉聖旨難以一例寬貸根治聞奏二人追捉未獲先次據于照人說出逐人罪犯朝請即前添差聞封少戶余大均往景王府喬貴妃位抄劉金銀與內念馬並坐飲酒唱曲子人以告首金銀馬由放喬念馬歸家收養作祇候隱藏根括籠子一隻寄在金銀庫內取去麝香三十臍餘被府尹納了除輕外據案不曾估到所盜麝香錢如蒲十貫條監主自盜合加役流姪罪並三官除名勒定如蒲三十五疋合絞刑姪罪除名犯在赦前合原緣五月十八日奉聖旨難以一例寬貸根治聞奏朝奉郎主客員外郎李彝差往王府抄劉與內人曹氏等飲會及與內喬念馬並坐飲酒知余文均洪芻欲崔實曹氏等放令逐便及請洪芻曹氏等筵會令曹氏女使唱曲子除罪輕外准條係不應出請合徒二年私罪追兩官勒停犯在赦前合原案後收坐高伸身死外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溫州觀察使范燮因根括金銀時告求王及之減免所根括高伸家金銀數條不應為重杖八十減外杖七十私罪合罰銅七斤入官放該赦原武經即閣門宣贊舍人陳思恭因括金銀時告求王及之印押廬抄免納金人係不應為重杖八十減外杖七十私罪合罰銅七斤入官放該赦原三省樞密院進呈法事議曰上曰王及之等犯由當戮有司之法如此但朕新政重於殺士大夫伯彥對曰好生聖人之大德祖宗以來未嘗殺一士大夫陛下休祖宗好生之德天下幸甚上顧潛善曰如何網潛善等皆奏曰臣聞天地之德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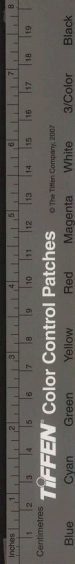


生 陛下誠能體天地以當生殺之際生民受賜 上稱善
奉聖旨余大均陳冲洪芻情犯深重並當誅戮各特貸命除
名勒停長流沙門島永不放還至登州交割張卿材賁受文
州別駕雷州安置李彝黃授茂州別駕新州安置王及之賁
授通州別駕南息州安置周懿文賁授隴州別駕連州安置
餘並依前內余大均陳冲洪芻張卿材李彝王及之周懿文
胡思令吏部各差使臣 官員步軍司各差兵級人將校一名
防送前去候到貶所取 逐州交管文狀繳申尚書省周懿文
等責詞曰昔季文子有言見其無禮於居者猶鷹鷂之逐鳥
雀也故春秋不誅其人而誅其人之意豈無說哉爾服采在
庭官榮原祿國祿平日何員汝曹方君親危急之時寤寐不
卹其綿乃乘時幸變乾沒自私以為無復朝廷之治矣嗚呼
亦士也何為而至於此極哉念本無知誅之奚益俾余首領
投畀遐荒尚餘生世忘子德

幼老春秋曰周懿文余大均等不死准從貶竄君子是以知
李綱與汪黃諸公不能輔佐恢復河東河北之境土也曰失
其刑矣

二日己未李綱乞置水軍

時政記曰劄子謂生於陵者安於陵生於水者安於水南方
之人習水而善沒其操舟若神而北人有惧舟楫而不敢登
者水戰之利正南人所宜處沿河淮江師府要郡宜令造戰
船募水軍凡習水而能操舟者皆籍記姓名平時許其自便
有故則糾集而用之逐時教閱量行激賞必得其力有旨令
諸路招置水軍以棲船凌波為號差御營司幹辦官楊觀復



齋空名告江浙募人造船餘路委提刑司措置總領

王日庚申楊惟忠建武軍節度使

時政記曰先是楊惟忠大帥元府都統制擁扈有功故有是命

野記曰楊惟忠驍勇善騎射少為將靖康初為高陽關路兵馬副總管 康王開大元帥府惟忠未歸投都統制及黃潛

善等勤王兵至皆以屬惟忠王即位加殿前都指揮使建武軍節度使後進檢校少保以兵一萬衛 隆祐皇太后性洪

州聞金人渡江軍皆潰部將司全傳選等去為盜 太后適慶州惟忠走萬安縣山谷間數日乃還再聚兵數千司全傳

選等復降處賊陳辛圍處惟忠登陴力戰賴胡友至敗辛後屯軍洪州李成將馬退走攻呂頤浩率惟忠拒戰進解去改

江西副總管軍于古特賊楊勅屯古惟忠與勅叔同姓之好邀勅飲誅其首領而併其兵辛年六十六以其軍隸岳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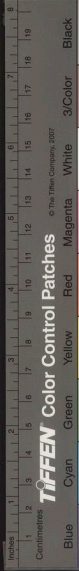
五日壬戌內降白麻李綱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御營使黃潛善兼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御營副使

本綱制曰門下朕博觀群書歷考治古將啓中興之休運必資希世之偉人俾丕修於政經以大慰於民望登碩輔敷

告路朝正奉大夫守尚書右僕射李綱志大而德剛器闔而慮遠白任以天下之重皆謂有王佐之財粵錄高辛每著名

節矯切造膝識者想聞其風聲奉常建言公議共推其雅望超躋丞轄進長樞度風采聳於邇遐聞譽溢於中外稍稽魁

柄殊斿師瞻肆 發蔡臨之初首圖召用之亟遂陞次輔以率群工民情惟嘉國是以定念辛夏徂承平而馳備到致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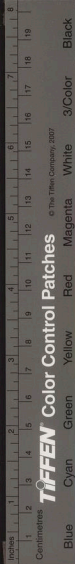
戒伺間隙以肆侵惟民懷舊德而靡忘惟士篋新政而甚切
當今朝有內修外攘之志汝其比迹於樊侯 朕欲民臻仰
父俯子之安汝其希蹤於裴度使任大事以爾為棟梁使斷
大疑以爾為龜筮是用延登上相秉幹鴻鈞特尊左掖之崇
兼貳東臺之後仍共公爵陟以文階增衍爰田陪御名貞賊
海盼殊渥昭示顯庸於戲得賢印家之基汝能追配於前哲
論相人主之職 朕則無愧於古人益遠乃猷以對

朕命可特授銀青光祿大夫守尚書左僕射

黃潛善制日門下巨川之待舟揖用宏濟於多難元首之賴
股肱以共成於具休惟特王佐實東國均相頌而成闕一不
可茲延登於次輔以同闡於天猷式盼海鏡之子爰肇治廷
之聽大中大夫守門下侍郎黃潛善學造聖賢之蘊識窮事

物之微氣粹而慮深誠篤而忠切表儀禁路著聖實於朝端
鎮撫巨藩懣威後於闔寄勤勞一節中外百為朕開師府以
臨戎爾與等惟而贊畫靜密無貳陰夷不渝納言而令嘉謨
撥事而無遺策肆 朕纂承之始尤喜翼戴之恭蚤聯通臣
而功素顯於時進東大政而士不議其速建明愈備聞愈彌
崇念中夏玩於燕安致外夷肆其侵侮難國勢之循弱賴民
懷之益深 朕欲考定功汝其紹蕭曹之烈

治具汝其追丙魏之蹤是用超登有相之隆兼貳西臺之峻
乃進公爵仍陞文階陪御并賦之多加衍至田之厚併頒戎
渥至勸具家於戲 朕心惟乃知其增修如遠業嘉猷告爾
后尚晉及於至平諒體至懷奚候多訓可特授正議大夫尚
書右僕射 先是詔李綱到行在拜正議大夫尚書右僕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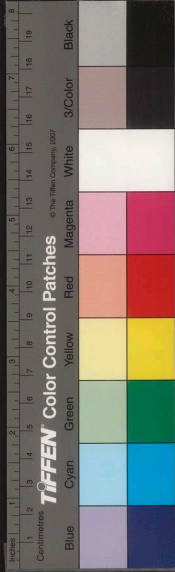
上即位左右撥皆虛位首以綱爲右撥至是特授銀青光祿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并命中書侍郎黃潛善爲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綱兼御營使潛善御營副使自是宰相始有親兵

十四日辛未傅亮罷制置使發赴行在

內降御筆傅亮兵少不可渡河罷制置副使發赴行在以臣寮論久在京師逗留不行故也

李綱時政記曰權知大名府張蓋譙奏言招撫司搔擾河北盜賊多不若罷之綱奏曰限所今尚留京師未行不知蓋譙何以知其搔擾朝廷以金人攻圍河北民無所歸聚爲盜賊故置司招撫因其力而用之以解河北之急豈緣置司乃有盜賊方時難危朝廷故有所經略蓋譙小臣乃敢沮抑必有

使之者遂令分析至八月十二日進呈河東路經制使司奏狀元降畫一聖旨指揮許令於陝府置司候措置招集軍馬齊集日渡河續奉聖旨令聽宗澤節制於陽武伏乞明降指揮以憑遵守綱奏曰河東經制司所得兵不多自陽武渡河濬衛懷三州畫係金人所守便爲生界難得糧餉萬一潰散卽朝廷別未有一項軍馬可以措置河東不若令依元降畫一指揮且於陝府置司招集軍馬事體爲便黃潛善謂逗留不進致失機會綱奏曰河東經制司受命啓行統方數日循尚在京師恐難謂之逼番今日事勢亦未見機會可乘不若畫將帥之慮乃可責以成効用其言而績用弗成朝廷自有典憲諒久不決八月十四日內降批傅亮兵少不可渡河可罷經制副使發赴行在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十二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十三

炎興上下帙十三

起建炎元年八月十四日辛未盡十月二十九日乙

酉

東京留守宗澤奏劄乞車駕回京師

宗澤自七月到京師屢上表劄乞回鑾臺又極論曰臣蒙恩差
權知開封府事令到二十餘日物價夜市盡如平時等觀天
意眷顧清明每察人心和平遠樂臣之血誠見將士見商賈
見農民見士大夫之懷忠義者咸曰若陛下歸正九重是
玉室并造大宋中興也臣竊料百寮中唱為異議不致

陛下歸京師者不過如張印昌耿南仲姦邪輩陰與賊虜為
地爾臣願陛下體堯禹順水之性順將士順商旅順農民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十二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十三

炎興上下帙十三

起建炎元年八月十四日辛未盡十月二十九日乙

西

東京留守宗澤奏劄乞車駕回京師

宗澤自七月到京師屢上表劄乞回鑾臺又極論曰臣蒙恩差
權知開封府事令到二十餘日物價夜市盡如平時等觀天
意眷顧清明每察人心和平遠樂臣之血誠見將士見商賈
見農民見士大夫之懷忠義者咸曰若陛下歸正九重是
玉室并造大宋中興也臣竊料百寮中唱為異議不致

陛下歸京師者不過如張印昌耿南仲姦邪輩陰與賊虜為
地爾臣願陛下體堯禹順水之性順將士順商旅順農民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順士大夫之懷志義者早降勅命填整六師及詔百執事示
謁漢宗廟垂拱九重母一向聽邦昌狀南仲姦和陰與乞賊虜
為地者之語又別奏曰臣契勘京城四壁濠河樓櫓與守禦
器具其當職官吏協心併力夙夜自公率屬不鮮增築開濬
起造輯理浸皆就緒臣又製造決勝戰車一千二百兩每兩
用五十五人一卒使車八人推車二人扶輪六人執牌輔車
二十人執長鎗隨牌護車十八人執神臂弓弩隨鎗射遠水
使臣專幹辦閱習軍事每十車差大使臣總領為一隊見今
四壁統制官日逐教習變化進退左右回旋曲折之陣於城
外劄寨又沿河十六縣與上下州軍相接作聯珠寨以嚴備
禦臣見使王彥曹中立在河西攻擊收復州縣西京河陽鄭
滑等州同為一體把截探伺次第賊虜長蛇言必不敢輕動昌

犯自速殘滅又曰臣已脩整御街御廊護道板子平治南薰
門一帶御路開萬邦百姓寓于京師者日夜顛顛望

陛下迎奉 祖宗之主與 隆祐太后皇后妃嬪皇子天眷

歸安大內以福天下臣夙夜憂思眷眷念繼之以泣又別

奏曰 陛下既即位乃宴安南京四方聞之懷疑胥動違相

鼓扇聞請諸州縣間有驚懼傷殘之患蓋是小民無知因疑

致憂致變旋相踐蹂弗莫彼居茲無他由 陛下寅畏過當

駐蹕別都府衙姦謀預圖遷幸使彼猾澮皇惑敢爾橫肆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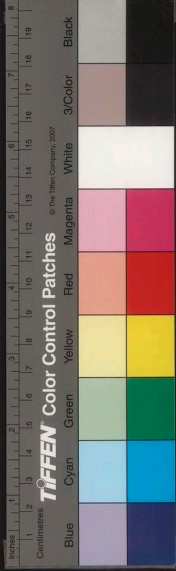
擾竊發有門 跼踏以歸賦詠以揮耒鑄鉞戟為農器思不犯

于有司爾若陛下勅翠華之御俾千乘萬騎回復筆救黃枕

九重臣竊謂可以垂衣裳而天下治可以生視天民之阜王

室自然再造大宋自然中興尚何夷狄之足憂盜賊之足慮





手

十八日乙亥尚書左僕射李綱罷為觀文殿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

制曰論人臣之大戒罪莫重於擅朝置輔相以仲成責尤嚴於設國式揚明命敷告治朝具官李綱頃以時才列于清貫厲戎兵之急變參綱轄於中臺同流俗以沽名東樞攬于右府既總師而敗績舉綱與以投荒肆朕紹圖惟人求舊念召環之已賜道轍席之猶虛首登次輔之崇旋陟上台之峻而乃謀謨莫効狂誕罔悛虧奉廟之通規負弼諧之初望既請蓋括郡縣之私馬又將竭取東南之民財以喜怒自分其賢愚致賞罰失於功罪出令允符於清議婁抗執以還封用若拂於辟情心力祈於新禮第欲恃恩於已靡思移怨於君比劾江浙搔擾之官亟下閭里寬恤之詔則改已甚之旨巧蔽外姻之姦茲遣防秋之師寔為渡河之援顯盼告命厚犒緡錢費踰百萬之多僅達京師而止每訓觀其達進軌沮格以不行謂心謂何事制如此忽覽刻章之奏具除引咎之辭顧物論以大諠豈邦憲之可屈宜解鈞衡之任俾從詞館之游仍懋祕殿之近班併推加戶之異數以全軀軫以厚股肱於戲國步多難方切履水之惧島司失職更懷覆餗之虞尚綠注意之求特徇乞身之請性祗訓誥毋怠首循

李綱每建言頗切直黃潛善汪伯彥忌而譖之又諷臣僚使言其罪臣僚言綱杜絕言路獨擅朝政士夫側立不敢仰視事之大小隨意專行買馬之擾招兵之暴勸納之重優立賞格公吏為姦擅易詔令切庇姻親等事遂罷宰相

汪伯彥時政記曰十八日乙亥內降麻制左僕射李綱除觀
文殿大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以綱上表稱疾有請故也
太學學生陳東歐陽徹以書上切直死

陳東歐陽徹上書論李綱不可罷黃潛善汪伯彥不可用乞
親征迎請 二帶語切直斬于市行路之人有為之哭者

中興姓氏錄曰陳東字少陽潤州人歐陽徹撫州人東在太
學博學于雄文聲譽甚盛慨然有濟世安民之志宣和末天下
大亂 淵聖即位東率太學諸生伏闕上書言蔡京王黼董

貫梁師成本于彥朱勗亂國害民謂之六賊乞賜誅戮發策親
征及京貫勗等追還早正典刑不從靖康初姚平仲敗宰相
李邦彥忌李綱主戰罷之大金攻城人情甚駭東引進士伏
闕上書言邦彥及張邦昌趙野王孝迪蔡懋李抃乃社稷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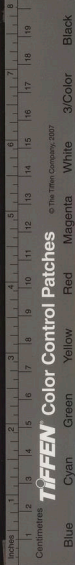
臣不可罷乞召徐處仁唐恪置諸左右聞外事盡付紳師道
俄而軍民數十萬大呼闕下請用李綱擊碎登聞鼓殺內
侍五十人遂復用綱而民心定邦彥等皆譴東以為布衣脅

天子累欲罪之 上不允補迪功郎賜同賜進士出身東又
上五書力辭之建炎元年左僕射李綱罷黃潛善汪伯彥用
事東與歐陽徹在應天府伏闕上書言李綱不可罷潛善伯
彥不可用乞親征迎請 二帝不允潛善伯彥及諸內侍諸
於 上驅東徹于市斬之死時年四十二歲者哀其忠義止
知喪亂未已也三年悔誅東等賜東之子錢伍百貫賜東徹

承事郎

二十日丁丑

元祐皇太后發應天府



元祐皇太后自應天府進發中原之人皆知翠華將有江都之幸京師父老有相聚涕泣者

東京留守宗澤奏劾乞且駐蹕南都勿爲巡幸

臣伏覩朝廷前遣翁卷國營繕金陵北有詔復遣官奉迎太后六宮以往且謂朕當獨留中原臣讀詔書私竊疑之

此必有進言者勸陛下聲爲此言其意必有所屬彼進言者欲陛下下避賊而不思天下託爲愛君以濟其不忠

臣願陛下察其利害之實斷自淵衷早定大計臣學術空疎不能古爲証姑借近事一二爲陛下別邪言之朝廷

異時改更三舍以取士欽崇道教以奉真進貢花石以享上屈意賊虜以講和當時士大夫阿意順例蒙旌賞其間有識者議論不合稍加裁抑則必以悖戾急侵加之謹行陛下

諷以前自之事槩之其頗僻遵承例舊識擢者果皆忠義者乎巡幸之事利害所關萬倍於此三者比進言之臣談何容易又况利害之端曉然可見陛下何不計正其實而早黜

之無使此曹如異時阿意順承之人得便文自營而國家獨坐受其弊也臣重念本朝提封萬里京師號爲腹心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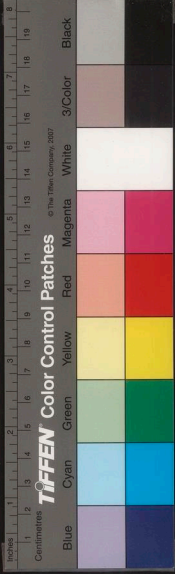
祖宗都此垂二百年宗廟社稷所在而民人依之以居者無慮萬萬計今兩河雖未收寧猶一手臂之不伸也而乃遽欲

去而之他非推不能廢一手臂之不伸也又併與心腹而棄之豈祖宗所以付託之意天下睽睽萬目所以仰之心與

我臣乞陛下且暫駐蹕南都無輕議動臣雖老矣尚當嬰

鑠鼓勇立辦禦敵之具以圖萬全之舉然後掃除宮禁嚴備

扈從奉迎鑾輿謁見九廟非特使神祇祖考安樂之庶幾中



原增重而不失天下之大勢也不然是徒為走計爾示虜以弱非惟不恤兩河抑又不恤中原且去宗廟社稷而不顧陛下豈忍乎臣為陛下惜者此爾故敢直輸血誠幸

陛下留意毋忽又劄子曰且我東京是祖宗二百年積累之基業延天下大一統之本根陛下奈何聽先入之言而輕棄之欲以遺海陬一狂虜乎

臣

觀河東河西北京東京

西之民咸懷冤負痛感憤激想其慷慨之氣直欲吞此賊虜陛下忍恬聽諛順而不念剛正之士率厲同心勤絕兇殘乎今東京市井如舊上下安帖如舊但嗷嗷之人思望翠華之歸謁髮宗廟垂衣九重不啻飢渴之望飲食大早之望雲霓也臣竊謂陛下歸則王室再造矣中興之業復成矣

二十二日已卯進降指揮諸路買馬除陝西路每州可令買馬百疋外其東南州軍不係產馬之處並免出共勸民出財助國指揮更不施行

二十八日乙酉尚書右丞許翰資政殿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先是翰與李子綱素善綱被召薦翰六月有旨端明殿學士許翰復職制曰士有明於遠圖而閑於近患工於為國而拙於謀身雖當時鑿柄之不同而今日著龜之先具官許翰蚤明古學出處特須翁歸燕文武之材無施不可賈誼陳治要之策所慮益深方宏康濟之歸忍蹈謹訶之域棲遲閭里淹歷歲時肆予顛俊之初知汝投閑之久悉還故秩召對便朝忠不忘君當大摭於素蘊人惟求舊思復見於老成汝其疾驅以承朕命綱罷政翰遂得祠

野記曰許翰字崧老洪州進士中第宣和中和為給事中言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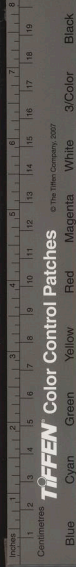
麗入貢奢侈之事出知亳州後提舉杭州洞霄宮靖康劫以
李綱薦乃爲御史中丞言蔡京童貫蔡攸皆作黃俄同知樞
密院金人邀求三鎮翰言三鎮弃則京師不可都而天下危
矣不許宜乃薦神師道宿將可用又請誅蔡京童貫王黼朱
勔楊戩李老孟昌令等家族并推治門生黨與上不允翰嘗
督姚古帥師中兵進解太原之圍及李綱黜行翰罷建炎初
綱入相復薦爲尚書左丞綱解稅務翰以資政殿學士提舉
洞霄宮累官通議大夫紹興三十年卒

九月十五日壬辰命巡幸淮南

御史中丞許景衡奏據探報金人犯河陽汜水等處逼近東
京朝廷雖已遣鄭雄問勦領兵前去防遏乞車駕南巡以建
慰人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命消吉巡幸淮南續據有司選
用十月一日爭執進呈奉聖旨依令朝廷措置施行

臣僚乞考驗京城失守將吏士卒効命與逃遁者誅賞示戒

臣僚上言竊觀去冬京師失守城池非不高深甲兵非不堅
利士卒非不衆多然上不弛慢嬉嫺城上坐觀其填壘復縱
其登城又曰公然逃遁無復衛上之心遁於城內反尊虜者
寇劫掠居民遁於城外者結集徒衆焚劫州縣逮今未能偃
兵何以爲戒若命留守司於胡虜登城之所三二百步內考
驗將吏士卒姓名効命致死者褒其忠義賞賚其家永得厚
給逃遁得生者梟首示衆殛逐其家求離其處則人知効死
則享榮名而福家孀偷生則受顯戮而禍妻孥忽有師旅之
事其誰不以死衛其上乎有旨依令宗澤其功罪尤甚之人
申朝廷指揮



七日甲午奉聖旨將來巡幸駐蹕揚州行下知揚州呂頤浩修治城池膳部員外郎陳充幹辦類蓮行宮一行官吏將佐軍兵安泊去處虞部員外郎李傳幹辦舟船并椿辦糧草發運使李祐淮南轉運使李傳正并差隨軍轉運使十日乙酉詔巡幸所過無得騷擾

詔曰荆襄閩陝江淮皆備巡幸並令因舊就簡無得騷擾訪聞州縣不能深体之意色色求備吏卒並緣為姦百姓受害朕臨蒞以來欲求民瘼卹民隱思所以為民利者未暇

朕心有司以巡幸之故乃更前期騷動朕甚痛之念戎馬驚擾之後盜賊間作朕夙夜惟念不暫安縱未能盡除大患使吾民各安南畝其可事一己之奉以重困吾民乎凡巡幸所止之處當使百姓若不預知朕飲食取足以養氣体

不事豐美亭傳取足以庇風雨不易卑陋什器輕便不求備用供帳簡寡不求備儀可齎以行魚取於州縣橋梁舟楫取足濟道路魚官吏毋出一切魚所追呼隨從臣僚皆體治

朕意有司百吏敢騷擾重宣于法惟是軍馬芻糧必務豐潔將士寨柵必令寬敞官魚得少懈卸使者皆朕耳目官有違成勅而不以聞者當與同罪若自罪騷擾罰更加重許民

執訴

十五日壬寅差兵部郎官太常寺官各一員計置合用舟船迎奉神主神主傳仍專委內侍官二員充同共都大主管合行事務各仰條具申尚書自施行

二十一日戊申

元祐皇后及六宮至揚州



元祐太后至揚州別立揚州正衛牌曰車駕巡幸駐蹕之門
王彥河北招撫都統制渡河破金人兵收復衛州新鄉縣

樞密院以王彥為河北招撫司都統制師張翼白安民岳飛
等十一頭項七千人渡大河於己陷州縣措置招撫不順
軍民逐渡河北屢與金人戎兵鏖戰破之收復衛州新鄉縣
二十七日甲寅軍駕發應天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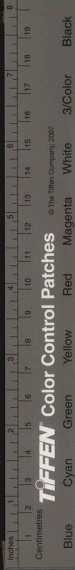
上巡幸江都自應天府進發

十月一日丁巳聖駕發舟巡幸淮甸宰執侍從三司百衛禁旅
御營使司五軍將佐扈衛以行

劉光世除殿前都虞候御營使司提舉一行事務都巡檢司
先是命劉光世省視陵寢及規畫控扼河陽還遂有是命

二十九日乙酉王彥及金人戰于新鄉縣不利兵潰彥入大行

山聚眾數萬薄彥壘圍之數重矢注如雨彥兵寡且器甲踈略
王彥既得衛州新鄉縣帥傳檄諸郡金人以為大兵之至也
疾戰輒不利彥快圍以出其眾遂潰金人見彥所乘甲馬獨
異復盡銳追擊彥與麾下數十人馳赴之所向披靡轉十數
里弓矢且盡會暮自得免他將往往復渡河以還彥收散亡
得七百人保襲城縣西山常慮變生不測夜則徒其寢所其
部曲曰我曹所以棄妻子冒萬死以從公者感公之忠憤期
聖國家之耻耳今使公寢不晏席及互相疑抑我則非人矣
遂皆面刺赤心報國誓殺金賊八字以示其誠彥益自感勵
大布威信與士卒同其苦未幾兩河響應招集忠義民兵首
領如傅選孟德劉澤焦文通等一十九寨十餘萬眾綿亘數



百里金鼓之聲相聞自辨汾相衛懷澤間唱義討賊者皆受
彥約東京朝廷正朔威震燕代金人患之列戍相望時遣勁
兵撓彥糧道彥每勒兵以待之且戰且行大小亡虜數十百
戰斬獲銀牌首領金環女真及奪還河南被虜生口不可勝
計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十三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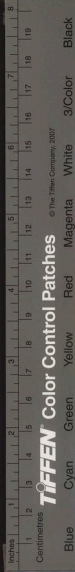
炎興下帙十四

起建炎元年十一月丁亥朔盡二年正月十一日丙

申

十一月丁亥朔曲赦應天府宿亳楚泗揚州

朕法義易之者方體周王之特邁粵自纂圖之歲率勤巡狩
之行比繇睢陽東撫淮甸歷宿亳之境域遇楚泗之邦圻觀
廣陵形勢之雄思 藝祖規模之大講求民瘼修舉政綱念
聖人之德好生常軫懷於矜恤而天子所至曰幸得無望於
惠綏矧復茲禮甚希吾人實衆雖成供須之擾寧微庶辦之
勞駐蹕云初惠恩可後宜敷慶宥用慰羣情於戲若日月之
有光明或先臨照如天地無不覆載咸所益容思萬方之罪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百里金鼓之聲相聞自辨汾相衛懷澤間唱義討賊者皆受
彥約東京朝廷正朔威震燕代金人患之列戍相望時遣勁
兵撓彥糧道彥每勒兵以待之且戰且行大小亡虜數十百
戰斬獲銀牌首領金環女真及奪還河南被虜生口不可勝
計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十三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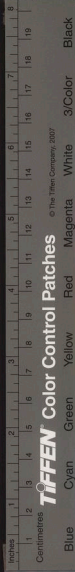
炎興下帙十四

起建炎元年十一月丁亥朔盡二年正月十一日丙

申

十一月丁亥朔曲赦應天府宿亳楚泗揚州

朕法義易之者方體周王之特邁粵自纂圖之歲率勤巡狩
之行比繇睢陽東撫淮甸歷宿亳之境域遇楚泗之邦圻觀
廣陵形勢之雄思 藝祖規模之大講求民瘼修舉政綱念
聖人之德好生常軫懷於矜恤而天子所至曰幸得無望於
惠綏矧復茲禮甚希吾人實衆雖成供須之擾寧微庶辦之
勞駐蹕云初惠恩可後宜敷慶宥用慰羣情於戲若日月之
有光明或先臨照如天地無不覆載咸所益容思萬方之罪



在予尚一人之有慶賴悉調咎累共迪中和咨爾庶邦咸悉朕意

四日庚寅詔求能使絕域將萬衆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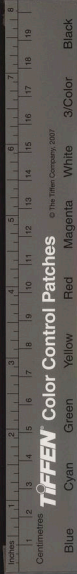
朕以眇躬嗣承大器屬時艱危懼如水淵念二聖母后之未還震于夢寐而宗廟生靈之重任常堪弗勝臨御已耒備殫智力而人多規利士樂赴功靡愛之餘難於振起遣兩道迎之使未副所冀為中原固守之圖亦慮第至思得忠信宏博可使絕域與智謀勇毅能將萬衆者成朕孝弟之志而共安中原慮其湮沉弗能自達夫以天下之大祖宗德澤深養之久宜多異材副朕延想仰三省樞密院昭示朕意不以有無官貨並許詣行在登聞檢院自陳朕特不愛爵祿優加禮遇以表忠義濟世之功

六日壬辰辛執早朝登御舟進榻前奏

九日乙未王彥及金人戰于太行山金人道去

王彥在西山聚兵既集常慮糧儲不繼一日盡發軍士運粟會姦人有告虜師者金人乘虛遽以大兵躡彥彥率親兵乘高禦之衆稍却彥大呼勇士衆力戰且以強弩飛石齊發金人方稍退金人有死者皆以馬負屍而去自此金人有長圍欲持久困彥彥絕餽運者旬餘彥檄召諸寨兵大至金人乃遁去

遺史曰時金人銳意中原特以彥在河朔兵勢張甚未暇南侵一日虜師召其衆首領俾以大兵再攻彥彥首領跪而泣曰王都統寨堅如鐵石未易圖也必欲使其將者頭請死不致行其爲所畏如此



十四日庚子車駕次泗州

粘罕約諸酋分寇河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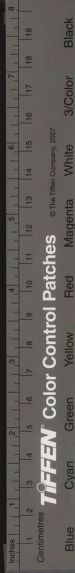
節要曰粘罕知張邦昌之廢故約諸酋分寇河南東路嵩里
盟入寇山東西路粘罕入寇京西粘罕又除女真萬戶婁室
高陝西路先鋒都統以女真萬戶散高昌孛堇黑峯以副之
寇陝西嵩黑盟自燕山率衆由清澗渡河以寇山東

二十二日戊申知密州事趙野棄城而去

趙野以前執政知密州見山東盜賊縱橫宮儀撻即呈不退
翠華乃在淮甸王命不通遂兵車擔裝載緇重以家屬乘輅
馬棄一城軍民浩浩長行軍民偶語兩日不定於是杜彥等
乘間作亂

二十四日庚戌密州軍卒杜彥李達吳順反杜彥自稱知軍州
事追執趙野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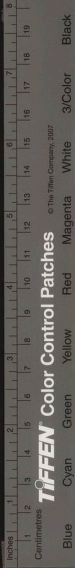
趙野棄城去有守衙節級杜彥樂特節級李達小節級吳順
三人者因民詢詢遂謀作亂且曰方今盜賊縱橫一州生靈
豈可無主請自爲知州軍兵皆聽命彥遂知州而與順左右
之彥道遣人追野至張倉鎮執野并其家屬回蔡且彥等生
黃堂上其徒堂聲喏報捉到趙野彥曰爾爲知州自般老小
欲向南去不知一州生靈誰爲其主野不能應彥令取木驢
束釘其手足野大驚乃呼曰告太尉願應一言彥嫌罵之衆
已撮野跨木驢釘其手足矣推出黜門遲而殺之取其頭戴
于市用一笠兒蓋其上百姓見者爲之垂淚其家屬爲泣黨
分去唯一子學老得脫彥等取密州一城強杜盡刺爲軍
二十五日辛亥金人陷河澗府權府鈐轄孫某廩訪李某皆被



五
五
殺先是知河澗府黃潛善以兵赴本元帥府也令鈐轄孫其
權府事金人犯河澗府孫鈐轄盡力禦之高陽關路蘆訪使
者內侍李某屢率兵與金人接戰河澗府士民仗其忠勇金
人攻城之西北角破而城中築月城護其關九築月城三重
而次攻破時月城已近雲一營是日雲一營中遺火譴亂金
人乘亂攻陷之大肆殺戮至于子城忽傳令戰兵時城中士
民死者已幾半孫鈐轄李燕訪皆死于亂兵
二十七日癸丑車駕至揚州駐蹕
甯里盟自燕山率衆由清滄渡河以寇山東粘罕自雲中率衆
下太行渡河陽再陷西京及遣女直萬戶銀木拔束茶骨馬等
以寇漢上

節要曰時鄭建雄守河陽程進拒河清白磊賊不得渡河皆

婁宿宇輩自清水曲渡河距同州猶七十里人心已動不安
癸酉金人斲死同州通判及知縣衆官皆走甲戌同知閉門
知州軍事鄭驥赴井死軍民上城名爲守禦而譴亂無法金
人至城下呼請官員打話軍民謂寄居官承節即前知沙苑
監周良者子弟所出身可與打話遂同請良辭不可軍民
曰州縣見任官皆棄城去若承節不向前承當則一城生靈
皆遭塗毒良不可已而從之令立青蓋于城上金人遂就來
打話且令投降拜良曰如大金不殺戮願以城降金人許之良
出城見其首請降金人渡河侵陝西首犯同州同州投降拜婁
宿宇輩以良爲定國軍節度使知同州唯遣十數騎入城索
寄居官皇城某進取金寶畢殺之又入州學取書籍而去餘
無秋毫之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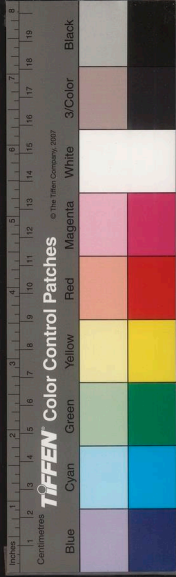
遺史曰秦捨當國節驥之親駕為捨容情意深密驥以死節
贈通議大夫猶以為錄其叱罵金人之節加贈樞密直未為
學士制曰往者人習治安士喪廉耻遭時紛變生視傾危蓋
平日詭隨罔知尊主庇民之道故臨事憂懼宜無伏節死難
之人朕承多難每為永歎僕聞義烈豈無褒揚具官節驥
稟性剛明守身端靖始將使指旋剖郡符迨配虜之橫侵能
嬰城而自固旁無應援迄以陷亡蹈白刃之在前叱羣兇之
愈厲雖如卹典未慰忠魂載頒澳渥之恩增貴宥密之直靈
兮英爽歆此寵榮後又請諡曰威愍驥赴井時金人猶未傳
城初無固守與可叱之節可謂詭冒矣

婁室自同州韓城縣界越河以犯長安

節要曰時婁室屯河中蘇村官軍扼蒲津西岸賊不得渡遂
攻河陽南城建椎之軍遂潰粘罕得渡首敗姚慶軍於偃師
慶死之西京官吏棄城南走殘民間門以陷粘罕遂入西京
屯於大內以代州叛臣李嗣本知河南府事且遣女真萬戶
銀木罕寇漢上粘罕不自行者以時宗澤守東京恐澤邀其
後故自擾西京與澤相持使漢上之寇無後顧之憂也

十二月八日癸亥金人陷鄭州知軍州事董庠棄城走前知階
州董庠者因末勤王潰散無所歸宗澤留守東京令庠知鄭
州金人犯境澤出兵援之為金人所敗庠亦棄城而奔金人
不入鄭州而退去遂專往京西

遺史曰金人寇西京車駕在揚州金人議進兵殘擾京西乃
遣銀朱大王自泥水渡河犯西京京西路制置河南尹孫鼎
遠不敢當即引兵避之金人遂陷西京



十二日戊辰金人自龍門渡河沿河安撫使曲方逃走 自河東一路陷沒盡河為界朝廷以唐重師關中重沿河置安撫使以統制將兵守河而安撫統制屢易最後以曲方為沿河安撫使方已衰老皓首黧面如鬼物統兵駐于韓城日以飲酒蹴鞠為事未嘗治軍政金人議侵關陝乃遣銀牓大王提兵一路擾京西又一路自慈隰而南寇陝右婁宿守重統之唐重遣總管劉光弼齎帛擣兵河上光弼至華州聞金人遇河遂留不進金人自龍門清水曲方地方分奪扼渡河而方猶飲酒以告者為妄言金人出龍門山並河而南拒韓城四里方始覺知乃擁兵遁走光弼聞之不歸長安而走卻岐十九日甲戌金人寇同州知軍州事鄭驥赴井死周良以同州降於金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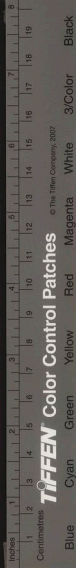
潛由上流韓城之域一夕履水而過直犯長安於是蒲津官軍不戰自潰

十四日己卯金人銀木陷汝州提點刑獄謝京走被殺銀木陷汝州將兵挾提點刑獄公事謝京出城奔走為金人掩襲京被殺緝捕盜賊陳元等領將兵各散去將兵王俊聚眾後據織蓋山有眾數

東制置使王瓌棄陝州奔于興元府

王瓌為河東制置使軍于陝州同州既陷瓌之兵潰亂不能整乃留張昱治陝瓌率眾由金高畝入川州縣震駭款關拒守獨提點刑獄張上行破眾議迎瓌處于興元府給其衣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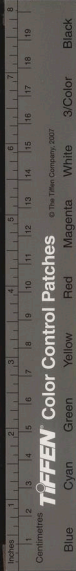
建炎三年正月二日丁亥金人銀木寇鄧州安撫使范致虛弃



城走權安撫使劉漢率衆出戰被殺

遺史曰初河東制置使趙宗印退軍取商州路出武關款赴揚州到方城縣遇訖致虛得知鄧州蕪西路安撫使致虛遂拾宗印也于節州時建炎元年冬也至是致虛下車方僅一月而金人犯鄧州致虛聞風先遁去宗印以其兵帶挾民出城入房州往襄陽金人酋師銀未大王寇城下轉遣使權安撫劉漢率將兵二千人及西都監出南門聲言款戰或以為出奔爲金人所掩汲汲及兩都監被拘執或曰登時被殺乾道六年左宣義郎祕書省校書郎蕪國史院編修官劉焯進狀狀念臣先祖父朝議大夫知鄧州蕪_音西南路安撫使臣汲起自諸生遭時多故欽廟收之救逐擢使京西

光祿祿其勞効就除師事于時國兵新破虜勢方張漢汚之南四面敵孤減散兵無經夕計先祖父臣汲志於急病受命感遇陳慨自奮誓以死報乃建言二年正月三日虜騎犯鄧州先祖父臣汲親統將女出城與虜師銀未大王二十萬衆接戰在本州城南當陳遇害五月六日奉聖旨贈兩官特與兩資恩澤當時死事實跡見提點於刑獄權州事程希之所奏出戰始末見於京西使臣將校之所供蒙恩褒贈見於武勝軍之所被受吏部之所給據一時事勢與朝廷之委寄士大夫之論議則見於御史中丞許景衡章疏而先祖父臣汲忠義憤激凡所施置則見於刑狀爲當時先父臣裴自蜀閉難卽趨京西朝廷傲擾告命淪失先臣蚤世諸父沉離存歿思命兩未獲沾罔之先祖父汲四十年死節未昭于時雖於於其間累有申明值秦擄當路用兵時事務從閑束迄無行



自分此生齋恨永已誠不自意未死之年謬蒙 陛下召自

遠方擢寘三館孤賤亦跡一旦得遇天日昔之無告侶可甦

訴累年于茲猶以遭遇聖明未有補報內抱沈痛抑而不發

近者又蒙誤恩待罪史氏獲與諸儒朝夕網羅放失舊聞稍

知紹興之間鄭驥唐重之流贈官賜謚之典皆因其子孫自

言得以推恩乃知聖朝於蓋節之臣隱存崇終無所不盡而

先祖父臣汲當艱難特伏節死義比於二人迹狀顯善徒以

子孫賤遠不能統天扣地請命聖世致使歲月引久史臣不

書太常不諡忠義大節泯滅無聞其責在臣無以自贖使臣

今日叨塵朝行終當載筆日見已行之事而猶隱忍緘默若

不祈請將復何顏戴天履地仰惟 皇帝陛下臨朝厲精大

明黜陟日月之昭細大不遺方將崇獎死事御名勸名御名即使

天下聞風有所砥礪是又先祖父臣汲孤忠素白之時子孫

沈寃臣痛有所赴愬之日重念國難以求州鎮牧守何可勝

數倉卒之間望風棄城蓋十八九嬰城自守百無一二至於

整兵迎敵以必死抗節者又絕無而僅有昨來先父臣汲種

死事之迹既有上件師臣所得奏武勝軍所被受使臣將枝

供析吏部所給公憑臣僚章疏所論時事一一並可照驗則

臣竊天泣血泥首請命冀獲彰聞上固其所臣竊見唐安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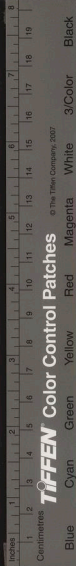
之亂顏果卿李愬張巡許遠皆盡節於天寶之末至德之初

而顯於建中長慶之間差次於元和之世褒忠尚義以敵于

時雖數十年之久猶不可已故太常博士獨孤及議郭知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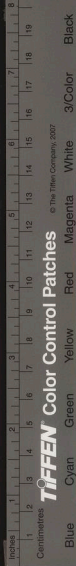
謚謂不當以遇時廢禮則臣於此時控告君父猶不為後檢

紹興五年十一月四日聖旨指揮節文庶守臣守節臨難不



屈死節昭者不以官品高下並令本路師司保明詣實聞奏特與賜謚臣先祖父臣及事迹是應得上件指揮臣今卿寔履血伏詣闕下繳進以聞臣誤被聖獎身居朝列莫敢與造賧昧僥倖上思一言涉誣罪當萬死伏望 皇帝陛下天地父母特軫睿慈哀憫死事之臣申詔有司考覈事實悉依建炎紹興詔書非獨以慰九原孤忠螻蟻小臣生死肉骨之幸亦庶幾激勸忠義砥礪名節於風俗隆替不無所繫伏候勅旨續據太常寺申檢準紹興五年十一月四日指揮節文云今準省部備準都省批送下劉焯伏乞賜祖父謚事今將連到錄白照得故知鄧州權京西安撫使贈太中大夫劉汲先因金人侵犯鄧州統將官戚昂提兵戰歿蒙本路提刑程希得奏贈太中大夫本寺契勘本官係守臣戰歿應得上件指揮正月三十日奉聖旨特與賜謚符施行本寺今欵擬謚二月二十七日奉勅以孤壘抗方張之虜義弗圖存示本朝有伏節之臣死為不朽敬徇易名之請因宏厲俗之規具官劉汲勇學決科誠心事上值姦回之惡直遭排擯而自知賜環於請康梗化之初分闔於建炎再造之日厲慈壞守正扼賊衝衆避敵以首全獨舍生而殉難髮婦若動尚想常山之威皆裂大呼不韙睢陽之戰哀百身而奚贖卽二惡以表尊虜國為忠捐軀曰介莫英靈之如在歆卹寵之不忘可特賜謚忠介

九日甲午簽書武勝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本操叛降于金人遺史曰金人犯鄧州官兵守禦劉汲被執守裨者已見金人作木柵圍城矣懷縣典史格禁之子被驅虜作柵金人遣



入城使諭城中投降格氏子呼于城下守裨者皆識之遂鈞
上城格氏子曰銀木大王安十萬取今日已時攻城破鷄
犬亦不留若能速便投降則可以免禍有趙士曹者福建人
欲投降簽判未操者西京人不欲投降曰當盡死節趙士曹
曰豈不知盡節死而為忠雖死無益於事未一城生靈何操
語塞遂許諾與趙士曹同出城見銀木大王投降銀木斫箭
為誓不洗城是由金人遂入城初 淵聖用宰相白時中之
議欲幸襄陽而鄧州為行宮截留四川輕齋網及聚糧草至
是盡為金人所得又需索百色技藝人及金銀帛如京師圖
城中根括之法

粘罕兀室屯西京 嵩里溫陷青維二州
婁宿寺重陷延安府

金人陷延安府東城是時柳延路經略使王庶在鄜州家孺
在延安府奔走得達鄜州權知延安府使劉洪與軍民共守
西城

十一日丙申金人銀木陷均州知州楊彥明棄城走先是靖康
初金人方犯河北而諸路州縣軍民皆殺歸朝燕官唯均州
有添差武當縣丞不董務任推翔者燕山人三世及第有智
算尚義慷慨聞亂既率歸朝燕人約七十餘人家家所有食
刀麵刀以至果刀剃刀應干器械尺鈇盡赴州納之以明不
反及應有馬者亦皆納之知州楊彥明倍其然常衛護保存
故人不敢犯未幾有潰散兵犯均州境彥明令推翔措置推
翔即授方略分委其眾當之每出必勝均人亦賴之漸付以
器甲兵馬使防境內推翔常語彥明日國家意戰久士卒懈



愔不可用若金人至必不可當前者邊事初動時若國家能盡取歸朝燕人使之防邊馭之有猶可支梧令國家兵馬道更十年後恐或可用彥明以其言爲是及金人犯境境內百姓流徙而去彥明計窮未知所措惟翔乃以其衆送彥明全家上武當山與彥明叙別復聚其衆還城中金人到惟翔迎入城於是歸朝燕人盡隨金人北去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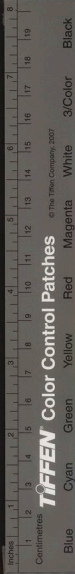
終

二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十五
交興下帙十五

起建炎二年正月十二日丁酉盡二月十九日甲戌
十二日丁酉金人銀木隘房州

十三日戊戌金人婁宿陷長安安撫使唐重戰卒總管楊宗閔
運使桑景詢曾謂提刑郭忠孝皆被害

修撰劉岑誌重墓曰靖康元年冬金人破京師明年一聖
北狩今上即位於南京年既建炎是時朝廷已失河東金
人重兵屯於河上陝西大震驚惶急之使日至行在而永
興一道已並邊矣岑適使虜自汾首渡合河津由閔中以歸
方入朝宰相傳上旨於政事堂訪可以爲永興師者於岑岑
曰陝西事宜索重况多事之初永興之師其材尤難有天章



愔不可用若金人至必不可當前者邊事初動時若國家能盡取歸朝燕人使之防邊馭之有猶可支梧令國家兵馬道更十年後恐或可用彥明以其言爲是及金人犯境境內百姓流徙而去彥明計窮未知所措惟翔乃以其衆送彥明全家上武當山與彥明叙別復聚其衆還城中金人到惟翔迎入城於是歸朝燕人盡隨金人北去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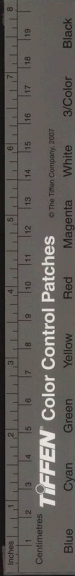
續

二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十五
交輿下帙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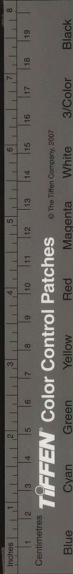
起建炎二年正月十二日丁酉盡二月十九日甲戌
十二日丁酉金人銀木陷房州

十三日戊戌金人婁宿陷長安安撫使唐重戰卒總管楊宗閔
運使桑景詢曾謂提刑郭忠孝皆被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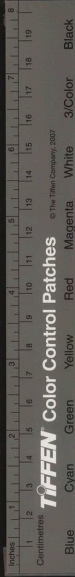
修撰劉岑誌重墓曰靖康元年冬金人破京師明年一聖
北狩今上即位於南京年既建炎是時朝廷已失河東金
人重兵屯於河上陝西大震驚惶急之使日至行在而永
興一道已並邊矣岑適使虜自汾首渡合河津由閔中以歸
方入朝宰相傳上旨於政事堂訪可以爲永興師者於岑岑
曰陝西事宜索重况多事之初永興之師其材尤難有天章



閣待制唐重今守同州逾興賊對河守備百出民不加歛而食自足兵不加募而士自至虜陷蒲絳將及同同人度不能守重開門縱之使出自與殘兵數百人守城示以必死虜知有備乃引去邦人德之且立祠焉重平生志在許國每一反時事輒嗟唏燥淚泣下唐襟見者皆感動蓋其忠義足以服人材智足以應敵欲守雍都莫如重可即日除天章閣直學士永興軍路經略安撫使兼知永興軍前師范致虛先提六路兵東向勤王留連陝州不進公自同州移書責之曰金人犯京師半年王室存亡未可知臣子憂國宜如何哉且京師以秦兵為爪牙四方以京師為根本今擁秦兵坐視不前是爪牙不足恃而根本摧矣其言累千百皆切至讀者感涕而致虛不能用也逮聞京師失守公慟哭瀝血檄請道使勤王且勉其効死盡臣節會永興今下慨然就國以勤王自任日條閩中利病且率長安父老子弟表言閩陝山河形勢迎請王上入都閩中為先其次則建藩鎮封宗子使守我土地緩急無為賊有又款通夏國之好繼青唐之後持角以緩虜勢至於用忠直正刑賞皆中興急務所當先者 上嘉其忠進龍圖閣直學士時虜在河中窺關內甚急而所部銳兵朝自節制半年之間談所不知幾十百言皆不報十二月虜引兵渡河拔同州明年正月三日及永興城中兵不滿千人賜城固守凡十日授兵竟不至而大將傅亮以部兵降賊遂破公尚餘百兵與接戰城中衆潰中矢以死年四十六部曲中有喊德者承齋棺於僧舍掘地飲識之後長安平成都漕趙聞與公素友善令人取其喪以歸既至子弟欲易棺視見



刻其姓名月日於測具在於初賊將至公自度孤城決不能
支極轉運使李詹儒曰重平生忠義不敢辭難始意迎車駕
入閩居建甌之勢度可以臨東方今車駕南幸矣閩陝又無
重兵雖竭盡智力何所施其智巧一死報上不足惜吾儒以
其書聞俄而死節報上聞而哀之贈資政殿學士官其家五
人方朝廷之訪雍師也岑旣以公薦而又薦提常舉平鄭驤
守同州永興通判曾謂爲陝西轉運判官朝廷皆用之後虜
渡河鄭驤死于公同與曾謂死于雍嗚呼三人者可謂不負
朝廷矣公字元任眉山人爲兒時已不允祖母家氏嘗令讀
裴度武侯廟碑一覽下再讀十二賦陳平將已有大志用薦
者改奉議郎知懷安軍金堂縣許光疑入朝薦於宰相得辟
雍錄是時邊臣多希功幸賞以欺朝廷至於誘羈糜粟繫使貢
不毛之地建立州縣張官置吏以困中國其害甚大公遽言
之朝廷召對除禮部員外郎丁母憂服除吏部遷右司員外
郎起居舍人時宣和七年也十二月金人寇邊燕山安撫使
蔡靖方告急而郭藥師叛寇以陷燕自河朔以南皆恐公建
言今日之禍起於開邊之謀始於童貫金人兵鋒甚銳不可
當宜誅貫以謝邊人庶可以緩師宰相不能決謀遣給事中
李鞞出使未及而賊已壓境都城已戒嚴矣太上皇內禪淵
聖即位明年正月改靖康圍城中公日有所敷陳皆切方中
時病除諫議大夫時議講和親征二策皆未定公上疏欲宰
執廷辭之姚平重既敗賊愈熾索金帛甚急中書侍郎王孝
迪大書揭擄下令民有藏金帛者人得告之公曰審如金則
子得以告父弟得以告兄奴婢得以告主初政如此將何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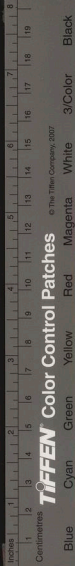


化天下哉與同列御史迭疏論不可遷罷此令金人退師遷
中書舍人凡賞罰黜陟之不當者執不下當路大下樂之與
孫觀李擢李會師驥以論事不合皆被黜公得秘閣修撰知
同州幾年除天章閣待制頃之遂守永興公生巴蜀起布衣
才官中却聲望已藉守邊又能死事名固足以傳不朽其然
公之死實自岑發之况其大節昭昭如此刻之豐碑置之墓
道使行者見之曰此吾宋忠臣唐公之墓其誰曰不可

遺史曰唐重儒生不知文師閔中一踊竟致屋覆轍歸言兵
機唯喜人言虜兵遠去閔中心無虞京兆府路安馬副總管
楊宗閔與衆謀曰今河東諸州皆非我有距此纔一水而本
路兵弱宜急繕城塹為守禦計以待外援捨此無策重以秦
民驕不欲擾之而止及金人犯境略無措置城陷重自縊死

宗閔先令妻劉氏携家入蜀遂克於難唯宗閔死於其職轉
運使副桑景詢曾謂提刑郭忠孝皆死景詢介直有守尚氣
節之人也初童貫用事時州縣官皆迎肩輿望塵而拜唯景
詢不拜議者多之以其發擿姦吏不受千請時人既為襄門
神表字借姓桑字言之也忠孝事伊川程頤傳其易與中脩
學金人犯長安或勸云監司出巡可以免禍忠孝不答遂被害
內侍即成章上書言黃潛善汪伯彥必誤國遂成章吉州編管
車馬在揚州金人攻河北陝西京西群盜赴京東宰執黃潛
善汪伯彥皆蔽匿不奏及張遇攻真州去行在六十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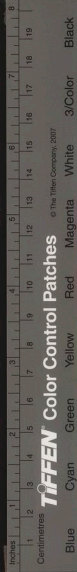
上亦不聞內侍即成章上疏條具潛善伯彥之罪且曰必誤
國及申潛善伯彥使聞之上怒遂成章吉州編管
御營使司左軍統制韓世忠領兵屯於河南府



韓世忠初爲王淵軍統制屯于應天府上即位爲御營使
司左軍統制徙車駕至揚州至是命世忠領張遇陳思恭等
兵一萬軍于河陽府又命知滄州劉錫密結何朔之人自清
州絕河進兵命東京留守宗澤總大眾自滑州而北期集於
中山府俄爲黃潛善汪伯彥建議從中止之

翟興程進及金人戰于伊川卞峇嶺敗之又戰于驢道堰又敗
之翟興與弟進遇金人于伊川之卞峇嶺興披甲先登將士齊
進接戰終日擒其首夏大尉者後旬日又遇金人于伊川之
驢道堰力戰擒首百傳大尉者自是金人聞大翟小翟之名矣
二十二日丁未詔降盜賊

詔曰朕惟祖宗仁覆天下生育林息垂二百年家有積
聚人知禮教尊君親上安業樂生車書所通煙火萬里頃自
姦臣誤國邊隙既開戎禍及於黎元胡塵暗於京闕兵以傷
殘而潰散民因侵軼而流亡遂假勤王之名公爲聚寇之患
肆朕嗣位震憫千茲遭時艱難涉道寡昧寅畏恭儉不敢
怠違寬大公平庶宏共濟固日尚淺群聽未孚政剽劫掠寇
亂滋起重矜州縣之民莫保田廬之安生靈何辜天意未悔
今朕駐蹕淮甸寅奉廟社以求遣使金人屢之父兄之請
念款復許清詐却還故都而羣盜猥多師虞弗靖膏血截於
大河之外形勢削於累年之間輿言及茲痛憤良切盜爾有
衆共圖興邦咸有卿黨鄰里之情宜無父母妻子之念凡今
日奪攘縱暴之衆皆異時回心忠義之人白日臨臨明爾遷
善之意皇天覆燾監予止殺之誠庶盜賊回心易慮散歸田
里或失業不能自還者令所在官司條具以聞朕當區處



其日前罪犯一切不問

丁進以其衆諸京城留守司請降

丁進自退壽春府擾于京東京西至是請降于留守司丁進壽春府軍丁也逃走遇亂復歸鄉里就蘇材闕圍聚人作過初自十至千萬至有數萬皆面刺六點或刺入火進自號丁一箭圍壽春府安撫使康允禦退至是請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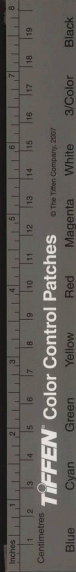
二十七日壬子金人銀木抹鄂州

銀木揣鄂州根括百色技藝人及金物銀帛既盡是日也金人諭與寄居上戶獻金銀以謝不死於是寄居上戶皆齎金銀犂象出城銀木大王使諭之曰欲留兵十萬屯於鄂州何以應副糧草衆對以鄂州多水非屯兵之地又曰既已投拜皆大金之民矣大金若回軍却紅中類犯城使誰為主衆不敢對銀木大王傳令竭城北遷盡過北官員依舊注授差遣僧道依舊歸寺觀百姓任便居住農家給田種作寄居上戶歸城中傳此語滿城中皆哭俄見四邊已縱大民不可歸乃出城數里間入一木塞門極低小有板屋亦低僅容坐望城中小火已亘天矣自是不得食者兩日有散失骨肉者許於諸塞尋認有失一二十口者一兩日間尋覓皆足雖竭城人盡狼狽出城然少有死者

二十八日癸丑太學生魏祐上書論列黃潛善汪伯彥誤君十罪金人婁宿字童臨鳳翔府

二月二日丁巳金人銀木遷鄂州士民北去

節要曰銀木之衆寇漢上虜汝均房等州民以歸銀木已焚鄧州乃給寄居官上戶車及牛各有差遷之北去寄居



官上戶每週州縣人給米三升貧民下戶途中死者不可計縣
到西京已無幾矣

三日戊午金人銀木陷唐州

銀木以丁巳寇唐州戊午登城已未縱焚掠城市一空

十八日癸酉金人銀木陷蔡知汝陽縣丞郭贊死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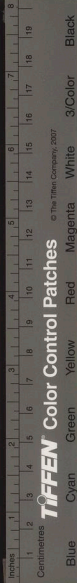
銀木犯蔡州知軍州事閻孝忠先遣家屬在西平縣西陵土
豪翟冲家孝忠聚軍民守城金人攻繫數日城陷於東南隅
居人自東奔者皆達餘三面奔者皆死知汝陽縣丞郭贊朝
服而罵金人被執猶罵不絕口不脫朝服而死金人大肆剽
掠焚廬舍孝忠被執金人見其飽陋而侏儒不以為知州遂
令荷擔孝忠奔走得脫乃往西陵孝忠字資欽聞封人總惠
俊爽精通醫方嘗善信奴方議論甚精致行於世初為知州

揭榜詞狀不限字數每狀不限幾事孝忠一覽盡得其理而
能暗記其人姓名鄉里以至訴錢物者亦能記其數日金人
既退留守司差張武經權知州州雖殘破而十縣猶盛民戶
詞訟頗繁張武經不能辨時孝忠已有朝廷指揮放罪民戶
思孝忠治民有法經監司陳狀乞孝忠依舊權知州監司徒
之孝忠遂權州事

十九日甲戌金人銀木寇陳州軍亂殺知軍州事向子襄金人

陷陳州

初報金人犯陳州知州向子襄欲固守時有出戍東軍四千
人又有本州軍兵子襄倚之第三將岳景綬者欲棄城率軍
兵出奔往揚州子襄不從金人既到景綬以將兵迎戰不勝
軍亂殺子襄其家屬或散或亡俄而城陷金人燒焚劫掠而



去留守司差尉氏縣馮長寧權州事

東京留守宗澤奏論正月丁未詔書乞車駕回京師

正月丁未詔書二月壬申到京師留守宗澤拜詔畢讀之有曰遂假勤王之名公爲聚寇之患澤曰使忠義之人聞之辭體矣乃其奏曰臣聞人主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共惟我宋太宗皇帝肇造區夏以令京師爲天下中故創業垂統傳之億萬世高太宗 貴宗 仁宗 英宗 神宗 哲廟奕世聖人傳以相受皆以京師爲本根之地所以高拱穆音坐視天民之阜心於天下之中也惟莫扼于京則自西自東自南自北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矣偶緣玩習太平之久文武恬嬉狃於驕淫矜誇忘戰守備遂致賊虜橫肆殘破州縣圍閉京城劫迎 二聖后妃親王與諸王族蒙塵北去僭竊

沙漢此忠臣義士所以夙夜涕泣繼之以血自 陛下即位

應天四海萬方權折鼓舞垂髻始皆山崩野叟感以乎加顛仰

面謝天曰天下有真主矣萬世永賴寶天助明德爲無疆之

休四方帖然若遠若近並無盜賊暨 陛下偏聽姦興典賊

虜爲地者之語移蹕淮甸則諸處兇惡強盜如蝟毛剋起如

蜂閔聚縱入殺掠所在狂盜罔有悞悞以謂夫下遠無所依

歸遽至是爾臣於二月十八日祇受朝廷降道黃榜詔勅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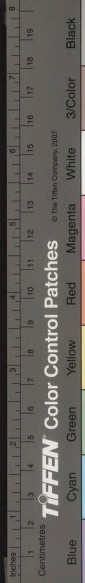
遂假勤王之名公爲聚寇之患知是勤王之人皆解體矣臣

竊謂自賊虜圍閉京城天下忠義之士憤懣痛切感厲爭奮

故自廣之東西河之南北福建江淮梯山航海越數千里爭

先勤王但當時大無遠識見無大謀略依回曲折憑信誕妄

不能撫而用之遂致 二聖北狩諸親骨肉皆無劫持牽聯



道路當時大臣不出一語使勤大兵前往救援凡勤王人例
遭斥逐未嘗有所犒設未嘗有所幫助飢寒沉離困厄道路
弱者填滿溝壑強者變為賊盜非勤王之罪皆耿南仲輩鼓
唱抑塞為之爾北未姦邪之人方爾橫肆賊虜自然得勢強
梁惡火無緣滅竊念國家 聖祖神孫繼繼相授湛思盛
德參漉之心淪浹骨髓今河東河西不隨順番賊雖強為荆
頭辮髮而自保山寨者不知其幾千萬諸處節義丈夫不敢
顧愛身而自黥面爭先救駕者又不知幾萬數人今 陛下
以勤王者為盜賊則保山寨與自黥面者豈能自顧抑此詔
一出則自今後誰為勤王者噫得天下有道得其民也得其
民有道得其心也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所惡勿施爾也
果 陛下四鑿九重瞻拜宗廟俾四方萬里知有朝廷不失

祖宗舊物此人心之所欲也願 陛下與之聚之以慰安人

心 陛下若駐驛淮甸俾人顯顯之望皇皇之情未有所慰

安此人之心也願 陛下勿阻遏之以失人心臣仰詳詔

中語豈 陛下意皆詞臣失職不能敷繹之過臣願 陛下

黜代言之臣別降罪己之詔許還闕之期太慰元元激切之

意 陛下還京登樓肆赦則天下之人盡皆遷善遠惡不犯

于有司矣豈復更有為盜者王室再造大宋中興在此一舉

願 陛下睿斷而力行之臣犬馬之齒七十任妄言此願

陛下察之若以臣言上拂 陛下之意誅之赦之惟在 陛

下臣無任

冀德輔清冠西京霍輿敗之擒冀德輔清道走

冀德輔清乘金人入寇嘯聚不逞出沒于汝洛之間有眾萬



人也聚于留山寺及艾蒿平程與間探得實以輕兵趨間道直抵留山寺一繫而潰生擒莫德殺致殆盡後數日破艾蒿平韓清脫身遁走得賊物山積盡給麾下獲婦女數百人悉縱還其家

馬御名得信王推奉以首唱義舉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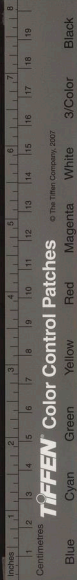
初幹齋不給田與馬擴冷耕種贍養也久之馬擴白耕田不即得食願爲酒肆以自活幹齋不從之馬擴欲因此雜結往來之人復與山寨通耗問因寒食日僞墮大姓送喪携親的十三人復奔諸五馬三寨諸寨聞之喜躍復推馬擴爲首是時傳聞信王在金人寨中隱於民間自稱姓梁爲人黠茶馬擴一夕率兵劫金人寨奪守迪以歸遂推奉信王爲首時兩河忠義聞風響應受旗榜者約數十萬人

譚充據登州

金人寇鄧州時有陸巡檢者在羽山又有隆德府撥子譚充在灰堆山寇者隆德縣府吏隆德府陪充脫身奔竄而鄉人之奔竄者推充爲首聞關至京西遂據灰堆山金人焚鄧州遷民人而去也陸巡檢先入鄧州充聞之率衆殺陸巡檢而自據鄧州以收復報朝廷授充以官俾知鄧州

李彥仙克陝州

金人既已渡河陪同州繫橋爲歸路西陪華陝岐雍隴奉陝右大擾御延路經略司出兵攻同州收復諸縣焚大夏關撤召河南河北豪傑共起義兵併力繫賊遠近響應旬日間以公狀自達姓名者孟迪种替張勉張漸白保李進李彥仙等兵各以萬數又勝捷軍則張宗自稱觀察使亦起兵於南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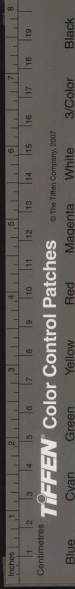


下彥仙者華州人世間線鋪彥仙有大志而不拘檢文面為
曹司從軍勤王至陝華間兵潰散彥仙聚眾僅萬人屢為金
人戰彥仙雖無勇猛之才然有智信而能謀事聞陝州空虛
率眾襲取而擾之彥仙皆以信義治陝不營毫髮之私與其
下同甘苦故得軍民之心皆盡其死力於是諸州人多往依之
即興歸于李彥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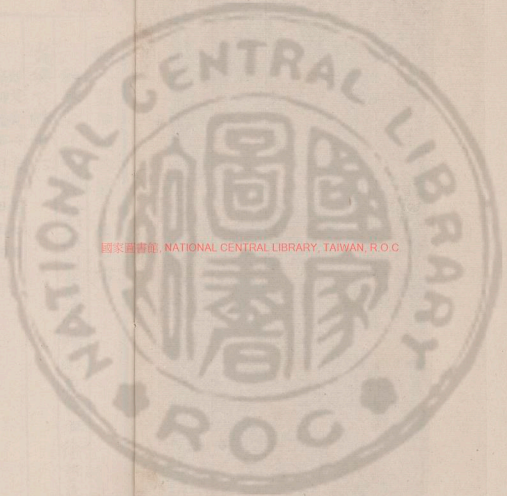
即興初擾授神山關彥仙已得陝州乃以其眾付之顧聽節
制彥仙辟興為統領河北忠義軍馬率兵渡河收平陸縣界
三門集津徊山張店四鎮又辟興加統制

二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十五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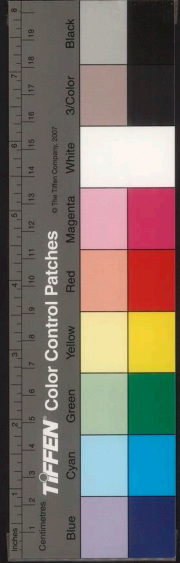
四十七葉



3394012 205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十六

朝散大夫亮荆湖北路安撫司參議官賜緋魚袋臣徐夢章編集

炎興下帙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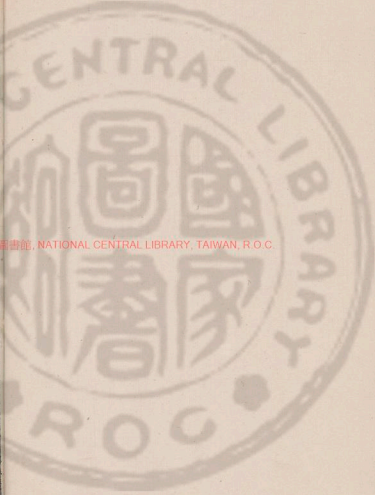
起建炎二年三月七日
辛卯盡五月二日乙酉

三月七日辛卯金人陷中山府

金人圍中山府城中絕糧人皆羸困不能執兵城陷金人見人皆瘦瘠難而憐之取使臣劾用軍兵千餘人令出城外聽指揮皆無力行步扶杖而往至則有金人傳令曰汝皆合死大金念汝等忠特貸命不殺將汝等選擇千人置立千人一軍皆無力拜謝

十九日癸卯河東制置使趙宗印屯于鄆州

趙宗印在襄陽時中書舍人席益知鄆州乃遣人致書招宗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印宗印遂以兵屯于郢州益亦具舉晉宗印狀申朝廷
翟興翟進敗金人戰于福昌三鄉又敗之于龍門坎
復西京

翟興翟進與權京西北路置制使苗搜遇金人于福昌及三
鄉間苦戰終日金人敗北獲金人司天梁寺丞者興進弟兄
取龍門路次復洛城金人擁鐵騎數千相拒于龍門石道中
興進兄弟麾將士力戰破之金人退保洛城官軍乘勝轉戰
奪長夏門以入與金人巷戰遂克復洛城時金人益出精兵
自河陽南城至白司馬坡營壘相望距洛不遠十數里復欲
窺伺興進麾下斷河橋自是金人稍稍遠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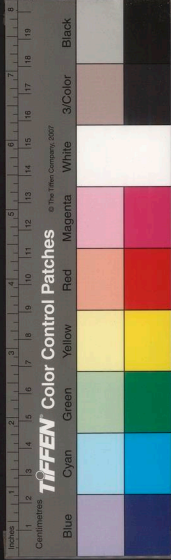
二十六日庚戌金人陷洛州

初金人圍洛州以知州王麟是董晉舊屬官遂於城下呼為

王姑夫問其民心軍民信之殺麟全家有韓一者為統制名
一字定志主城中軍事金人自京師回經由洛州境內洛州
軍民劫之得南班宗室士遂番為知州金人築外城圍洛州
截鹿角掘濠塹甚固密內外不相通欲持久困之洛州絡不
提拜西山有李宗作山寨自守有百姓晁進者懷驪書九三
次出營賊徒李宗寨告急宗亦嘗以兵至城中人亦嘗乘夜
劫金人侵京而陝右也河朔兵虛守者稍息洛州以糧食盡
不可守於是強壯軍民議棄城提拜乃擁士遂出城皆走自
白家灘渡大河往大名府金人遂入城

婁宿至秦州熙河偏將劉惟輔殺其師黑峯大王婁宿遁走

婁宿殘長安鼓行而西踰鳳翔府汧隴不決旬降秦州豎頭
熙河隴石大震懋帥張深遣偏將軍劉惟輔摠統兵三千禦



賊金人前軍逾華州惟輔番軍熟牛城以精騎千八百人夜
逾款吾賊恃勝不虞黎明軍墮伏中惟輔奔棹刺其帥黑峯
大王洞骨屠馬足下婁宿失勢遁走

劉光烈擊金人于同州戰敗

金人畧秦雍所過城邑輒下未嘗有迎戰者金人至鞏以深
入有後憂又熙河將劉惟輔遇虜於熟羊城天未曉短兵接
殺傷相當而虜失大酋黑峯大王遂復東還惟輔亦走虜去
而惟輔覺即延帥王庶令統制劉光烈邀擊金人遂遇于同
州光烈戰敗自此官軍見金人則退怯矣

張巖及婁宿戰于五里坡兵敗被殺

金人自鞏東還也熙河已遣劉惟輔追逐又遣大將張巖連
至巖銳意追賊惟輔不致聽巖節制乃出別道由吳山出鞏

鷄獵賊遊騎而巖擁大兵及虜於五里坡巖初發也約汪原
兵會合擊虜巖既下隴關汪原統制官曲端應報相會於岐
隴間巖信之既直前而汪原兵不出據青谿山以自保金人
反兵擊巖巖兵敗死之

節要曰婁宿陷長安繼寇鳳翔秦鳳等路後為張巖所敗婁
宿自秦鳳回張巖襲之婁宿伏兵於五里坡巖至伏發巖戰
不利死之

吳玠敗金人于青谿嶺

張巖兵敗金人勢愈張謀趨涇州汪原持曲端拒守麻務鎮
命第十二副將吳玠為先鋒玠建擾青谿嶺逆擊破之

粘罕英西京破右以授婁室

粘罕知婁室為張巖所襲西來又聞歸世忠大軍東至盡聞



西京廬舍虜西京漢上之民比番兀室餘親正河陽以待世

忠親之陝右以授婁室

信王遣馬帥赴行在乞兵

續自叙曰初信王與馬帥倡義起兵也欽遣使詣行在請稟朝廷之命時兵戈方熾道路梗澁雖已兩發使人慮其不達乃遣馬赴行在臨行信王以兩詩送馬曰金趙收蕪致太平朔方主土比千金矐胡一掃鑿輿返若箇將軍肯用心又曰遣公直往面天顏一奏臨朝莫避誰少焦苗待霖雨望公只在月向問因親送馬至山下握手仰天唏噓流涕曰惟天至公忠義無以家屬為念勉力此行馬率麾下五百人公路轉河朔皆大盜擄要險馬每至輒單騎詣其寨諭以信王請兵之意且與結約同効忠義盜賊皆踴躍欣從時兵間無紙

筆馬所至裂衣襟記其姓名次第云俟到朝廷即先請命爾

輩以官渡黃河時皆盜魁自操舟相送以濟既至東京見番守宗澤出信王劄子託澤津送早起行在并以信王二詩示之澤曰兒子方欲起行在不若先以詩進呈如何馬從之馬遂行至維揚所從之士不滿百人矣說見上因奏言臣臨

虜日適遇

太上皇帝車駕北狩時因問內侍張恭有何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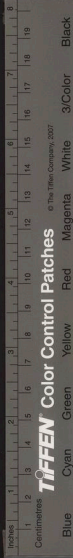
寮在此恭對以臣在遂令恭密傳 聖旨令歸到南地見官家

時可令用兵虜人無信兵勝則我可歸奏至此上揮淚

曰 朕總聞知忠義即加褒諭而殿下拜謝欲出聞是宰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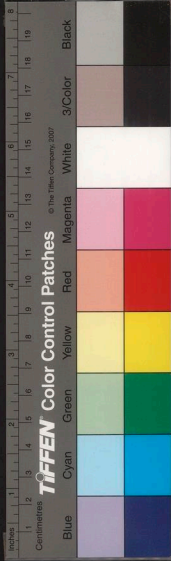
環而前不聞奏論何事但遙聆玉音甚麗日信王足 太上

皇帝子 朕之親弟豈不認得書蹟何疑之有連日何疑之有即降制除信王河外兵馬都元帥制曰傾成虜之內侵屬



都城之失守倫官聞而遠適歷險阻以備嘗艱已之繼承
濟多難而恢復遠襲之兵繼進勤請之使屢馳撫持序以既
周帳初心之未速忽覽封章之近奏始聞行役之獨審益却
言歸始覺遐念乃陳手足之助願効忠孝之謀慨然壯圖副
朕本旨宜就顯於臨制庶盡摠於營心以迎 二聖六宮之選
以慰兩河諸鎮之望特授拱馬衛大夫利州觀察使樞密副
都承旨為河外兵馬都元帥府馬步軍都總管節制應援
軍馬使裨將兵應援信王馬具四事奏至其一曰臣聞秦武
王遣甘戎攻宜陽樗里子公孫衍疾共行戎患之引雷子毋
提機之事以諷武王曰寡人不聽也請與子盟於是盟于息
壤以遣戎行攻宜陽三月不拔樗里公孫果爭於前武王不
聽遂發兵以佐戎遂拔宜陽今臣疎遠小人捧皇躬信王之

奏伏孤忠冒艱棘請兵於朝 陛下所以不疑付臣關外之
任臣當拊循戰士播宣皇威以圖報稱願 陛下存武王之
心念甘戎之事鑒前代之成敗明當世之嫌疑俾臣得効愚
衷畢意攻取惟 陛下矜念其二曰王師大舉機會神速軍
期文字不可少緩若依常制下都堂等處然後以達天聽則
事涉疑似或欲規避者定從巡藏匿不以進呈伏望 睿旨
令皇躬信王都元帥府專置一司凡軍期急速文字不限寅
夜盡時通奏庶免誤事其三曰大將軍受命以討夷狄自唐
以來用中貴人監軍奪權制時每至敗事今 二聖遠狩中
原未靖皇躬信王慨然有請于朝 陛下嘉其意大發王師
以付之旦夕舉興必期迎鑿與靜河朔然後已伏望聖斷罷
差中貴監軍不惟今日易以成功庶幾後世取以為法其四



曰王師大舉金鼓器伏全不任用竊觀馬隆募勇士三千武庫給以朽拔陰以為非任臣臧賊意遂給其三千軍資聽自入武庫選利器陰於是通京州解天子西鎮之憂令興師北道迎 二聖定兩河責望成功伏望特降眷旨所給器仗盡選犀利者以給大軍之用又為文以誓衆曰金賊渝盟連年犯順劫遷

二聖遂致皇族殺我人民掠我子女奪我財寶焚我廬舍罪惡貫盈天人共怒 皇帝孝除之至通於神明並念父元痛入骨髓茲者錫信王元帥之命舉六軍問罪之師委其出征渡河取勝爾等將士素懷當報國恩協力同心掃蕩金賊迎還二聖平定兩河奮主辱臣死之忠副軍食盡焚之望爾有功必加厚賞爾有罪必示顯誅賞信罰明皎如白日今大

軍一舉不得秋毫輒有所犯迨其度越燕山深入賊境金帛財寶各有所得盡以付爾安危若樂與爾同之此言不易各務遵承時汪伯彥黃潛善為相既疑且忌遂遷數項烏合之兵付馬以行又有洺州棄城軍兵到泗州者有旨撥五百人隨馬往河北應援信王密授朝廷及相防閑十羊九牧左忌右碍未至大河詔音絡繹令一人一騎不得渡河聽諸路帥臣節制馬知其掣肘謂不可以成事矣遂屯於大名以俟之

金人遷天眷于通塞州

金人遷天眷于通塞州去燕山府一千五百里給地千五頃令種蒔以自養 淵聖自離都城北狩至沙灘未嘗有舊臣候問起居惟至代州過滕茂實効臣節迎謁茂實以工部侍



即副路允迪奉使粘罕拘于雲中後取允迪還京師而留茂
實居伐州茂實聞 洵聖將至伐州乃作哀詞又篆宋工部
侍郎滕茂塞實璽九字取奉使旌表之以付友人董誥翌日
洵聖及郊茂實且冠憤迎謁拜伏號泣見者墮淚金人使譯
諭之曰國破主遷所以留公蓋將大用茂實抗辭不屈且請
侍舊主俱行金人重之

四月韓世忠還行在

韓世忠軍于京師興丁進不和軍士相擊世忠慮有
變遂還行在

史斌據長安吳玠擒斌克長安華州

金人既還兵涇原將曲韓遂下兵秦州而鳳翔長安各為我
兵收復端大怒鳳翔劉彥希殺之會叛賊史斌侵興元不克
引兵還中義兵首領張宗誘斌知長安而散其眾欲徐圖之
瑞遣吳玠襲擊斌斌走鳴犢鎮為玠所擒端自襲張宗殺之
收復長安玠以斌凌遲處斬

戊辰王彥敗金人于太行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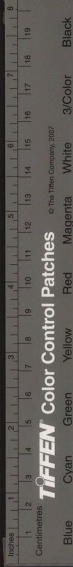
王彥與金人戰既勝因夜破金人趙固寨金人退兵

五月甲申朔尚書右丞許景衡罷為資政殿學士舉

提杭州洞霄宮

金人陷河北諸州而攻京東京西許景衡以駐蹕揚州恐有
不測侵犯請幸江寧府識者雖不以為是然亦不敢以為不
是黃潛善汪伯彥力沮之遂以宮祠罷執景衡憂之抑轉
而死

林泉野記曰許景衡字少卿温州人元祐九年登第建炎初



除尚書右丞二年金人陷河北駸駸犯京東西景衡請

上幸江寧府黃憲善汪伯彥皆沮其議未幾以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卒及虜入維揚上方思其言

八月乙酉宗澤奏劄乞駕還京師

先是東京留守宗澤自建炎元年七月到京師即奏乞回鑾九奏十餘劄言詞激切至是又奏劄其畧曰今之士大夫志氣每下議論卑陋上者不過持祿保寵下者不過便文自營會不能留心惻怛為陛下思承祖宗二百年大一統基業為可惜又不能為陛下思父母兄弟與欽親骨肉蒙塵沙漠翹首望天兵救援之意又不曾為

陛下思祖宗西京園陵寢廟為賊虜所占今年寒食節有破開塚之憂又不曾為陛下思京師是天下本根宗廟朝

廷百司倉庫儼然如舊又不曾為陛下思河北河東京之東西陝右淮河百萬億生靈之衆罹塗炭劫掠殘破之苦但朝廷一言募入一說計較泛舟冒大風險南幸湖外此姦和之謀耳臣思之是一欲為賊虜為方便之計二為姦邪親屬皆先已津置在南嗟夫為臣不忠不義乃至於此孔子所謂苟患失之無所不至正在是也夙夜痛心泣血瀝誠竭忠盡盡為陛下保護京城自去年秋冬今春又已三月矣農務是時陛下不早回九重則天下靡有定止又遣少尹范世延等詣行在奏劄子臣聞孟子言術不可不謹也夫人惟恐不傷人而人惟恐傷人巫叵亦然臣因其語始知人心所存之和正與所作之是非若以道繫之了然區分知辨白黑何則夫忠義之人動容周旋無非用忠義而不忠義之人自然入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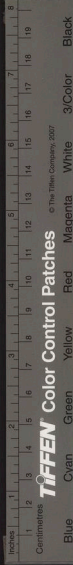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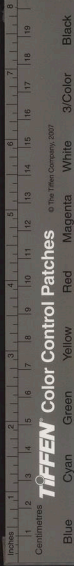
焉故其於上下愛戴保護不啻如函人之惟恐傷人也若彼不忠義之人動容周旋亦無非不忠不義而忠義之道無自入焉故其於上下鉉裂捐棄不啻如矢人惟恐不傷之也恭惟國家晨緣賊虜橫肆殘破州縣圍閉京城劫掠邀求靡有紀極以至于強迎 二聖后妃親王與諸眷屬蒙塵比去凡忠義之士莫不痛心疾首泣血奮佐佑 陛下張王六師震耀神武摠領貔貅之士掃蕩沙漠迎奉 二聖來歸京師俾中原生靈還定安集固或流散憂戴其上保護其下夙夜念念相如函人焉唯恐其或傷之也其不忠不義者但知持祿保寵動為身謀謂我 祖宗二百年大一統基業不足惜謂我京城宗廟朝廷府歲不足戀謂 二聖后妃親王大小之屬不足救謂諸曹諸后山陵園寢不足護謂周室中興不足紹謂

晉惠履輒不足羞謂巡符之名為可効謂偏地之伯為可述儲金帛以為賊資構器械以為賊用禁守禦之招募慮勇敢之敵敗也掎俘甲以助軍慮流移之安業也欺罔天聽凌蔑下民九誤國之事無不為之猶矢人焉唯恐其或不傷之也臣願 陛下驗已試之迹以道繫之則人心所存之邪正與所作之是非自然區分無足疑矣臣衰老孱弱誤蒙

陛下察臣斷斷孤忠憐臣悄悄見愜體天地之大德覆護用日月之大明照臨臣此身與臣血屬當膏鈇斧齏粉萬狀矣尚安能為 陛下保厘尹正使京城市井里巷安居樂業熙熙皞皞如我 祖宗太平之時乎臣之至此豈止誇書之盈篋而已即臣伏望

陛下六龍萬乘早賜歸大內下慰四海生靈瀝血懇切之望





臣之言此實出悃誠痛切憤悶所以不避姦邪詆誣不避犯
冒誅戮臣願陛下階臣此言榜之朝堂俾應在朝臣察討
章疏指獨搆臣言如臣之言涉狂妄乞正典刑明臣罪惡如
臣言符忠義乞降詔勅明告回鑾之期庶安天下之聽此事
甚大恭俟眷慈灑祭勿貳勿疑至是降詔旨言發輔重之
京師朕將還闕恭謂京廟百姓大喜澤在京師日俟六龍
之至而日復一日不聞鑿輅進發又進劄其畧曰迺者親降
詔書即將還闕恭詣宗廟延見父老中外聞之莫不鼓舞相慶
以謂陛下美斷如此何事不立何功不就何浮言之可惑
何戎狄之足憂太平基業正在茲舉下詔之後日復一日尚
未聞千乘萬騎調日啓行民心不能無疑焉臣愚竊意
陛下乾剛不撓尚明並慈洞見安危之機必不肯失信於天下

是必有姦臣誣陛下負失信之謗也臣伏見邈者河陽水
漲斷絕河渠有姓馬人妻王氏者率衆討賊賊勢窮窘不知
所謂此天亡虜寇之時也夫天與不取反受其咎臣欲因此
時間勅王彥各統大兵乘其孤危大振軍聲盡平賊壘伏願
陛下亟還宮闕以繫天下之心則孰不用命且投機之會間不
容稔願陛下毋惑於姦臣之言斷日消襄臣自謂茲舉可
保萬全無可疑者也或姦謀蔽欺天聽未即還闕伏願
陛下從臣措畫勿使謀臣沮抑以誤社稷大計陳師鞠旅與之
決戰掃盡胡塵締清海寓然後奉迎鑾與京師以快天下
人心以塞姦臣之口臣蒙

聖慈特賜 眷斷天幸甚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十六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十七

炎興下帙十七

起建炎二年五月
八日辛卯盡八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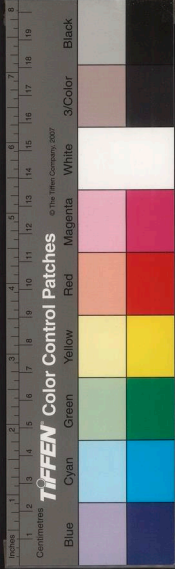
八日辛卯韓世忠聞勅進討西京

三省樞密院進呈陝西諸路帥臣東京留守司京東等處奏
報金人渡河分投出攻圍虜掠奉

聖旨差韓世忠聞勅各領所部人馬前去京西攻討劄下東京
留守澤差楊進等諸頭項相為應

翟進攻兀室余覲於西京失利

節要曰自建炎元年冬粘罕再寇西京官吏南走統兵官翟
進率軍民上山保險至是歲春三月二十六日粘罕盡焚其
廬舍虜其羣民北去故進始得其城然余覲兀室之衆尚北



國家中央圖書館 國家中央圖書館 國家中央圖書館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十六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十七

炎興下帙十七

起建炎二年五月
八日辛卯盡八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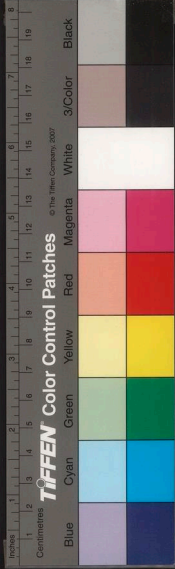
八日辛卯韓世忠聞勅進討西京

三省樞密院進呈陝西諸路帥臣東京留守司京東等處奏
報金人渡河分投出攻圍虜掠奉

聖旨差韓世忠聞勅各領所部人馬前去京西攻討劄下東京
留守澤差楊進等諸頭項相為應

翟進攻兀室余覲於西京失利

節要曰自建炎元年冬粘罕再寇西京官吏南走統兵官翟
進率軍民上山保險至是歲春三月二十六日粘罕盡焚其
廬舍虜其羸民北去故進始得其城然余覲兀室之衆尚北



國家中央圖書館 國家中央圖書館 國家中央圖書館

河南白馬寺白馬坡河清長潭等處雖去西京不遠而賊視之以為已棄之物不復顧之無柯進於四月十二日出兵夜次其營賊以間探預知反為所襲進敗出城賊復據之後進值韓世忠軍至與世忠同欲破賊進為世忠導至文家寺人為賊敗乘勢進擊世忠又敗世忠於永安後澗時當盛夏胡騎非利之時又連敗我師少得休息且知粘罕由平陸渡河北歸故復棄西京相率而回雲中因番女貞萬戶秦昌馬以戍河陽

十五日戊戌王彥駐軍河南

王彥在河北其衆大集謂之八字軍為金人所畏方繕甲治兵約日大舉直趨太原斷石嶺關路以臨代北告期於東京番守宗澤澤擬彥武功大夫忠州防禦使制置西河軍事會澤以彥兵勢雖盛然孤軍無援不可獨進乃遺書彥辭事彥得書悉召諸寨統兵官指授方略以俟會合乃以萬餘先發既行金人以重兵尾襲而不敢擊是日濟大河駐軍于河之南

二十日癸卯王彥至京師以兵馬歸于番守司

王彥入京師見留守宗澤澤大喜握彥手曰公力戰河朔以沮金人之氣忠勇無前海內所聞然京師者國家之根本澤已累上章勸車駕還闕顧公宿兵近甸以衛根本彥即以所部兵馬付留守司因差統制官張備輜統於滑州界汾河沙店以來上下掃把截

王庶會渭慶路兵欲遂金人過河王似帝責不從

先是陝西路制置使錢蓋移文鄜延帥王庶庶制環慶涇原



兵封賊既而義兵大起金人東還庶以金人重載可尾襲取
勝移文還慶涇原各刺舉協力更戰而庶慶州人也慶師王
似為桑梓又謂帥庶貢乃庶之舉官皆以庶後進不欲聽其
節制遂文具應報而兵皆不出金人游騎上清谿山為涇原
將吳玠所扼至咸陽望渭河南義兵布滿平野不得渡遂循
渭而東其支軍入郿延攻康定圍龍坊庶禦退之於是金人
盤礴於鳳翔河中據浮橋以通往來渭河以南人情大恐曲
端又知孟昶等聽郿延節制尤不喜遂搗榜蒲虜已過河歸
國費務不可失時乃盡散渭河以南義兵庶亦劔兵保險猶
以書尺約慶渭帥王似庶貢欲大舉馮羽翫虜遙過河
復限大河自守至于再三似不應貢許出兵四萬竟以應報
不齊又端素不欲聽庶節制遂復迂延是時郿延人以秋深

必受兵擾多有遷徙而去者道出環慶吏民皆惡驚疑入郿
在以檢察姦細為名奪其財物或毆殺之若不無官司者

二十一日甲辰金人陷絳州
金人寇陝西回軍時絳州猶為國家守知州乃宗室小監倉
也甲辰金人攻陷之軍民巷戰者六日

七月十一日丁亥紹發歸朝官赴行在

是日進呈楚州來歸朝官事 上曰開州郡多因禁歸朝官
載懼寒暑不與疎代因小有疑則加殘害一局戮至數百人
朕甚憫之覆燾問皆吾赤子偶生邊地視之遂異然豈可與金
人一剗待之金人與吾戰打斃無罪之人又率諸國之衆俘
冒鋒刃使肝肥塗地赤子竟亦何辜
朝官盡赴行在拊之廡義可召紀氣



留守司借楊廷榮州防禦使知河南府

楊廷曾隸王淑軍于應天府金人已陷京師屢分兵犯應天府淑命進及韓世忠與戰破之前後多所殺傷上即位淑為御營使司都統制淑妬忌才能深忌進欲殺之故進復及有衆數萬自魏沒角牛番守司遣人招安進陰許受招安乃借進榮州禦使知河南府進不能行

閔勅軍于河南府

閔勅以班直換援靖中康累遷龍神衛四兩都指揮使武昌軍節度使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

上幸揚州留勅京師番守宗澤命勅軍河南欲會合王彥楊廷等以圖河北

郭仲荀為京城副留守

宗澤為京城留守招降諸大寇王喜楊廷丁進等兵勢甚盛澤有渡河迎請二帝之意黃潛善汪伯彥疾其成功又疑其謀遂以郭仲荀為副留守察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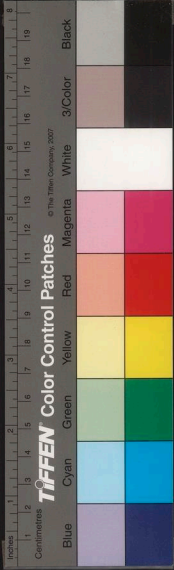
邵興敗葵宿孛董于解州

葵宿孛董攻解州之朱山家邵興善戰三日遂敗之殺孛董級殺其歸留孛董毛故魯孛董李彥仙補與從義即近陝西

州都統軍馬

金人窩哩盟撻懶闖目共陷慶源府五馬山義兵朝天鐵壁諸寨

五馬山寨自靖康元年冬武翼大夫趙印傑率衆起之至貞定之陷得保州路廉訪使者馬翰同主之印傑等請信王總制諸山寨遣馬詣行在投表乞師請命馬行寨中有亡歸賊



者告於黃定同知韓褒和女黃副都統詔合二人共陳於東
路元帥府恐馬得位南來故大會賊衆力破諸寨以絕馬之
內應以斷馬之歸心諸寨多無井汲水於澗為賊所斷汲道
遂至陷沒信王不知所在

宇文虛中觀文殿學士祈請使楊可輔祈請副使于

金國

先是旬詔未能戰勝攻使及奉使絕域迎還

兩宮者許之自陳虛中方提舉杭州洞霄宮乃上表自薦遂
加觀文殿學士為大金祈請使以楊可輔副使

赦河北陝西京東路

門下 朕紹履尊極宜畏多難悼予朽馭之難恃浩若涉舟
之求濟講興復之策庶以迎 二聖之還躬逃省之勞庶以

副四方之皇然而夷狄靡聞於悔禍干戈未息於內侵葑渡
河津分攻城邑突騎橫馳於畿右控絃大入於關中綿朔野
以繹駱亘山東而震擾自聞警奏繼遣拔師嗟亦子以何辜
重恨屠掠蓋 朕躬之不德罔克撫存尚類

祖宗在天之靈弗替忠義徇國之俗蕃漢協心而禦敵里民戮
力以殄讐有嘉攘勒之功深憫傷殘之患宜敷恩溢式慰群
情於載民所懷者仁既霑汪洋之澤天所助者順必臻眷祐
之符觀國勢之漸隆復知圖於永固咨爾有衆成體至懷

八月東京留守宗澤卒

遺史曰宗澤為東京留守措置營壘稍有條理頗得士民之
心初到京師也會金國使八人來使楚國澤謂有窺伺申奏
乞送獄庶金國體認論止之澤無從濟善汪伯彥議論不同



澤在京師九有申請多為潛善伯彥沮止京畿十七縣境臨
河者七十里澤措置均之諸縣每縣營四里有時各令開濠
一文深八尺於南岸埋鹿角連珠到寨而樞密院行下約束
只令依做陝西以三七分為率三分出戰七分出助軍錢澤
措置京城守禦之具補葺甚宏其費用不少而三省樞密院
指揮諸場庫務如修城造器城見雇工作役更不令支錢澤
常懷憤懣之氣奏請奎與復還京師前後數十嘗賜褒論曰
舜巡四岳者歸格藝祖之文周煥萬邦存王帰在豈之訓庸
知帝王之執範成以都邑為本根 朕遭時多艱思世大治
永懷撥亂之策不憚省方之勞俟救寧之有期即旋復之何
晚則宵軫慮寢食不忘雖王昔以天下為家曾謂帝於臨幸
而臣子視人君猶父得無辭於瞻思仰筆留居千里之機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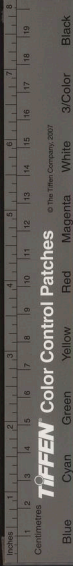
危九重之關合數十百岳之奏傾億千萬衆之心河間為臨
之因度舉回塞之請備觀忠款深可嘆嘉澤有渡河恢復舊
疆之意以大名當衝要撤提點刑獄郭永漕臣張益謙與北
京番守杜克相犄角永得檄即朝夕謀戰守具因結束平權
和彥為授兵聲漸振是時王喜張用諸大盜皆招聚京城下
卜日進發以薛廣為前驅有陳德者軍班換授宣和間燕山
用兵時為肯定府路兵馬都監盧溝之役降為承節即京咸
圍閉在城上守禦城陷歸家不出仕澤聞其名尋訪得之令
統廣為副總離京城而澤累卒澤志大才疎事雖不就而人
皆惜之

林泉野記曰宗澤字汝霖婺州人登元祐六年第累遷朝奉
郎靖康初知磁州為備甚嚴整加閔修撰 康王同王雲



奉使金國過磁百姓殺雲澤乃勸王起兵授王室不宜比
行王遂還相州王旣為天下兵馬大元帥澤與汪伯彥為
副王至大名澤引衆二千來勸速進副元帥汪伯彥等阻止
不從反王欲往東平府乃令劉浩尚功緒楊青常景王孝
忠五軍以陳卒為却統制軍開德府又令閻丘陞孫振往聽
澤節制澤屢請師伯彥恐敗和盟撤止其行金人自衛南來
犯開德澤遣統制孔彥舟敗之次日來犯行在又為彥舟所
敗澤與權知彥乘勝欲徑至京城以戰車一百五十兩從行
至衛南遇伏兵敗趨南華虜以兩軍掩擊推車者皆走先鋒
統制王彥忠等死之澤再聚兵傳檄四方欲邀奪二帝
王即位澤請丙天下兵集親征迎二帝復中原黃潛善汪
伯彥又沮其事加徽猷閣待制知襄陽澤又乞十萬衆欲復

河北不聽李綱入相薦為東京番守澤威惠兼著民心悅服
王善以兵五萬丁進以兵十萬衆楊進以數萬皆來降補楊
進崇州防禦使知河南府澤遷資政殿學士命閻丘勅必兵
西京會合王善丁進楊進合兵六十萬欲渡河迎二聖虜
人頗畏憚潛善伯彥疾其功又虜為交乃用郭仲荀為副以
靖康小雅曰門下侍郎御書使東京留守宗公諱澤金人再
入塞將犯畿甸公守磁州抗疏力請朝廷大為之備身乞將
兵以與虜角 洵聖嘉之進和閣修撰且使募河朔騎虜為
夾擊之計 康王使虜至磁為百姓遮留不使比去公因進
說又請上便宜總河朔兵入援京師會 洵聖以蠟書閻道
拜上為兵馬大元帥且專誅黃上進公待制為副元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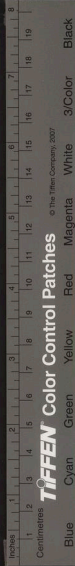


上南至大名或傳金人已北歸公遂分兵邀擊至衛南遇賊
力戰數日賊兵日滋公無後繼既小衄賊方北去 上嗣位
進公閣學士拜東京番守公既至京師簡料戰士信賞必罰
兵勢遂振復招來巨寇如楊進丁進之流得兵數十萬人又
繕葺京師譙門樓堞以至宮闕官府咸一新之雄壯不減宣
和間連章乞車駕身願率所訓兵暨所招盜賊度河北進討
特苦潛善汪伯彥當國雖力沮之而公之意未嘗少衰既而
上悟其姦拜公門下侍郎御營副使依舊番守建炎二年有
旨遣韓信忠之任洛又令滄帥劉錫密結河朔之人自黃州
絕河進兵命公總大眾自滑而北期集於中山公聞命欣躍
賣金銀兵械織悉畢具行有日矣而潛善伯彥恐公賊功又
以姦計從中止之公大憤懣鬱鬱久之疽發背而死中外惜
之嗚呼如公之忠義實古之以死動事者不幸指銷真可謂
人之六亡邦國殄瘁矣公敗且不懼沮而不屈毅然有古臣
烈士之風志未克伸功未能成姦賊所誤非天哉異時秉史
筆者述至於此必書曰黃潛善汪伯彥殺宗澤正史法也詩
曰洪河滔滔撼野摧山砥柱中立力當狂瀾胡熾凶端動植
供殘公俯視之若鶩燐然知無不為獨殿中原方事北討將
以身先赤羽若日朱旗鋒天二賊巧沮行或止還雖臨二賊
奚足積焉奪之遽矣中外悲歎

宇文虛中權京城留守

宇文虛中與楊可輔為祈請使副行會宗澤卒遂留虛中權
行留守司

中書侍郎張愨卒



懿字誠伯瀛州人元祐六年登第靖康初授徽猷閣直學士
河北都轉運使權大名府康王至大名懿求迎升延康殿學
士建炎初赴行在同知樞密院懿在大名時有洺州王明者
魏王佐槍與李洪李民聚衆以復奪二帝為辭有衆數萬
懿差魚官宗子不允及進士王協王懿招安撫定授明州觀
察使洪民皆闕門祗候不允武翼即協茲皆承務即後杜充
知北京遣王明率衆討金人為趙六舍人所殺李氏後為賊
魏滿天星者慈俄除尚書右丞上幸維揚除中書侍郎黃
潛善汪伯彥當政懿以忠梗自任不附會潛善伯彥屢安宗
澤頓狂懿曰如宗澤之類狂士多得數人則天下定矣二人
語塞次年八月卒于位識者歎其志未盛行而已死

靖康小雅曰公諱愨靖康之末公為河北都轉運使趙野

帥大名師徒不要遂叛愨授野公挺身出諭衆方定且請公
領帥事野遂得免焉

大元帥自相州渡河至大明公力規時病且陳天下所以治
亂安危之本上為動色而心善之明年上登大寶位召
公入參樞府稍遷右轄遂二黃門公自入預大政惟知彈弼
其言益危其諫詳愈功無所避雖黃潛善怙勢肆姦專務壅
蔽自汪伯彥而下奴事之不教少忤其意惟公以直道自持
面折其失諱言其短事必力爭雖言不行而不少屈已而皆
如公言上獨嘉之潛善內不能無愧愈忌公公亦屢乞身
甚力上知公忠誠勁直加眷荷終不聽公去天下引領俟
公入相而公且死矣建炎三年夏上自抗幸建康過公之
墓惡公賢降詔遣使致祭厚卹其家嗚呼士之仕於朝也患



無眷於君矣而天子明察備知公為深言雖力不足勝潛善
之姦事既驗不能革替善之復潛善之誤國嫉賢其罪如此
卒不遂死而令公死乎是可嘆也詩曰建矣紹統統於中興
乃得賢輔食糲飲水責唐堯舜良哉服彤弓用其言不難不
承相臣巨姦忌嫉才能群邪翼之如彼鸚鵡公奮不顧忠勇
日增膽之維何垂天之鵬瑣瑣潛善陋比蠹蛇賢死姦毒何
戒何懲

殿中侍御史馬伸言謝克家孫覲不可復用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十七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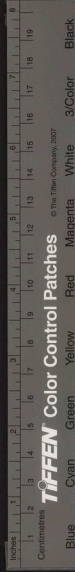
炎興下帙十八

起建炎二年八月二十一日
癸酉盡十月二十六日丁丑

二十一日癸酉殿中侍御史馬伸上言乞罷黃潛善

汪伯彥

殿中侍御史馬伸上言 陛下龍飛河朔近得黃潛善汪伯
彥以為輔相一意委任不復致疑然自大任以來措置天下
未能愜當物情遂使夷虜日強盜賊日熾國步日蹙威權日
消且如 二帝親屬盡空此待宗廟社稷不絕如綫者繫
陛下一人而三鎮未復不當都汴以處至危之地此理甚明然
前日不還都之詔以謫許景衡至於命日當如之何其廟諱
詔今有如此者又如吳玠給張問以言事被逐即戒章緣上



無眷於君矣而天子明察備知公為深言雖力不足勝潛善
之姦事既驗不能革替善之復潛善之誤國嫉賢其罪如此
卒不遂死而令公死乎是可嘆也詩曰建矣紹統統於中興
乃得賢輔食糲飲水責唐堯舜良哉服彤弓用其言不難不
承相臣巨姦忌嫉才能群邪翼之如彼鸚鵡公奮不顧忠勇
日增膽之維何垂天之鵬瑣瑣潛善陋比蠹蛇賢死姦毒何
戒何懲

殿中侍御史馬伸言謝克家孫覲不可復用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十七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十八

炎興下帙十八

起建炎二年八月二十一日
癸酉盡十月二十六日丁丑

二十一日癸酉殿中侍御史馬伸上言乞罷黃潛善

汪伯彥

殿中侍御史馬伸上言 陛下龍飛河朔近得黃潛善汪伯
彥以為輔相一意委任不復致疑然自大任以來措置天下
未能愜當物情遂使夷虜日強盜賊日熾國步日蹙威權日
消且如 二帝親屬盡室以待宗廟社稷不絕如綫者繫
陛下一人而三鎮未復不當都汴以處至危之地此理甚明然
前日不還都之詔以謫許景衡至於命日當如之何其廟諱
詔今有如此者又如吳玠給張閻以言事被逐即戒章緣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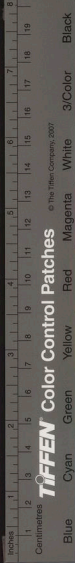
言選竄今是何時尚仍舊體以言為端其經喪言路有如此者又如祖宗舊制諫官有闕御史中丞翰林學士具名取旨三省不與厥有深意潛善近來自除臺諫仍多親舊其毀法自恣有如此者又如張懋宗澤許景衡公忠有才皆可任重事潛善伯彥忌之阻抑至死其妨功害能有如此者又如有人問潛善伯彥救焚極溺之事則二人每日難言其意蓋謂陛下制之不得施設或問陳東事則答曰朝廷初不知蓋謂事在陛下也其過則稱君善則稱己有如此者又如御營使雖主兵權九行在皆御營使所統潛善伯彥則別置親兵各一千人請給居處優於衆兵其收軍情有如此者潛善伯彥所為類此豈不辜陛下責望之意哉復望速罷其政柄別澤賢者共圖大事仲仍具申潛善伯彥照會

二十二日甲戌殿中侍御史馬伸衛尉少卿

遺史曰馬伸上言乞罷黃潛善汪伯彥政柄辰巳刻聞道路已宣傳愈不欣見於眉宇翌日聞伸遷改衛尉少卿有掣感而吞聲者

二十九日辛巳李成劫劾宿州

先是朝廷命李成克京東河北路都大提親使成領兵之南也秋毫無犯於民將及宿州乃懷反有擄取宿州之意分軍為二一侵泗州別將主之一侵宿州成自將之皆約八月晦日至是成東伏入宿州乃曰備奉聖旨馳駐于宿州故人皆不疑市井買賣如舊軍人未及半即有登城者俄頃弓矢亂發縱火肆剽掠盡自強壯為軍并驅虜其老幼別將泗州者不及期唯到紅縣亦縱火劫虜而回成欲一日取兩州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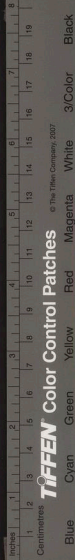
有冀望非常意既聞泗州軍失期遂止于宿州以前軍使亮
反即時換諭已定事申聞朝廷待以不疑乃執賜鎧甲萬副
成得鎧甲軍勢愈勝矣是時車駕在維揚有交番衛士及百
姓聚費者成皆資給之啟往來行在者皆譽成有忠義報國
之心誠者以為志望不淺非他賊比

賜李成一行將佐詔

朕觀風南服注意中原有嘉忠盡之臣夙統驍雄之聚打時
蜂蠆為國金湯方突燠之異常想成心之良吉特馳信使往
諭至思尚體眷懷益監國報

主客員外郎謝亮換諭夏國

先是眷初夏人謀知廊延內備外禦有可乘之機宥州監軍
司忽移文本路稱大金以廊延割隸本國須當理素若敢違
拒當發大兵誅計廊延路經畧安檢使王庶即曰占據撤詞
口金人初犯本朝嘗以金肅河清畀爾今誰守之國家姦臣
貪得不卹憐好一至如此貪利之臣何國蔑有意夏國躬蹈
覆轍比聞金人欲自涇原徑得與靈方切為之寒心不國尚
欲乘人之意幕府雖士卒單寡然觀皆節制之師左枝右梧
尚堪一戰果能辨此何用多言徑檄興中府因遣諜聞其用
事臣李遇傷虜主乃謀移捷賀蘭司忽亦縮甲不復敢言故
朝廷議遣人夏國乃詔主客員外郎謝亮往換諭夏國以繼
舊好亮至陝西庶又接書于亮曰春秋之意大夫出疆有可
以安社魏利國家羣之可也夏國為患至小而緩金人為患
至大而速方點虜挫銳於熱河奔北於本路子女王昂不知
紀極占據同華畏暑休兵閣下能伏節督諸路帥協同義舉李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漕臣應給糧餉爭先並進未能洗雪前恥而亦可以驅迫渡
河金秦莫抗徐圖恢復夏人秋稼未登飢餓疲羸何暇與兵
庶可保其無宅亮不聽亮自環慶入夏國使還夏人隨之以
兵掩取定邊而廊延無驚報

九月一日壬午朔王彥赴行在

初王彥至京師以兵交付京澤也澤令彥量帶親兵赴揚州
行在所既到有令旨開門引見上殿

二日癸未衛尉寺少卿馬仲賚濮州監酒

馬仲為殿中侍御史上言黃潛善汪伯彥之罪也罷政柄潛
善惡之據改為衛尉少卿便具以所言申御史臺乞行誅竄
有詔馬仲言事不實趣尚不正可送吏部與京東路監當於
是脊善以仲監濮州酒提使上道竟死塗中天下究之

三日甲申丁進復及率衆寇淮西

丁進復反韓世忠軍有其餘黨百餘人斬於揚州竹西亭斬
至王權有段恩者勸世忠釋而用之恩常仕於陝右而世忠
為其部曲故世忠敬而聽信之

杜充為京城留守

遺史曰杜充為北京留守也提點刑獄郭永普書三策以遺
充一日永見充問其自充曰未暇讀也永面數充曰人有志
而無才好名而遺齎驕蹇自用有而虛聲以此當大位麟不
類沛公等足興治乎充大慙一日天雨紙錢于軍營中厚約
一寸許人皆以為不祥翌日與金人戰于城下敗績充遂閉
門以守至是宗澤卒乃命充為京城留守張益謙為北京留
守裴億為轉運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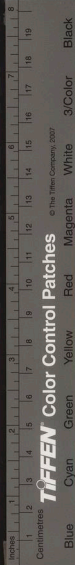


別錄曰東京番守宗澤卒杜充代之澤方番守時嘗有志徑畧河東北故兩河豪傑皆聚刑勢期以應澤澤又招撫河南群賊城下欲遣復兩宮議既定先以薛蕙張用王善前驅離城下而澤死充無意於虜尽反澤所為故河北諸心豪傑皆散而充又務誅殺故城下兵復為盜去畧西南州縣數歲不能止

十二日癸巳金人陷冀州權知軍州事單某自縊死先是知冀州權知彥以兵赴元帥府勤王有雲騎第六指揮李政者在京東立功補官授河北將軍冀州駐劄措置守城甚有法紀律嚴明軍民皆不敢犯金人攻城皆禦退之禦敵之方皆出人之意表每戰先見勝則出兵則必勝或夜勅金人寨所得財物盡散士卒無纖毫入私家魏令明嘗罰信由是人皆用命一日金人攻城急有登城者大其門樓與官兵相障政曰事急矣有能躍入而過者有重賞於是數十數人皆以濕氈裹身持杖躍火過大呼力戰金人驚駭有失仗者遂敗走或跳躍下城城乃無虜政大喜皆學賞之至是政已死矣故不能保守而城陷

十三日甲午金人陷長安知軍府事郭琰棄城走

先是金人陷長安已退去也王擇仁入長安稱撫定求興軍旣而郭琰以朝廷之命求帥長安擇仁退去琰以擇仁有兵欲得之遂劫擇仁擾鄉村作過等事又移文金州兵會合掩殺之擇仁欲往金州為金州所拒無所歸聞河東山寨有未順金人者乃經畫河東山寨於是金人再犯長安琰棄城走遂陷之初同州有鄉兵首領党松者求興軍路經畧司以為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統領李彥仙為魏解州制置侵也撤松同知州時同州陷沒
松大喜寄治于三十里外下寨松猶以長安帥司之命因諸
長安見瑛欲換其差牒而瑛番其知同州文牒不給付而城
陷

王庶節制陝西六路軍馬曲端却統制

先是京東留守司承制以王庶權陝西路制置使曲端權河
東路經制使端以狀申庶稱准番守司差河東經制使乞照
會以牒移御史師司請備人糧馬料支給帶行人兵方擬議
閏承六月詔書權庶龍圖閣待制節制陝西六路軍馬升端
橫行遙郡團練使為却統制詔旨有曰儻不靖難於殘暑之
前必致益兵於炊涼之後庶移文諸路如詔旨催端前來雍
擢閏措置邊事端復具公狀稱未受告身下教日走馬承受

公事高中立自行在賣端告身至庶遣人達之諸路兵皆報
應起發庶即以命廷兵先出至龍圻而端又稱曰前曾有公
移往還已奏乞迴避而渭帥帝黃別差寵也本統步騎萬人
來會庶無如之何別行下涇原勤端還舊任聽侯朝廷指揮
亦別差環慶將劉任忠權却統制注原將寇緝同統制秦鳳
熙河兵共不滿萬人先會御史重屯入公原以待庶欲督戰
乙戒行寵也兵才至如端中悔乃飛書止世才兵復公狀申
節制司已起發赴軍前庶以故其行遣仰芳端端既得兵柄
則傍徨于淳化矣

金人焚舟州犯延安府

二十日辛丑陝西六路節制司將官賀師範及
金人戰于八公原失制師範被殺



王庶在坊州遣賀師範趨耀州王宗尹趨白水移文涇環二師出兵為援驅逐殘寇渡河且備狄高之復入二帥各遣偏將至會師範遇虜于八公原為賊所乘王師敗績師範死之涇環二將各引歸

范瓊為御前平寇前將軍

范瓊以定武軍承宣使御營使司都統制討李孝忠為功加天武捧日四宿都指揮使同主管侍衛步軍司務軍真州除御前平寇前將軍瓊在真州馭衆嚴酷斷臂折支割剝炮烙鉤釘錐剔靡所不有

二十六日丁未薛廣及金人戰于相州欽殺

初京城晉守宗澤命王善張用薛廣收復兩河前驅緣離京城西澤異宗杜克代為留守不善撫馭務誅殺善與用復叛去而廣已渡河時相州受圍乃解圍相州入相州境遇金人與戰不勝廣死其衆皆散

十月丁進以其衆降于劉正彥

丁進復反率衆寇淮西詔劉正彥帥師討之正彥請通直郎劉晏偕行許之晏者遼東白崑州人在遼以文章筮仕宣和四年率衆數百歸朝廷朝廷授以通直郎金人犯順朝廷以晏揔遼東之兵謂之赤心隊故晏以赤心騎入師從建壓賊境晏之衆寡不敵乃請於正彥曰兵固有先嚴而後實者今賊勢甚張若不以奇計破之難以力取請為五色旗歲俾騎兵八百持一色於山林重復自皆後取路前後相繼不絕一色旗盡即以一色易之駭賊心正彥然之賊見官兵累日不絕旗色各異謂官軍甚衆遂不戰而請降乃分進兵各隸麾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下詔授晏朝散即賜金帛有差要以金帛悉分將士將士皆悅

五月丙辰王彥轉官免對

宗澤遣王彥赴行在也有令旨閣門引見上殿是時朝廷以遣字文虛中揚可輔為祈請使議起而彥見黃眷善汪伯彥力陳兩河忠義民兵引領以望王師願因人心向順大舉此征犄角破賊收復故地言辭激切大忤眷善伯彥之意是日降聖旨王彥公河宣力日久特與轉武翼郎除閣門宣替舍人仍舊帶行元擬官遂不得對

王彥為御營平寇統領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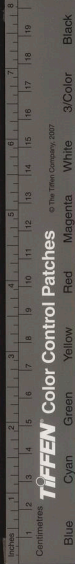
上以王彥為御營平寇統領官與平寇前將軍范瑄師歸京彥素知瑄臣節不着難與共事即称疾求醫有旨令真州將

治彥居真州閉門遠跡絕不與人通瑄領彥兵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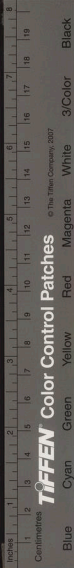
劉光世敗李成于上蔡驛口橋及新息縣

李成寇淮西劉光世討之以王德為先鋒將率諸將敗成于上蔡驛口橋成奔新息薨散卒再戰時光世以儒服臨軍成遙見白袍青蓋者必大將也併兵圍之德潰圍援光世以出光世曰非公之力吾其危哉戰皆勝成遂遁走成主謀陶光生以被執行在以火燔于開明橋上光世特授檢校少傅汪伯彥時政記曰是日御營司進呈檢校少保奉國軍節度使劉光世具到稟奏楚州見養濟李成人兵家屬男兒婦女共六百餘人上曰此曹凶悍不顧其身豈恤其家

朕念作亂者非家屬之罪宜令遷往遠處州縣亦給錢米養之臣潛喜曰自李成寇叛諸將反却守監司多言宜殺其家屬



臣累奉 聖訓勿殺以招其徒臣聞光世凱還過楚州降卒見其家屬亡恙朝廷養濟如舊皆感激仰戴聖恩悔從賊亂今當擇與官軍戰聞不降者籍其人口別取處分外餘並給公據於令自使臣勝非曰知祀大禮赦中可條具 陛下寬貸德音使天下聞之潛善曰去降赦尚半月日具依令未指揮行下候欲赦更及之則四方賊徒聞 陛下好生之德如是必散黨為回心以歸聖化矣上曰昨日於光世處取得李成所用提刀來看其刀重七斤成能左右手輪弄兩刀所向無前惜也成或於陶先生和說臣節不忠使 朕用不得之陶先生名子思常為道士談妄善談正成至符離得之謂成面有割據之宜相驅虜良民十萬往西川據成都保有兩蜀或信其說遂生異志遠其敗也軍中多恨不得子思今日光世到都堂押子思來云使人至京門外見鞫其情狀奏聞上曰甚善本成者雒州歸信縣弓手也寡言笑重然諾諂詐不情以驍勇聞於河朔有眾數千假行仁義能以甘言撫慰其士卒故亦能得其衆心累功知歸信縣雒州失守成妻子在城中為亂兵屠戮成率其衆救萬人各扶老携幼渡河來歸朝廷授以右武大夫忠州防禦使充京東河北路都大提殺使朝廷慮其黨大盛命分二千人往南京一往千人宿州把截糧餘衆令押赴行在成遣部將史亮者統所分之人行亮至宿州輒割殺居民焚汴河橋成躡其後逼逗番懷貳不進朝廷得其姦謀命光世追討至光州界勦殺平蕩無餘成僅以身免初光世許得成者以成官爵子之士奮命爭奪故人得其叔篋與所用提刀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十二日癸亥金人渡河攻開德府濮州

是日得報金人渡河攻打開德府不破已往濮州見令攻打城壁差御營使司統制官張俊領所部兵由京師前去開德府差統制官韓世忠領所部兵前去東平府迎接又劄下先差河摠外管見屯駐冀州馬綸領所部兵與張俊韓世忠互相應援既而議者謂張俊為中軍制不可遠去番張俊差統制官危瓊由京師前去開德府

馬綸率兵攻清平不克還行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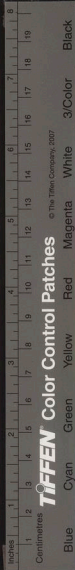
先是馬綸以節制應援兵馬使集諸軍欲大舉收復陷沒河北州郡師次館陶聞冀州乙陷金人犯博州皆僥倖不敢進其副俱重與統制官曲襄魯班杜林望風奔潰還朝共肆者誣以迎合當時之意馬軍士乏食衆譟謂以頌兵不動為言馬遂率衆往攻清平虜酋撻懶即與關目富田里合兵併往攻清平虜與馬戰城南統制軍仲達及子元忠皆死於陣向晡清平人開門取金人捲馬之背馬劔兵退衆皆散亂不整馬以事不可濟乃由濟南以歸時統制張世昌一軍誤由東平路與馬相失世昌途中立節制使牌早晚趨衙馬到行在上表待罪禡三官罷其兵職

高哩盟撻懶關目之衆敗馬綸於北京清平因之以犯河南

粘罕自雲中率衆下太行南渡黎陽以犯澶濮粘罕

圖濮州為本州將官姚端乘夜攻而敗之

粘罕圖濮州之初視其小郡甚有輕敵之意端乘其不意夜襲其營直犯中軍粘罕洗足逃僅免俘輒至城陷也端引死士突陣而出粘罕以端之故盡屠其城



粘罕謀陷濮州會窩哩盟之衆先紀北京繼寇充郿

二十六日丁丑范瓊率兵至京師

翟興程進及楊進戰于伊川鳴臯山下軍敗程進被殺

宗澤東京番守也借楊進榮州防魯使令知河南府進未行

澤卒杜充為番守進為京城統制其衆皆剽掠百姓若之進

不禁引衆欲入西路聲言就駐捍賊所過焚室廬驅子女殺

戮無孑爾發塔塚刺強壯數魏捍七十萬擅置官吏兇暴日

熾程進翟興謀曰楊進兇賊為國家大患當力除之遂率其

衆迎楊進與楊進遇于伊川之鳴臯山下夾伊水而陣楊進

多騎兵興皆步卒望楊進騎兵有懼心程進激之戰率衆度

伊水程進躍馬先登為流矢所中馬驚墜入壑中為賊所害

乘勢大呼擊官軍遂敗興餘衆復保伊川

邵興敗金人于陝西州夏縣



三朝比盟會編卷第一百十九

炎興下帙十九

起建炎二年十一月盡十二月二十一日辛未

十一月首傳劉正彥以兵八千屯衛

隆祐太后六宮駐杭州

是時邊報不一

上命首傳劉正彥帥師扈六宮南渡至錢塘傳為御營都統
制正彥副之劉晏所統赤心隊猶隸麾下傳與正彥皆陝西
人傳父禮正彥父發皆為西邊良將傳陶梁揚祖信德府來
勤王為右軍統制上即位為御營使司後軍統制正彥少為
文筆宣知問劉光世薦其才得換武職傳拙直不能曲奉內
侍故委諸之者正彥乘上刀屐故被選用



十二月壬辰金人陷延安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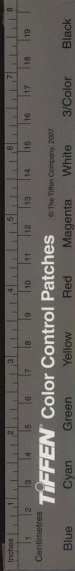
正月金人陷延安府東城而西城堅守未下金人知曲端與王庶不協乃併力寇鄜延安自康定王宗尹不能禦庶在坊州聞金人入康定定連夜趨鄜延以過其前金人詭道陷丹州界于鄜延之間庶乃自當鄜州來路遣龐世才鄭恩當延安來路時端盡統涇源精兵五萬駐淳化月餘不動日移文趣其進兵遣使臣進士十數輩往說論端言併兵鄜延無益不如為賊築穴兵去所謂攻其又救乃遣吳玠攻華州端自攻蒲城華州蒲城皆無守兵玠援華州端不攻蒲城復與玠合軍逼長樂屈環要在深山中去金人五百里天大雪寒甚金人攻世才世才與戰下不用命乃敗自此金人遂專圍延安西城日夜攻擊不息庶自收散亡援延安比至甘泉而

延安陷權知延安府劉洪及總管馬忠出奔初王瓊援至鄜州聞延安已陷即復回與元金人肆殺掠遂東趨河上如敵渡河者納比近綏德軍庶自効待罪

別錄曰十一月壬辰虜陷延安初鄜延經畧使王庶屢戰有功聞虜自熙河敗回乃撤諸路不應又移書謝亮以率諸帥亮不從既而詔除庶節制之路兵繫虜於鄜延權問諸路又不應虜謀知遂破延安

王庶奔于曲端軍中曲端奪其制置使印

王庶既失延安聞知所指倉皇未有所歸念唯有曲端在襄樂雖素不相協然動費王事則自有公議且曰捨端吾何歸乃率官屬馳騎至襄樂造端之壁端親令甚嚴叩其壁者雖貴亦不改馳庶既至端令每入一門減其從人之半及至帳



不僅有雇兵一二而已端設軍容見庶庶惶遽戰慄端數而未延安之罪詞色俱厲庶僅能言自劾見待罪端遂取制置使印犒禮隨行騎從衛迫庶遽扁延盡拘察其官屬

十五日乙未金人陷濮州

金人圍濮州知州楊粹中固守之金人力擊者三

十二自西北角登城守裨者不能當城越陷粹中登浮園最高級不下金人招之不從金人惜其忠義許以不死粹中乃下粹中真定府人金人以歸鄉城中無少長良賤大肆戮仍火其廬舍俱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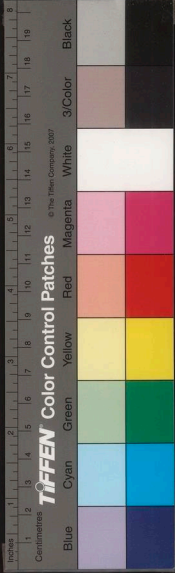
金人陷開德府

金人寇開德府王某守其城金人以為文字至城下呼曰知府王某有文字來歸附大金故我來此汝百姓何敢拒師軍

民信之欲殺知府知府走至南門未出城為軍民蹂踐而死金人入城怒其拒戰殺戮無孑遺紹興九年復得河南地唯開德府城中無一戶舊居工人

金人陷相州權知軍州事趙某回家屬赴井

金人圍相州久糧食皆盡猶堅守未下趙縣丞者不字宗室也權知州事人呼為安撫者趙安撫與軍民議曰食已盡人相食陷外無救援安可久乎某乃國家宗室豈有順蕃諸人當自為計衆皆不應趙安撫曰約降如何衆雖悽慘然有唯者趙安撫知其意乃登城遙謂金人請開門投拜乞不殺金人許之趙安撫乃具降書開門而自推其家屬入一井中然後身擲入井先命提轄以上蓋覆提轄遂實之以土人皆哀之



二十二日壬寅就江都縣築壇南郊大赦天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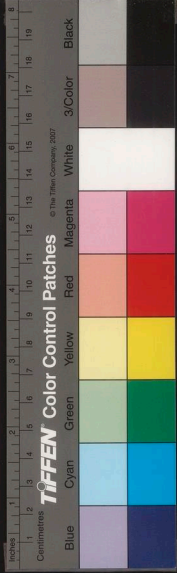
門下覲會通以行與禮莫嚴定位以交神速臯疾而弭我兵亦或自時而致禱 朕紹承大統誕受多方屬外患之相仍爰省四方而臨幸念父母兄弟尚屈於敵疆惟甲冑干戈再淹於歲序問寢闕溫清之奉在原深恙難之情信使屢馳又猶未報金師再遣坐待夜寧復盜竊之無良棄邊陲之多事馮陵州縣震擾民氓衣冠傾仆於道途耒耜荒殘於本業行者未知所適居者莫獲其安傷閭里之疾苦則撫循之政尚愆闕行陣之勤勞則體息之期循遠每托心而及此屢當食以興嗟險阻艱難回備嘗矣勞耒還定親寢集之豈非德之敢圖惟上穹之悔禍求懷春祐恭俟監臨雖丁多壘之良適在當郊之歲惟祭或祈或報必稽於特物之儀而禮之有餘

有豐特視情文之稱是用謀有虞東巡之制循建武二成之規新敵冕以嚴恭建胥徒而齊沐蓋高在上聽明皆自於我民與善惟人治亂無艱於天位既殫誠懼梁極戰兢仰覆冒之何心詎存時怨况顛危之已甚寧忍我遺疾呼反本而必聞精意默通而可動庶幾耒耜式茲多難新命舊邦協幽明而並既此疆爾界一內外以均安其敷曠蒿之恩以廣龐鴻之施可大赦天下於戲為斯民而請命敢忘庶幾一之無辜置大器於復安寧冀昊天之所予尚賴六服群辟三事大夫共麗恢復之功亟底隆平之業

卽興敗金人于絳州曲沃縣

知濟南府劉豫權知潘州李其叛附于金人

初李成敗于劉光世也轉寇淄州攻學僅兩月不下廸功卽



李集權知州固守之成糧漸尽侵濟南府界援於外邑淄州
求救于滄州劉錫濟南府亦求救于滄州兩州皆堅守拒成
以待外援倉金人侵山東先在濟南府劉豫謂滄州救兵來
矣即不為守禦備開門納之乃金人也遂執投降拜金人未至
淄州前一日成起軍轉城而似欲退去者淄州人疑之莫測
其故俄而擺列諸軍于城下盡發諸寨老小先行是夜神雷
宮大焚燒諸寨淄州人謂成果退去矣翌日金人為軍逼城
淄州人亦謂是滄州救兵乃具香花于城上望塵歡譟既而
知是金人遂就投降拜金人謂自入南界未有如濟南府淄州
秋毫不動而投降者大喜之自後金人據有中原諸州皆也
成女貞契丹軍進濟南府淄州並無一人一騎
歸世忠為御營軍寇左將軍領兵一萬軍京東

金人侵京東故命歸世忠軍于京東以措置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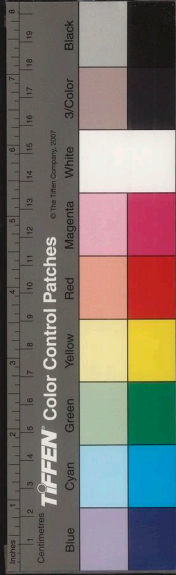
劉正彥為御營平寇右將軍

王倫上書乞入金通

二帝加朝秦即大金通 問使

朕惟疆事未寧親庭在遠夙宵軫念庶孝弟通於神明物色
求人儻忠信行於蠻貊眷茲久矣今乃得之以爾曹出公侯
資華勇智言念主憂而臣辱何有於生如皆已供而人勞執
當其責雖淹回之未試獨慷慨以請行宜升即秩之榮仍委
使率之重 朕既俯同晉國相魏絳以和戎爾其遠慕侯生
御太公而歸漢勿憚徂征之遠行其歸報之休倫以修職即
改朝奉即充大金通問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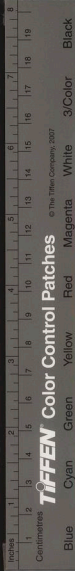
詔戒百官



朕承 祖宗有道之長賴黎獻戴宗之舊嗣守神謨適歲當卯
祇見皇天后土既念父母兄弟越在他邦宗廟社稷之託
中更異姓一時赤子金炭靡依獨子一人舊動于外天其或
者俾復大業保入斯民以寧迎南遷之御惟茲肇祀寶報以
祈

朕齋懔存念大懼菲德弗獲顧歎乃先事三日繫陰疑醫潤
不至濡震于 朕心罔獨靈社建祖廟及壇垂象燁炳夜氣
晏溫風霽登霄之用成禮頌 朕眇昧罔有一二敢曰聲聞
于上實惟 祖宗之靈相佑在天惟爾萬方有衆不替忠
順協于天心 朕旣獲祇事弗敢謂幸矧敢怠康方恐懼修
省以靈承扶持全安之眷念與爾有同體共利冀各迪乃心
無拂於上下神祉共迎景既以靈濟多艱用誕告于率土惟

世理亂在臣庶庶休無有小大遠途惟底寧爾國則亦寧爾
家爾躬在焉朕躬大臣其同寅協恭思難圖勞輔 朕不逮
以倡百辟論思獻納之官若耳目風憲左右侍衛有言達于
予聰必忠必誠毋奪于私凡曰有官君子飭躬謹行惟職業
是修守令許使者暨爾僚佐有為有行其必曰毋傷於民毋
害于國無及爾身暨爾家則獲神休而永終譽中外瓜牙之
臣賈勇敵愾思速戡難之勲以懋遠圖毋貽名節之羞軍民
戰士咸奮忠力遂爾寵榮至於失業無依嗚呼聚斂恣虐為
暴殺掠無辜當憇神明譴殛之報應甚彰鑿古今誅討之刑
雖緩必正革心自効掩罪以功錫爾官爵永惟我國家之用
朕信不渝嗚呼天道福善助順罰惡禍淫疎而不失朕躬大臣
暨爾萬方百衆咸思寅畏冀天悔禍救民塗炭復我父母兄



第宗族臣民濟世隆平與萬世有衆兵之威孚

朕志毋執目前之安而敢怠惑尚有賞利為尔後報

十二月五日乙卯

隆佑皇太后至杭州

隆佑皇太后六宮至杭州以州治為行宮扈從統制官南傳

等國駐于奉國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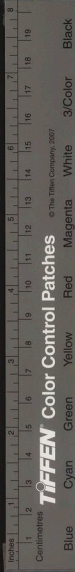
十日庚申金人犯東平府知軍府事權知彥葉城走

遺史曰權知彥字朝美崇寧四年進士釋褐登第靖康間知冀州以兵赴元帥府勤王建矣二年代盧益之東平府孔彥舟為鈴轄知彥與之不和彥舟領兵叛去至是金人犯東平府知彥不能守棄城遁去降授朝散大夫

金人陷東平府

十四日甲子金人陷北京河北提點刑獄公事郭永求死之

金人犯北京北京留守張益謙轉運使裴億提點刑獄公事郭永求守之益謙億齷齪小人守志不回唯永率士晝夜乘城伺問則出兵擊之或勤益謀奪城遁去求曰北門所以蔽遮梁宋虜得志則席卷而朝廷危矣借力不敵猶當死守徐挫其鋒以待外援之至奈何弃之因募士齋帛晝夜絕城出告急於朝廷且請朝廷為厲備金人攻益急停東平濟南人大呼城下曰二郡已降降者富貴不降無幾類益謙億相顧色動求太言曰今日正吾儕盡節之時不宜有二乃行城撫將士曰王師至矣吾城堅汝輩當努力賊不足畏也衆皆感泣甲子質明大霧四塞虜以斷殘礎為砲樓檣皆壞左右蒙看而立至有辟者虜良父城陷永安坐城樓上或掖之以歸



諸子衆泣諸去永曰吾世愛國思當以死殺然渠傾仰汝輩
亦將何之茲命也奚懼盜謙億一人迎降粘罕曰城破而降
何也二人皆言郭永不肯降粘罕遣騎召永永正衣冠南向
再拜訖易幅巾而入粘罕曰沮降者誰求熟視久之日不降
者我也尚奚聞粘罕見狀求親慰憐且夙聞其賢乃自為夷
語數十言欲以富貴陷永而降之永瞑目嚙罵曰無知畜豕
限不醢爾以報國家何說降乎粘罕令譯者申諭不已永擊
手怒罵不絕粘罕惡其言麾之使去永復厲聲曰胡不速殺
我家死當率義恩老滅爾曹大名人在擊者無不以手加額
為之出淚粘罕今斷所舉手并其家害之時年五十三即日
傳語城中雖素不與永合者向亦相勸與金人去相與負其
尸墜之永字謹思大名元城人天資雄英氣剛直長七尺

美鬚髯望之如神人博通古今得錢即以買書家藏書萬卷
因事為文皆可錄而不求人知見古人立名節者未嘗不慨
然揜卷終日而尤慕顏魯公為人喜面折人過退無言間林
毫之善必咨疑成如不及士友以此嚴憚而歸之事親孝與
人忠輕財為義而於吏治精明紹興初贈中大夫資政殿學
士諡勇節

十五日乙丑黃潛善為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汪伯彥為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制曰宰天下之平實擊兼鈞之重揚大廷之魏王昭顯俊之
公若時登庸訪予洛止戎虜未殄有朽索馭六馬之憂國步
方艱如抱火屠積薪之懼臨朝興難當饋菲盃春永四獄百
揆之賢圖回二帝三王之治必有任斯民之責者庶幾選於



衆而得之大中大夫知樞密院事銜普副使新安郡開國公
食邑二千五百戶實封六百戶汪伯彥惟老成人以儒術用
德器群公之表威名萬里之衝乘先物之幾判若大龜之决
處獨危之正挺如執王之堅頌佐命於戎衣久宣勞於樞莞
歷時滋久雋譽益孚帝眷有開渭水獲伯王之輔价蕃作回
顛更是社稷之臣其遂相予無以易汝宜體仰成之意益飾
大政之元進躡文階陪飾旨食斧蕃物采庸示眷懷於嚴無
競維人非賢不文成湯之學伊尹有不召之臣大舜之舉臯
隲而不仁者遠往宣一德用格多盤可特授正議大夫守尚
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依前御營副使加食邑七百戶食實
封三百戶封如故

伯彥時政記曰黃若善伯彥正謝上曰若善作左相伯彥
作右相 朕何患國事不濟伯彥昨知相州甚有政聲事

朕同險艱備知其忠實若善伯彥更同心濟謀以副

朕考朝之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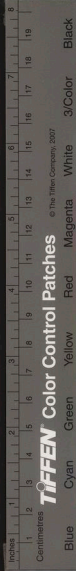
金人陷魏州

十九日己巳李彥先敗烏魯寧童于陝州

二十一日辛未金人寇青州

殿中侍御史張守誨諭京城

遺史曰先是朝廷措置防秋朝士紛然求去殿中侍御史張
守誨曰比年綱紀頽壞風俗彫薄士夫無奉公守節之誠
為全身遠害之計一旦緩急委君父而不顧此靖康之末可
為痛哭流涕昏者也防秋在期之事備禦而職事官各欲便
私而去則國家何賴邪乞揭榜朝堂明示 敕戒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上納其言時邊事未寧詔百官具所見聞奏守即上防淮渡江利害各六條大槩尤以速行揆探報為先別疏諭金人犯淮向之路有四宜取四路帥臣守倅銓釋擇能否各賜緡錢賈之募戰士勳儲粟繕甲兵明午埃公賞罰使之夙夜盡力扞蔽疏至再上宰相黃潛善汪伯彥忘外患恃江淮為險無經濟遠謀忽畧其言不用守又乞詔執政大夫臣惟以治軍旅選將帥嚴守禦搜人材係政事之大者凡細微不至之務付之都司六曹惟防林是圖潛善伯彥滋不悅乃請遣守撫諭京城意守不復還矣陛辭上諭之曰日當不次用卿即日就道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十九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二十

炎興下帙二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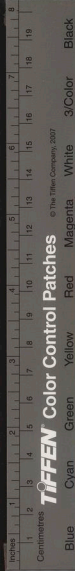
起建炎三年正月
蓋二月三日壬子

建炎三年正月 車駕駐蹕揚州程興為京西北路馬步軍都總管兼安撫制置使河南尹兼京西四南北路捉使

程興為京西北路兵馬鈐轄與楊進戰于鳴臯山下程進死之興以其事訴于朝乞遣重臣鎮守朝廷乃就命興本路馬步軍都總管兼安撫制置使兼河南尹兼京西南北路招捉使

京城番守杜充遣王漢說程興使圍揚進

楊進據河南府以番守司命為知河南府與程興屢戰進於鳴臯山之北浮高溝壘儲蓄糧餉謀為久計已有僭竊之意



上納其言時邊事未寧詔百官具所見聞奏守即上防淮渡江利害各六條大槩尤以速斥埃探報為先別疏諭金人犯淮甸之路有四宜取四路帥臣守倅銓釋擇能否各賜緡錢賈之募戰士勇儲粟繕甲兵明斥埃公賞罰使之夙夜盡力扞蔽疏至再上宰相黃潛善汪伯彥忘外患恃江淮為險無經濟遠謀忽畧其言不用守又乞詔執政大夫臣惟以治軍旅選將帥嚴守禦搜人材係政事之大者凡細微不至之務付之都司六曹惟防林是圖潛善伯彥滋不悅乃請遣守撫諭京城意守不復還矣陛辭上諭之曰日當不次用卿即日就道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十九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二十

炎興下帙二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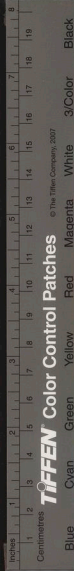
起建炎三年正月
蓋二月三日壬子

建炎三年正月 車駕駐蹕揚州程興為京西北路馬步軍都總管兼安撫制置使河南尹兼京西南北路捉使

程興為京西北路兵馬鈐轄與楊進戰于鳴臯山下程進死之興以其事訴于朝乞遣重臣鎮守朝廷乃就命興本路馬步軍都總管兼安撫制置使兼河南尹兼京西南北路招捉使

京城番守杜充遣王漢說程興使圍揚進

楊進據河南府以番守司命為知河南府與程興屢戰進於鳴臯山之北浮高溝壘儲蓄糧餉謀為久計已有僭竊之意



詐言遣兵入雲府復奪

沛聖 皇帝及濟王歸款搖動衆心然後舉車杜亮乃遣王漢詣伊陽縣見程興說興使圖之且檄報揚進置乘輿法物儀仗悖逆顯者責與破賊自此興與子孫琮率鄉社殺劫之戰無虛日矣

六日乙酉劉誨王既奉使盡國回

先是己遣宇文虛中揚可輔爲祈請使副使于金國再議遣宣義郎劉誨借中大夫試戶部尚書爲通運使拱衛大夫合州防禦使王既副之誨等到京師遲遲不上聞之命留守司促誨等行到金國金國并命祈請使副宇文虛中揚可輔階歸於是虛中被番獨遣可輔乙酉誨既與可輔偕到行在誨字庭誨開封人

金人陷青州

金人寇青州晝夜攻擊九一十七日丁亥城陷焚燒屋宇殆盡殺掠無遺時權知州魏某被害

金人陷維州

金人既陷青州即率兵寇維州又陷其城焚掠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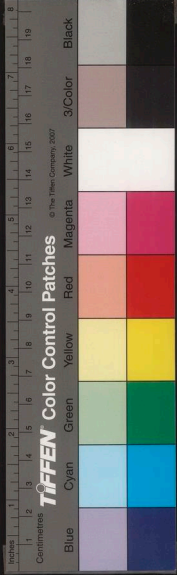
軍卒闖臯據維州自稱知軍州事

金人既追維州而去牛頭河土軍闖臯與小教頭張成鼓衆占維州臯自爲知州以成爲昌樂縣知縣

十日己丑遣祈請大金國信使李勣周望等

汪伯彥時政記曰是日內殿早朝奏事畢

上語宰執曰第四次祈請大金國使信副李勣周望宋彥通吳德休宜早令進發興定日使勣輩知之朱勝非曰奉使須



得賜金帛方能辦私覬李勣周望已見辭免所進官職耻更
自乞支賜恐未能便行 上曰於格合得自請何傷黃耆善
曰朝廷當為檢舉只合行下 上曰朕奉使時當京城擾攘
受命當日出門都不曾請支賜 朕於王府自出隨行人起
發之費約支錢五萬餘貫如士大夫之貧如何可辨今次勣
等依格支賜外仍優加甚數國家愛惜財物正為收積以待
當用時用今遣使議和事若遂成 二聖得歸 朕豈吝

金帛之數替善曰第二第三次奉使劉誨楊可輔王貺歸自
軍前皆云金人受私覲物又非昔比更無回荅雖貧食者衆
不敢少忤其意恐生事造語有害和難遣使支賜加數甚善
上又曰卿等今日徃壽寺奉安會聖宮御營罷早歸松筠澄便
與撰了大金二帥書令勣等早行替善曰與元帥書自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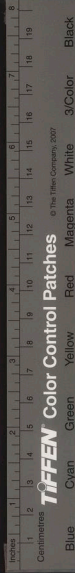
只是平文不用四六 上曰初早未所撰與大金皇帝通問
書其詞語甚精能寫 朕故言之意如此足矣不必須四六
也

十二日辛卯劄興敗金人戰于潼關克虢州

劄興敗金人于潼關乘勢收復虢州李彥仙以興知虢州軍
州事

十六日杜充出兵攻張用等不勝

張用相州湯陰縣之弓手也乘民警擾呼而聚之與曹成李
宓馬友為義兄弟有衆數十萬分為六軍成大名府外黃縣
人因殺人投拱聖指揮為兵有齊力善軍中服其勇又有王
大郎者名善濮州人亦有衆數十萬分為六軍善初為亂也
濮州弓兵執其父殺之善有衆既盛乃以報父讎為辭攻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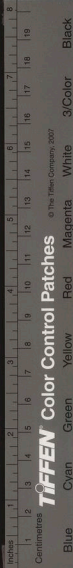


州不下又攻雷澤縣亦不下與用合軍皆使留守宗澤招安
既而復反杜充為留守又招安用也于京城之南南御園為
中軍善也于京城之東劉家寺為中軍又有岳飛桑仲馬
李寶諸軍皆屯于京城之西充以用一軍最盛終必難制乃
有攻之意甲午衆入城打請乙未充掩不備出兵攻用今城
西諸軍皆發岳飛桑仲馬阜李寶等皆率兵至城南以搆用
兪之勒矣拒戰亦會善自城東率兵來與用為應官兵大敗
寨閣索李寶被執岳飛者初殺張所為効用飛隨都統制王
彥往太行山遂自為一軍後歸京城番守司杜充用飛為統
制

劉洪道知青州

先是濱州高進作亂殺官吏劫財物取強杜克軍又攻破棣

州亦取強杜克軍番守司差高大猷知濱州進依權借屯于濱
州以其衆皆而刺十字曰永不負趙王誓不捨金賊以示忠
赤進嘗率衆劫潞縣金人寨得劉洪道者字資深青州人進
士及第曾任楚州州學教授監六部架閣庫先遭金人驅虜
在潞縣寨中進以洪道漏濱州俄報青州有將兵之變安托
使魯孝序被殺洪道說進令申聞朝廷及申番守司乞已知
青州進然知遂與大猷同具申既而留守司曰報果令洪道
知青州洪道未行會金人殘破青州殺權知州魏某而去趙
勝據其城洪道乃移文勝而後行至千乘勝聞洪道至失措
即馳至千乘謁洪道曰但交割本州民事而已軍馬則公自
統之勝善洪道索從物等具衛儀而入遂為知州洪道揭榜
百姓在軍中願歸農者給據於還於是勝之黨十去六七而



勝之勢弱矣有崔知弼者子弟所出身仕青州因勤王不到
京城而迴退不出洪道尋致之用為將官

賜青州劉洪道獎諭勅書

爾屢百戰之軍鋒保一方之士齒迄臻寧謚備見忠勤然方
面之權豈容或二軍中之令允在至公必愜輿情方收群力
儻習因循之弊坐乖綏禦之方無以取戎便成誤國其體倚
毗之意無從牽制之私

張俊請移左藏庫于鎮江府不報

金人陷徐州知軍州事王復被殺

金人將犯揚州先驅徐州入其城知軍州事王復死于麾下
有將校趨立者為州衙排軍發憤鼓率將兵殺金人出城立
被傷金人以為死矣立在草莽中夜得微雨漸復蘇金人往

揚州而軍民請鄭秀才權知州事既而軍民眾議以謂立忠
勇能辦事可以為城民之主乃請立權知州事聞于番守司
授立武德大夫兼關門宣贊舍人知徐州軍事

二十一日庚子百官搬家出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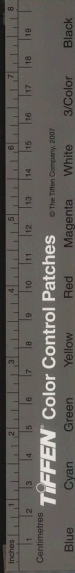
邊報屢至朝廷未有備禦之策宰相普魯善汪伯彥殊不介
意人皆危之有般徙出城為被難之計者普善伯彥慮恐搗
動衆心乃禁百官般家出城市井驚惶益不安矣

張守為起居節

張守以殿中侍御史撫諭京師還行在尚奏虜人必求願

陛下早圖之無使宗廟生靈坐懼塗炭上為之惻然即除守起
居節

張用王善寇陳州馬臯追之官軍戰敗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張用王善在京城下與軍官戰執李寧也乃為杜充終有疑
心不可番遂率衆而南至陳州充遣馬臯追擊之用箇未知
也約軍會數方攞列忽報京城有軍官至臯率衆來不備直
犯其中軍後軍奔至曹城寨為城所遏皆止用復與善等併
攻官軍官軍大敗尸填蔡河人馬皆踐尸而渡追至鐵炉步
而還官軍存者無幾

晉進象寇青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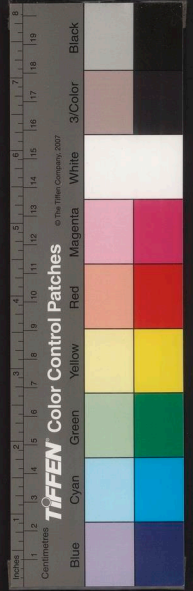
劉洪道知青州於金人殘破之後城市焚戮殆盡而諸色富
饒洪道詔輯百姓不旬日間喧隘城市膏進為洪道知青州
蓋因已所至且趙勝已死而輯治漸有倫理欲取青州乃率
衆同向大猷至城下洪道曰高進之兵皆依下環甲此欲襲
取其城耳遂關扉不納以酒肉米麵釣城下搞其衆進不授

遂攻比城而據之洪道以軍民居南城拒守

韓世忠退比宿遷

韓世忠屯于淮陽將軍會山東合諸寇以拒金人金人粘罕
方圖繼揚大舉兵自京東入寇至滕縣聞世忠扼淮陽恐稽
師期乃分東南道都統兵一萬先至揚州以議事為名使
上不得出揚州然後大兵繼至或謂肅王在軍中同行其事未
詳粘罕以大軍進迎世忠世忠不能當夜退于宿遷縣未曉
至宿遷不壹金人踵襲其後皆明覺之奔于沐陽

遺史曰韓世忠在沐陽夜寢不安與其帳下乘夜渡潮水大
棄其軍北沙路走鹽城翌日諸軍方覺知以主帥既去遂皆
潰散後軍營隊官李彥先率本隊四十七人得二舟入海聚
衆自此輔遠聚衆於漣水李在據高郵皆世忠之兵也其餘



收散卒自為徒黨者不可勝計

知淮陽軍集叛附于金人

韓世忠既退淮陽軍也金人已到城下知軍集望風投拜金人入城執集而去淮陽無知通有將校二人自權知通據

折可球以麟府州晉寧軍叛附于金人

三十日已酉閻瑾乘泗州率衆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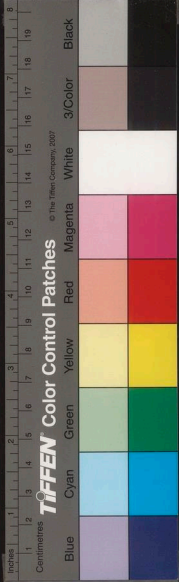
金人自滕縣直趨臨淮縣皆金裝鉄騎白氈笠子閻瑾叱在泗州初聞京東即寇不寧至是探者回以謂白氈笠子劉忠賊馬犯臨淮或謂是李成徒黨瑾以兵進之遇游騎一二千人猶未知是金人也瑾獲數人以歸驗之乃金人遂解生口一二人赴行在已酉金人及泗州境瑾率衆出奔金人在趨泗州之上數十里計閻置渡淮

二月一日庚戌朔金人犯楚州知州事朱琳叛降于金人

金人侵淮以支軍犯楚州知州事朱琳具款狀遣人迎降開西北門納金人開東門放吾人自便居人爭奔散寶應縣取揚州路渡江金人覺之皆邀回城中

粘罕自東平由襲虜徐泗以犯揚州

節要曰自建炎二年秋窩哩盟既破五馬山寨以探知馬編大軍南來使人馳會粘罕共備之故粘罕晉兀室余覲守雲中率衆南寇也粘罕初下太行由懷衛將欲東應窩哩盟而聞馬以敗於青州窩哩盟從而入寇由是粘罕以渡黎陽以寇澶濮澶濮既陷時杜充守東京慮賊西來決夫河沮之賊不能西乃東會窩哩盟衆同陷北京繼寇充鄆故至是由泗以犯揚州



遺史曰是時邊報屢至市井皆知金人兵將至者而宰相黃潛善汪伯彥禁止街市不得窮插邊事亦不許士庶輒擊出城二月晦夜閻瑾解到金人生口朝廷惶惶以內帑所有通女般挈翌且駕御舟泊河岸居人驚惶莫知所為上即欲南幸潛善等勸且候報得實渡江未晚也是日遣兵出西門禦賊士氣不銳人無鬥心在臧百官皆欲奔竄是夜江都縣前火

二日辛亥閻瑾為其將姚端所殺

閻瑾退兵在洪澤鎮姚端募殺之是日也揚州士民漸有出奔者官司不能禁止是夜城中火起九三四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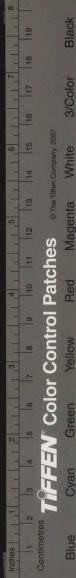
三日壬子金人陷天長軍

朝廷以邊報急方出兵往天長把隘金人又犯天長官軍黃

散是時上遣內侍齋詢往天長探事審知是金人即時奔還禮亂軍與金人閱報交馳而去猶未知是金人也詢既回乃知端的

車駕發揚州渡揚子江幸潤州

上得齋詢報不移刻出揚州都統王湫內侍康復等數騎從過市市人指之曰官家去也俄有宮人自大內星散而出城中大亂宰相黃潛善汪伯彥自都堂鞭馬而去軍民爭諸門而出死者不可計數上行次揚子橋見一親事官發言不遜上擊手劍親殺之行至瓜州鎮得小渡船即乘以渡江至西津口坐于水府廟中取劍執執上擦血官皆不至護衛禁兵無一卒從行者鎮江府官吏聞之知軍府事錢伯言發州兵迎請幸鎮江府少頃漸有百司人得舟南渡者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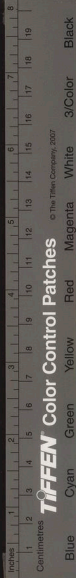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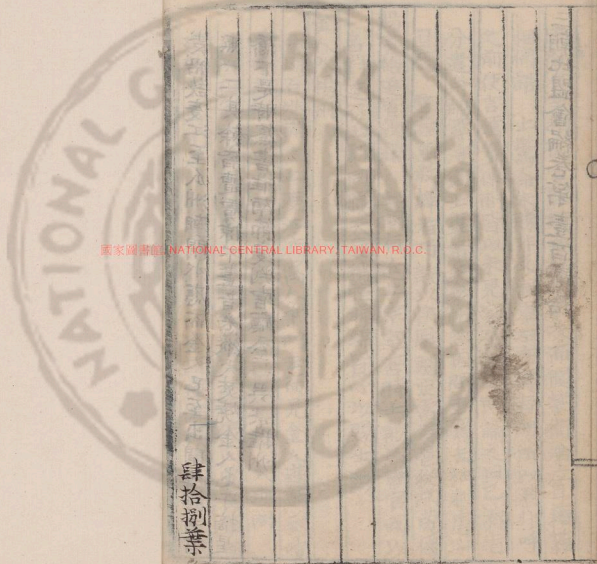
子府治宰相從官皆議幸杭州未決而聞禁衛涕泣且籍籍相偶語上驚命朱勝非及官軍左言傳旨問所以勝非呼之前使言厲聲傳問皆以未見家屬為辭即諭之曰已有旨分遣舟船尋渡衛士妻帑笑衆帖然因問車駕去往利害一日聽聖旨無敢諱者乃許以俟駐驛定當錄扈從功勞優賜賞給遂皆欣諾上問有近上宗室否時士彰為曹官或以名對遂召士彰同寢天氣猶暄晚綿皆心以賜士彰

金人入揚州

揚州百姓謂上渡江流寓人爭門去而見金人遊騎到喧乃呼言我揚州有主矣遂家家備香火投拜金人入城問上所在衆曰渡江矣金人乃馳瓜州望江而復回官吏軍民死數十萬先是宗廟神御國家所庫儲積及勢貴之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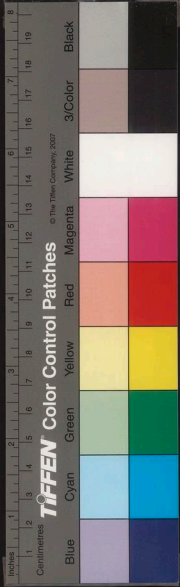
裝船故渡江至瓜洲潮開水應而金人已至出關得渡者百無一二其餘皆遭虜掠不盡者悉縱火焚燒金人也于摘星橋下是時簽書淮南節度判官廳公事吳景權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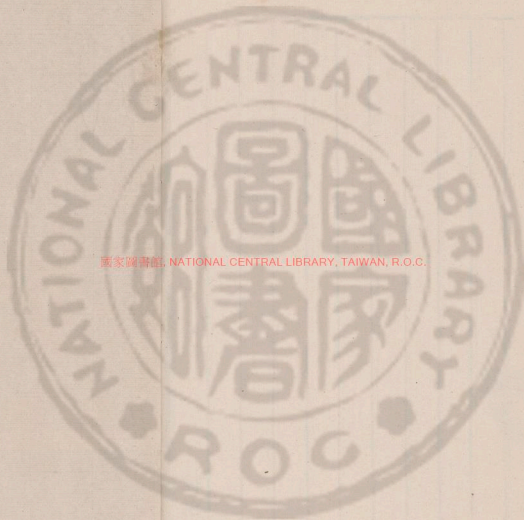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肆拾捌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北盟會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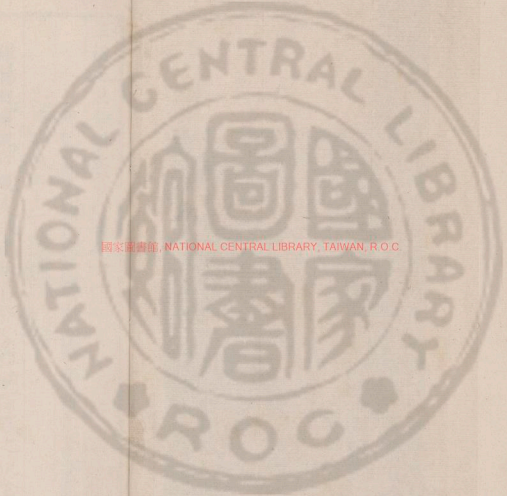
廿五

第廿五冊
奕興下帙
卷一百廿
卷一百廿三
卷一百廿四
卷一百廿五
起建炎三年二月十八日
至三月五日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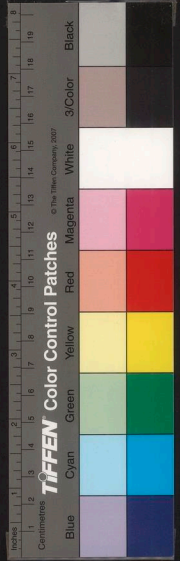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394.013 v.26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二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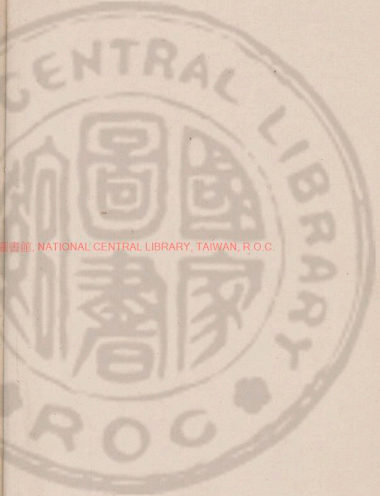
朝散大夫充荆湖北路安撫司叅議官賜緋袋袋官徐臺主簿集

炎興下帙二十一

建炎癸亥正月三日
壬子蓋上日庚申



維揚巡幸記曰建炎戊申冬自鄂渚相繼隔破之後全人橫
行山東加以李成諸寇乘亂爲孽不可悉數是時黃潛善監
秉大政汪伯彥繆居樞筦蔽處亡術探謀不明未嘗得諸賊
要領亦恬不介意是致胡寇奄至亡以應敵十二月十九日
黃潛善遷左僕射盧益知樞密院事當是時泗州屢有警報
而朝廷諸公謂爲小盜殘賊或曰李成餘黨亡足畏也先是
李成後軍在宿州叛去成以追奔爲民遂與俱合朝廷遣劉
光世出軍討賊光世既至山東與成接戰王師屢至敗績賴
充制苗傅力戰得免成軍遂潰擒賊將數人而成一軍俱走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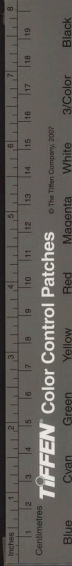
光世不能得但以所擒之人歸行在光世復加檢校少傅而李成之孽未能除也及是宿泗之報人皆指爲敗亡之餘畜寇知朝廷此意亦多爲稱李成之黨以緩我師而報政無知果蘊其計至正月三十日夜得泗州報至三十餘騎僞詐蕃裴兪已殺退乃以所得泗州首級器具俱未是夜朝廷愈倉皇內廷所有通夕般挈草駕舟河岸居人惶怖固知所爲上欵即時南去而潛善力勸云後探報得嘗渡江未晚也上然之少頃又傳只是爾僅自反已即時梟首訖然僅之又也本由遏蕃賊其師不利遂有此作而蕃人聞僅之又罔有爲已抗者故乘勢而來更無迎敵之師長驅抵淮口是日行在遣兵自西門出赴淮口禦敵以劉光世統之然事出倉卒自聞風而遁維揚居民挈妻孥而走者十室而入爭門以出相蹂踐而死者不可勝計金銀價驟長至數倍任職百官皆欲奔竄尚未知得實故且觀其事勢待從聞至堂中問之潛善伯彥二人俱對以自處諸公不須慮也百官既聞此語乃相慰諭以爲知事實者無如宰相今既所云如此必不可輕動百姓聞之亦以爲然及患出不虞皆喪其家屬故自貴及賤亡不歸怨潛善至於切骨蓋有所致而然也是夜江都縣前大火初二日居民般挈如前金銀愈貴行路之人摩肩疊足是夜城中火起凡三四處初三日已刻得天長軍閩報始知蕃賊已到上聞之乃披介冑走馬出門惟五六內侍及護聖軍數人隨駕更無扈從上天性慈仁亦不呵止百姓第與行人並輿而趨觀者無不駭嘆當是時潛善伯彥尚在堂中會食或有問者猶以前言告之及堂告來告云駕已興矣

蹂踐而死者不可勝計金銀價驟長至數倍任職百官皆欲奔竄尚未知得實故且觀其事勢待從聞至堂中問之潛善伯彥二人俱對以自處諸公不須慮也百官既聞此語乃相慰諭以爲知事實者無如宰相今既所云如此必不可輕動百姓聞之亦以爲然及患出不虞皆喪其家屬故自貴及賤亡不歸怨潛善至於切骨蓋有所致而然也是夜江都縣前大火初二日居民般挈如前金銀愈貴行路之人摩肩疊足是夜城中火起凡三四處初三日已刻得天長軍閩報始知蕃賊已到上聞之乃披介冑走馬出門惟五六內侍及護聖軍數人隨駕更無扈從上天性慈仁亦不呵止百姓第與行人並輿而趨觀者無不駭嘆當是時潛善伯彥尚在堂中會食或有問者猶以前言告之及堂告來告云駕已興矣



何倉卒之際靡有統率盡爲棄甲曳兵之人及主帥挺身渡江此曹往往相率爲盜所有得渡者亦失其父母妻子散無親者死長之意所思者爲亂而已當是時橫行恣意亡散誰何矣惟兵爲最豪悍城市貨賣或至強持去得不嗔恚以爲幸矣是日駕在鎮江聞賊至瓜州即時起發當夜至舟揚晚頓次日駕與起鎮江城巾居民奔多至棄其家屬當日軍人百姓乘勢爲亂至各人家門戶持刀入室公行劫虜什物錢帛填委街衢亡敵主之幾至大擾自是之後人民南來扶老挈幼如蜂屯蟻聚父母兄弟妻子多不及見相爲哭泣過蒲邑路聞者莫不痛心疾首怨憤之氣達于上下初五日駕起舟揚至常州晚頓是日百姓離舟揚多由僻路而行取便邑至毗陵是夜招安人丁進縱所部兵自後路遮截行人騁爲

劫掠類太尉王淵在常州領兵至進聞之欲引衆亡入江東淵遂傳令云赦進之罪復令來加以慰諭令招所部兵隨淵至常州淵教進負國之罪比斬之籤其首以徇如衆人皆揚息初六日駕起常州至無錫晚頓是時宰相公以供應如法居民不動上頗稱善初聖駕之起鎮江也後軍所遺之地無不殘劫人以爲戒故前期搬挈出山避竄以避其亂凡州縣場鎮井邑之地罔有一家敢開門以居故軍人過之愈四殘害人家所藏輕重之物不可移動者皆爲屏棄如米鹽之類所取之餘則爭諸通衢與糞壤無異官物美酒蒲地洋溢可涉凡所經處則烟燭亘天地焚十室而九所存者往往亦不足障風雨矣至於常州城中亦皆閉閉無有所在者州官有棄官職而遁者知府周玘每日與二年部官居城南報恩寺



取南門出宜興雖名爲不韋城實欲爲邊道張本也初七日
駕至平江府雖聞民間或私然商賈貨物如故上至府中
始始免介冑儀衛稍增信宿乃起駕既起蘇州乃番右丞朱勝
非禮部侍郎張浚彈壓城中初十日駕至吳江縣十一日至
秀州十二日起崇德十三日至杭州上以府衙作行宮以
顯寧寺充尚書省百司官吏到者曾無十之一如三省六房
公吏本千餘人得至者其數不滿五十所以行在職務久而
不備十四日下詔卹民十五日聖旨遣其舟至江頭接百姓
老幼不得渡者又下詔減常膳不御寢殿俟百姓到足乃始
如故又詔出內人一百五十人

四日癸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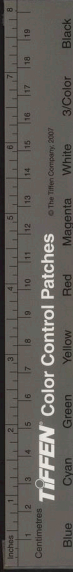
車駕發鎮江府

車駕發鎮江府番劉光世以拒江險上宿于呂城鎮大聖
庵王淵使探者在鎮江及瓜州約禮如金人計置渡江則燒
甘露寺爲号淵反上於呂城探者夜聞瓜州聲喧謂是金
人欲渡乃焚甘露寺淵視之曰甘露寺火也翌旦質明請
上乘馬而行

誅丁進

丁進從車駕行縱其所部兵遮截行人肆爲劫奪且請以本
部兵回大江與金人血戰其意欲亂也王淵覺之斬于呂城
鎮磚橋下籤其首至常州令衆于市自此磚橋號爲斬丁橋
金人揭榜發遣西北人從便歸鄉

金人揭榜于揚州市西北人從便歸鄉榜上繫御云東南道
都統李董東南副都統李董東南道都監三員西北人見榜



示節去者約萬人餘自東門出鄉佰鎮往秦興後爲薛慶是也

五日甲寅

車駕幸常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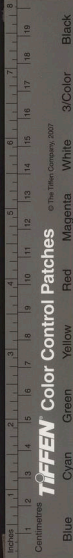
上自發鎮江府乘馬行軍民亦流移于道路至有不及引避者上皆令宣諭各各討勞是時儀衛法伏皆闕唯一兵執一黃扇命隨行

兗瓊兵亂于壽春府殺知軍府事鄭詔命

金人自山東將趨維揚也兗瓊自京引軍避其鋒轉至壽春府甲寅不入城自循城而南有壽春府將兵在城上視之者見其認旗曰御營平寇前將軍輕等者戲之曰御營平寇前將軍不會殺番人只會走城下過兵聞之喧詬不已瓊聞而問其故知其戲也乃移文壽春府密其發語之人知軍府鄭紹密根刷得一兵遣出之瓊命斬于麾下是日軍人有打請者將兵怨斬其同類乃持器仗繫之出城於是瓊多諸軍皆披甲持仗殺將兵遂入城縱火亂肆殺掠紹密死於亂兵之下蔡縣趙許之亦死州縣官往往被害城中悉爲灰燼

六日乙卯斬賽入真州

先是朝廷聞邊報日急乃遣斬賽往真州也戎金人犯揚州翠華去南渡王得以本部兵焚真州而去翌日金人到真州不殺人不虜掠斬賽往來于江中真州官吏皆散走乙卯金人退去賽乃率兵復入真州頗肆搔擾又數日向子志知真州撫恤居民民漸蓋廢寮居其老小賽之兵漸猖獗民不堪之乃聚衆與爲敵賽謂民殺其腹心二人大怒卻肆殺掠百姓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大恐子志見賽問曰公之兵何故也于此邪賽曰被朝筭左
來也戊耳子志曰朝廷差公來保護城市百姓公乃殺人以
逞乎賽氣奪乃曰百姓殺軍中二人皆腹心頭目人但得一
首者即可解子志不得已刷得二人與之賽之衆踴躍歡呼
以二人釘于木馬擁至望江橋下燒鉄甲葉令紅貼甲葉徧
二人之體不勝毒既貼徧既復搗之然後羣兵取其腸肚骨
血食之皆盡

七日丙辰

車駕幸平江府以朱勝非爲平江府秀州控扼使張浚副之

車駕到平江府是日朱勝非自鎮江府至以脯入見具奏處

畫鎮江狀上喜即以勝非爲平江府秀州控扼使上曰

控扼所以備外寇固宜審處吾民渡江失所宜鎮恤使各還

業勝非乞一從官共事上命禮部侍郎張浚副焉上過

吳江縣令張浚以所部兵屯于吳江

戶部尚書呂順浩同簽書樞密院事江淮兩浙經使
制駐于江寧府

上南渡思得大臣晋江上以鎮之乃以呂順浩同簽書樞密
院事爲江淮兩浙經制使駐于江寧府

八日丁巳撫慰維揚邊徙人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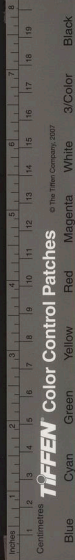
詔曰

朕以單微之質蒙世大觀賴臣庶共戴履承

祖宗之餘德念必宅中經遠軍布惠澤以慰萬邦歸往之心

故雖外迫於敵兵誓不遷離於近甸省刑章歛撫事與民不

一毫擾郡邑行再春矣諭誠盡禮遣使相望而敵未寢兵選



將練師朝夕從事而力不逮自至聞長驅之謀議者請道東南遠險之地以保 朕躬 朕寧不亢於敵不忍先事苟生棄我西北之人而遷遠別也故出兩道之師外爲蔽援而嗣遣使命之臣祈保赤子以待敵心之易慮則并圖康居日可計矣人力雖殫天命難度大名東平相繼陷失始命官吏民庶絕江自便

朕遷延不先俟天人之救相也速輕騎潛行不日遽至 朕與近臣始挺身東行由江浙爲暫避之計凡乘輿服御若帑藏之積一切棄捐三三大臣至不能保其家屋念雖孽沛至是而不負于中原西北之人 朕心猶庶已焉與其謀已忘民未及患而去則不得已而後動不猶愈乎但聞官吏軍民雖有自便之詔多不及避生計蕩然或不得其家址未痛切

朕心愧負荷極自昔帝王脫身於遑遽之時而於國顛危之後失勢於屢挫之辱而數難勝於之功者尚有之失良農不爲水旱輟其耕士不爲貧窮怠其道 朕能勞其刑克已至死不變圖保生民而不能使吾民之極安能側身修行以已贖民圖格天心而不能保天心之必相尚賴卿士大夫夫既爾高方有衆戮力一心式孚于帝庶幾成績咸保康乂 朕誠切至宜察 朕心

知泰州軍州事曾班叛附于金人

金人犯維揚分遣兵往泰州知泰州曾班聚官吏軍民而議曰今揚州已殘破金人以兵臨城須臾到矣班忝爲守臣不當棄城而去况班是待制列在禁從與嚴官不同金欲與闔城官吏軍民共以死守之如何軍民皆啼哭以告曰願待制



以生靈爲念居節投拜保全一城生靈班知人心不可違遂
迎金人投拜金人之酋長入城與班筵會又數日斂掠金銀
一夜城外縱火光照城中少頃大雨滅火金人謂泰州不可
行殺戮俄頃而自退去

晉進爲金人所殺

晉進攻青州不下安撫使劉洪道招萊州張成俚率衆救援
進聞成至遂退去洪道遣崔邦弼追之邦弼爲進所敗而歸
進後與金人戰爲金人所殺衆皆散去

金人犯滄州知軍事劉錫棄城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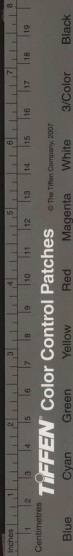
劉錫字高珪泰州人知滄州聞金人至即棄城走中途遇晉
進自青州退兵乃知青州尚爲國家守也趨青州屯于麻家
臺劉洪道遣人邀入城錫不從曰青州人屢被驚擾人心違
違不欲入城也洪道詣麻家臺覓錫以酒肉痛其衆叙話良
久竟不入城青州人高其義錫乃趨行任尚有馬軍數百人
隨行

九日戊午通判滄州軍州事孔德基叛附于金人

十一日庚申

車駕幸秀州

遣從義郎閻門祗候某秉義郎閻門祗候劉伸使于金國軍前
上在秀州知金人在維揚猶未退兵也召募官兵使于金國
軍前有官人先轉七官軍人轉七資於是承信郎某進武校
尉劉仲方自淮南散失家屬正無謬懶乃應勞而先行各先
轉七官除閻門祗候是時上已乘舟召二人就御舟賜對
授以圖書上曰若金人肯回軍了事而歸當不次擢用卿



二人遂與應募軍兵五人偕行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二十一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二十二

交興下帙二十三

起建炎三年二月十三日
壬午盡十八日丁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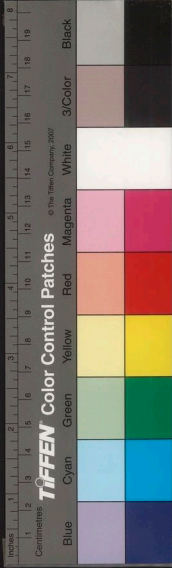
十三日壬戌

車駕幸杭州

上至杭州以州治爲行宮以顯章寺爲尚書自然百司官吏到者十未有一二

十四日癸亥江伯彥奏劉乞賜竄殛

劉子曰臣聞危而不持顛而不扶焉用彼相臣實犯此有覲面顏輒瀝愚誠上千天聰伏念臣周旋綬羈幸會風雲備位宥密者行且再春爰立冢司亦既逾月承靖康既危之後輔逮交復續之初圖回二聖之還言念河之復雖政形兩急於當務然事力不及於前時贊襄百爲未有一得練兵選將



二人遂與應募軍兵五人偕行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二十一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二十二

交興下帙二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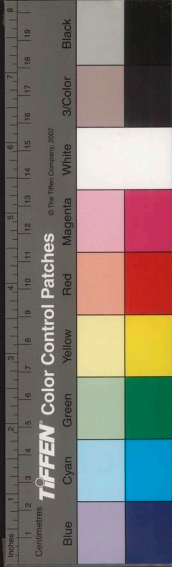
起建炎三年二月十三日
壬午盡十八日丁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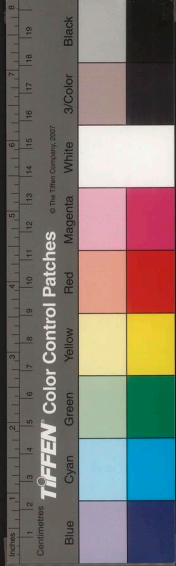
十三日壬戌
車駕幸杭州

上至杭州以州治爲行宮以顯章寺爲尚書自然百司官吏
到者十未有一二

十四日癸亥江伯彥奏劉乞賜竄殛

劄子曰臣聞危而不持顛而不扶焉用彼相臣實犯此有覲
面顏輒瀝愚誠上干天聽伏念臣周旋綬羈幸會風雲備位
宥密者行且再春爰立冢司亦既逾月承靖康既危之後輔
逮交復續之初圖回二聖之還言念河之復雖政形兩急
於當務然事力不及於前時贊襄百爲未有一得練兵選將





而歸事不爲用遣使修睦而所欲未或從鄉士啓渡大江之
謀先時被患廟堂念係中原之望應變隨宜固萬邦戴后之
心挫羣姦幸禍之志詔川陝之師從橫而禦侮撤東北之兵
首尾以解紛備謹邊防以慮寇至終緣披國兼用吾民陷濮
與澶破青及秦所向既北并勢而東雖世忠控要路於淮徐
而克瓊憤領兵於宿泗對壘兩軍之相拒輕兵間道以潛來
臣偶以沈疴所纏不能密志而慮到鑿輿之遑遽拏舟楫以
播遷持危扶顛無善可紀雖曰登庸日淺以病丐閑其如捨
廟講理均徇名青實事失前定矣用臣爲外將誰歸死有余
責本欲居家待罪恭候嚴誅重念駐驛初臨政煩親攬暫茲
忍耻靡敢冒居伏望智臨之大君特奮乾剛之獨斷亟選良
弼共理多難錄臣罪愆重賜寬宥是日左僕射替善門下侍

郎岐嶽書樞院益允迪各有劄子乞黜責上曰朝廷非不
措置往往大夫不知朕固知之卿等安職降詔不允勅伯
彥首所劄子奏理昧幾先事出倉卒致鑿輿之遑遽拏舟楫
以播遷伏望錄臣罪愆重賜寬宥事具悉朕以菲躬紹承
大統爰自初載圖濟多難惟卿同德之臣陪輔中興之業惟
懼吝勿何勤如焉羈縻難危備嘗之矣比緣鄰敵深入近畿
符于江吳以援淮甸退循眇末良用憮然既不能格天人佑
助之心願何以平夷夏搶攘之亂不德之故特朕之尤豈
必大臣專執其咎務恢遠畫庶保後圖毋重引愆以求去位
所乞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下責已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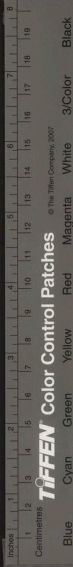
詔曰

朕以菲躬獲承大統萬方請命未能解塗炭之憂三聖蒙塵
冀獲展晨昏之養兵已練而力屈備雖設而用違震于朕
心罔知攸濟實由涼德未究遠圖仰無以當上帝之意而禍
亂遍臻俯無以得百姓之心而流忘失所此因強敵入深地
境退保江津以援淮甸事出倉卒人用震驚衣冠頓踣於道
塗帑藏棄損於兵火嗚呼皇天后土豈不鑒朕之至誠志
士仁人豈不卹朕之懇惻儻以寡昧難彌凶赦宜降罰于
朕躬以謝罪于率土尚以國家歷數之未艾祖宗德澤
之在人未至論亡必將恢復益當洗心改事雪涕輸誠悉去
彌文務從簡素屏斥細務專事兵戎明告庶邦暨于列位忠
言可以規朕之過失長策可以救國之傾危毋益于衷悉
以達上廟堂近服各務交修藩翰諸侯深思來輔將帥致牙
之用黎元保父母之邦思持顛而扶危用興仆而起懷庶資
多勛訓政正咨爾萬邦欽予至意

下避殿詔

詔曰

朕倉卒南渡致大夫棄其家屬禁衛五軍老幼不時濟渡頗
聞逼擾尚未有違行在者雖累次委劉光世王淵多以絹帛
堆架江口賞募日夜濟渡猶恐既渡之後徒步顛仆道路仰
康允之日下撥在岸空糧船五十隻綱稍先支一月請受選
差使臣二員給券管押明立旗號前去常潤已去裝載南來
之人早令至行在朕以此來敢獨享宮壺之安仰有司於
後殿御閣朕當自處其中以候衣冠兵衛士庶老小咸造
行在方御寢殿其三省日下出黃榜曉示



下儉約詔

詔曰

朕以涼昧序庶險難深惟不德天未悔禍是有倉卒南渡駐于江浙念國勢之益削既宗廟之僅存雖政事宜有改更在朕躬尤當宵懼自今以往當亦務爲福下慰人意務危爲安所有應緣供奉其宜專厲朕身者如儀物之餽膳羞之奉有司痛行裁省必尊非薄其後宮除有職事掌管人不可減放外其餘悉行減放各聽從便仰三省行下體朕至誠之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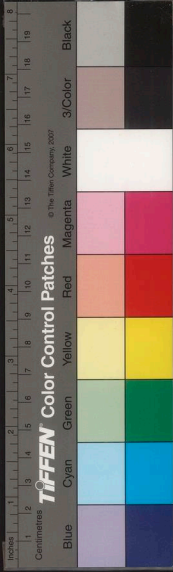
十六日乙丑德音

朕以眇末獲承至尊德不足以惠綏黎民武不足以戡定亂畧謂言行可以動天地而朕卑辭屈體未能交南北之懼

謂孝悌可以通神明而朕焦心勞思莫能極父兄之難比軍書之告警駭敵國之長驅尚未定約於一言敢憚避而於三舍而事出倉卒民用震驚官寮頓仆而失容老稚奔逃而條路實由菲德昧于遠圖方走集之衝坐成控扼之勢候載書之不食即又旆以言旋惟道途次舍多供億之煩而師徒急衝有征行之苦民靡安於農業士或後於軍期宣沛甚因蕩宥多辟於戲周三十而小世東都嘗倉暴諸侯漢二百而中天南陽乃興於王業惟上帝之所命豈朕躬之敢圖尚賴臣民各意忠力庶資群策協濟多難各示多予致于至意

普善王伯彥再乞罷黜

臣等近已具劄子乞賜寬宥伏蒙聖慈特降詔書不允臣惶



懼震越若無所容 陛下體堯舜之愛人法禹湯之罪己得
至厚矣在臣處愈不違安便當繼上封章不敢就職伏念臣
等從 陛下於軍旅之中後叨近輔中原未遑外患未寧
陛下未至於安平之地則臣等未可自便前此雖勢危力蹙
而不肯遽捨 陛下而求去者臣等義分非他人比也今謀
國於艱難之時不能彌患而脫身於顛沛之際反獲便私則
前日不勝任之罪猶云愛君而今日爲自謀之情無乃私已
非爲公義不貸臣等固不忍道也臣等不敢止用常禮再有
奏陳所有臣等誤國之罪終不可遺 陛下公天下之法終
不可廢今日之禍患銷寧即當再申前請必冀明正典刑以
厭公議

十八日丁卯御史中丞張澂論黃潛善汪伯彥乞重賜寬典

奏曰臣聞忠臣不避誅寬故能爲國督姦盡言不諱以伸天
下之誼明主不吝廢置故能惟辟作威自奮剛斷以發昇天下
之望臣謹按左僕射黃潛善右僕射汪伯彥本無物望亦之
才術以嘗從 陛下於艱難中因緣寵任躡持政柄而相業
無聞國步日窘 陛下蒙塵于外宗社危逼天下之人聞之
者憤怒切齒見之者戟手唾罵且謂陛下甫次餘杭必亟正
典刑以謝海內而數日以來信任於故中外怖駭未知死所
臣備位言責既不能早正白簡今豈敢尚仍緘嘿以重誤
陛下謹條列潛善伯彥大罪二十皆顯有實迹不可誣者正
月三十日闕瑾申有番騎三十人至泗州行在之人無不顧
不出兵抗禦及願乘輿渡江潛善等初無措置但固番 陛
下不早南渡至初三日探報虜騎在近始倉惶移被匹馬備



舟艱危甚矣致高乘蒙塵其罪一也車駕倉惶渡江士大夫并其家屬禁衛五軍百司人吏老幼等隨從不及或遇賊或弱江或被虜慟哭之聲震于中原野嗟怨之聲殆不堪聞又前此六宮渡江以久忽於正月二十一日降指揮見任寄居官不得舡家立法過嚴議者咸云天子六宮過靜處我輩骨肉豈不是人致行在士大夫畏其指揮之嚴不敢船家一旦多饑餓賊之口使歸怨人主其罪二也車駕駐驛維揚淮甸之人奔走奉事亦既二年一旦遽然渡江是委一羣生靈於賊而不卹也若士夫若兵衛若民庶無不恨憤誰心聞自真楚通泰與江南州縣皆碎於潰兵其禍亂之滋豈止一揚州而已哉重失人心其罪三也 祖宗神主神御自合先六宮南渡潛善等無實奉宗廟之意並不措畫一旦車駕起僅一兩卒輿致傾摧暴露行路之人酸鼻不涸人謀不臧禍及在天豈不痛哉宗廟顛沛其罪四也逮炎初年自河南雒西京鄭州拱州遭金賊殘破余皆無恙自潛善等柄任已來西則五路京西東則澶魏京東今日殘一州明日隔一郡直至淮上所存者十無一二其罪五也士大夫既不預知南渡之期又不敢先次亟行一旦流離東西斃于道路如司農寺官黃鏐史徽范浩等並遭亂兵屠殺而從臣常有未到者職事者往往不來殆可憂疑不冠過害其罪六也揚州行在月給軍衣費無慮百萬本以待戰守之用一旦賊以輕騎涉境並不措置迎戰又江津渡濟不時一旦潰千百為屋流毒東南其害未畢軍衣潰散其罪七也揚州左藏庫金銀絹帛數目甚多聞前此打角要盡般發潛善等力沮渡江之議不令裝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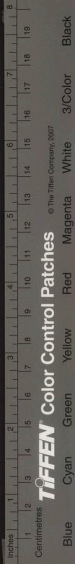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三月一日賊騎已迫高指揮且般三分之一致出門入關候
潮種種番滯不時過江盡爲賊有閩內幫有金亦般運不及
皆民之於血何緣復得府庫耗散其罪八也虜騎既破濮州
痛行殺戮幾同洗城於是開德北京東平望風不守奪門而
去雖僅脫虜禍而老小奔渡乎于道塗者不可勝計如近日
自揚州而至江上壯者虜騎驅之以行老弱賊殺之而去今
市井行哭之人非其子弟即其親屬生靈塗炭其罪九也謝
克家李權俱曾受僞命謝克家李權則徇其分折之詞或除
職得郡或復官領宮祠如李會則又分司居住更不問着公
議尤所切蔭蓋克家擢與潛善等所惡士大夫獻言者同已
則不次升擢異已則輒遭會怒至有問及禦賊事者必以朝
廷自有措置峻拒而力却之以至今日狼狽如此而潛善等

猶護短飾非莫肯虛心以來衆善人尤俱之伎眼目不納畏
善其罪十也潛善於王輔之客伯彥曾授梁子美提挈故今
日梁姓而得差遣者滿天下皆擢大任割膏腴之地如梁揚
祖爲發運使尤爲狠惡其黨更相扶助欲傾正人而李處遜
尤爲親戚用士大夫無不側目畏之植黨分朋罕不可破其
罪十一也言官奏疏以國危乞大詢衆庶凡再上再降出方
肯施行於是職事官以上言時病者甚多潛善等以謀不本
自己出入又身爲宰相致大詢及衆內懷不平遂奏請乞降
副御史臺抄節申尚書省人莫不恠之其罪十二也又如曾
論黃潛善無名進職事僚國體潛善兄弟大怒而中書舍人
黃唐付行誥詞極口稱羨潛善等遽擢唐付兄唐俊爲鴻臚
少卿以示同已獲利之意用朝廷名爵以脅士大夫人或笑



其淺妄專行私意不勝其公其罪十三也行在百司每事視
京師京師有百司月費兩處不減如巡幸而置御營使司則
驅密院爲虛設以巡幸而置巡舉財用則戶部爲備員皆官
屬入吏士卒耗費無絲毫之補設官重復耗盡國用其罪十
四也故右丞許景衡陳渡江之議潛善等極力排斥景衡恨
憤而六宮過江人皆曰雖斥景衡猶用其說也六宮過江已
久行在見謀繼往乃忽下指揮見在人不得取家人皆恠怨
又如虜騎駭駭南來乃多遣使求和並不曾以一事談使人
籍口使人莫知所爲政事乖謬人輒譏笑其罪十五也蔡京
王黼爲相日曾差衛從人兵至今論者未已潛善等一員兼
御營使爲廣占親兵置戰士於游隨之地各不下數百而潛
善獨戰十餘人皆以爲緩急之助不知名分嫌疑之辨多占
兵衛不避嫌疑其罪十六也自古敵人相拒金籍斥帳潛善
等計不如此東京斥帳委之即守自京師至泗州道
路遙遠皆未嘗多以金帛專常有心力行止人探賊動息止
是道聽塗說便指爲實致車駕蒙塵狼狽如此其罪十七也
虜人犯東平東平既破其勢已作南來之計潛善等得闔僅
便宜請渡江之期乃飾非遂過高於初二日懇番軍駕少待
初三日陛下出門當時若少遲番定遭衝突議者謂潛善
等以渡江爲下策曾未有中策可以勝之賊騎已逼尚敢抗
番軍駕其罪十八也同知樞密院盧益與王黼素有狎邪之
舊黼用爲尚書東平之政乖謬冠於一時去年自散官安置
中輒乞來揚州畢其私事其意實爲進用潛善果驟引爲八
座未久俄聞伯彥引爲樞副已而伯彥之客以朝獻讀視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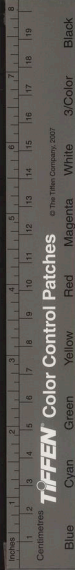


失於恭愷言者方欲論列潛善等既爲伯彥薦于朝擢起居
郎美遂除集英殿修撰自來二使有罪補外未有除集撰者
伯彥之黨潛善引之潛善之客伯彥薦之二朋比專務欺君
其罪十九也宰相之職無所不統水旱蝗螟在右則策免盜
賊表伏於義則丐歸潛善等使軍駕蒙塵如此尚敢出入傳
呼宰相張蓋乘馬略不知廉耻之節致指紳指目譏誚幾不
容口如是而能爲陛下立政造事安保社稷乎國家殆辱恬
不知耻其罪二十也臣獨以空疎蒙被親擢職在風憲實負
天下之責今日陛下蒙塵臣首當赴死顧臣前此數爲

陛下謀渡江之事臣裹輶加采納但爲潛善輩沮過然主憂
臣辱主辱臣死固不係於言之用不用潛善等之罪臣詎當
彈劾伏望陛下以一已安危爲不足深念而以二百年基

業爲可憂以一時顛躓爲不足深慮而以失億非之心爲可
懼若不痛革前弊力新遠圖別爲經理之謀臣未見其有濟
也然痛革前弊力新遠圖非盡逐潛善伯彥輩天下決未肯
信服陛下之令其黃潛善汪伯彥伏乞重賜寬宥以回上
天之怒以收億兆之心然後改命傑才稍圖興復盡斥浮濫
一歸簡嚴寬郵黎黎吐輕徭薄賦作新軍旅選將待時庶幾數
年之間漸振安平之業儻陛下尚存體貌未忍棄損則七
廟神靈恐無依托之地忠義之士莫知繫屬之歸陛下孤
立一身何所稅駕臣之言激切肝膈震潰唯望剛斷早賜處
分汪伯彥乞罷責

劄子曰臣近具劄子措置臣雖登揆路日淺偶在病假幾月
而備員惟惺初閱二年輔養無狀乞正典刑未蒙俞允臣恐



懼震越愈不遑安然以謀國於艱難之時不能猶忘而脫身
於顛沛之際又獲便私不敢不體聖意已具奏誤國之罪終
不可道 陛下公天下之法終不可廢俟今日之禍患稍寧
乞重加竄誣訖今月十八日尚書省據御史中丞張澂狀已
進納劄子論臣與黃潛善等致 主上蒙塵宗社危逼乞重
賜黜責實當公議伏乞檢會臣初奏事理速賜施行以公天
下臣更不供職以俟威斷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二十二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二十三

交興下帙二十三

建三年二月十九日
戊辰盡三月二日庚辰

十九日戊辰以駐蹕杭州大赦天下

汪伯彥丹乞竄黜

臣緣御史中丞張澂狀申尚書省稱上章彈奏臣致 主上
蒙塵宗社危逼乞賜竄黜臣昨日與黃潛善各具劄子奏下
敢供職乞真典憲蒙聖慈不允差中使宣押臣赴都堂批旨
臣遵稟聖慈感劇顏厚退惟罪戾實不可逃伏念臣智昧知
幾才疎應變初以中厚擊均之重本出愛君終然萬乘倉猝
而行乃成誤國故嘗自劾懇正邦刑乃蒙明綽之放未即俞
音之賜載惟未濟如在中流思羈紲之奉而安忍去 陛下
於艱難之時念宵旰之勞而不敢以小己爲便安之計國欲



懼震越愈不遑安然以謀國於艱難之時不能猶忘而脫身
於顛沛之際又獲便私不敢不體聖意已具奏誤國之罪終
不可道 陛下公天下之法終不可廢俟今日之禍患稍寧
乞重加竄誣訖今月十八日尚書省攝御史中丞張激狀已
進納劄子論臣與黃潛善等致 主上蒙塵宗社危逼乞重
賜黜責實當公議伏乞檢會臣初奏事理速賜施行以公天
下臣更不供職以俟威斷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二十二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二十三

交興下帙二十三

建三年二月十九日
戊辰盡三月二日庚辰

十九日戊辰以駐蹕杭州大赦天下

汪伯彥丹乞竄黜

臣緣御史中丞張激狀申尚書省稱上章彈奏臣致 主上
蒙塵宗社危逼乞賜竄黜臣昨日與黃潛善各具劄子奏下
敢供職乞真典憲蒙聖慈不允差中使宣押臣赴都堂批旨
臣遵稟聖慈感劇顏厚退惟罪戾實不可逃伏念臣智昧知
幾才疎應變初以中厚擊均乏重本出愛君終然萬乘倉猝
而行乃成誤國故嘗自劾懇正邦刑乃蒙明綽之放未即俞
音之賜載惟未濟如在中流思羈紲之奉而安忍去 陛下
於艱難之時念宵旰之勞而不敢以小己爲便安之計國欲



奉詔以體國不容忍恥而在公豈惟彌於人言抑亦已深於
鬼責退省無狀尚尚妙賢輩選亦材以圖底定之功蚤竄思
臣以爲失職之戒庶幾物論畏服公朝臣更不敢供職恭候
威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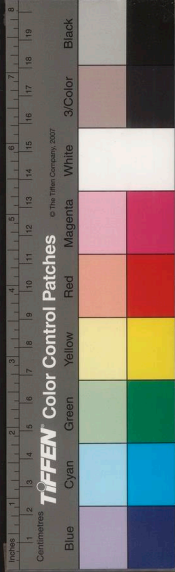
二十日己巳金人焚揚州

金人駐軍于揚州城下丙寅遣探甲執旗者一人入城呼曰
仰百姓限三日出西城過三日不出皆殺并數揚州人之罪
謂不合不晉上也是日無出城者丁卯金人遣探甲者四五
十大呼如昨日人皆疑之亦未有出城者戊辰又入城呼
且曰今日限足如不出城者盡殺是日西北人往往自西門
出出則入一木柵置柵在木柵中至晚西北人出城約入數
千人唯揚州土人皆不出是夜縱火徹旦徹城人盡死己巳
金人入城見教場中存番得三二千人皆滿體煙焰亦趕入
木柵中又一日凌晨開木柵三路放人出而金人亦退軍

張敦除尚書右丞

昔潛善注伯彥罷潛善觀文殿大學士知江寧府伯彥觀文殿
大學士知洪州

汪伯彥制曰惟辟作威廢置得馭臣之柄事君盡禮進退爲
厲世之規厲予艱難嗣服之初敢著黜陟大公之典肆頒詔
綽用重廷紳正議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御營副
使新安郡開國公食邑三千二百戶食實封一千一百戶汪
伯彥被遇丙朝屢更煩使方國步沾危之日正胡塵侵犯之
初悼 二聖之北轅豈天地鬼神之意唱大軍而左祖見譴
歌微訟之歸肆疇戴之勳進總樞機之密延登幸路參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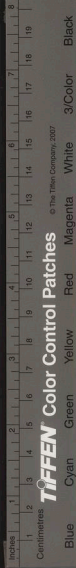


國均訪落之謀允賴扶顛之助明謨弗效變故非常宗廟神靈暴露野次衣冠名族顛暗道途芻蕘一空盜賊四起臺章交上惟汝之尤公議靡容非 朕敢貸餘念潛藩之舊獨高佐命之勲俾解正機尚圖未效進直毀廬之秘出分藩屏之雄一扎瓠崇十連增重既降體貌用山保全於戲入則論道經邦具士民之瞻於天下出則承沉宣化通輔相之籍於殿中茲予始終之恩故無內外之間勿替 朕命益懋爾庸
二十二日辛未金人寇高郵軍趙士峻棄城走判官齊志行叛附于金人

金人自揚州回軍至高郵知軍趙士峻棄城遁走判官齊志行率軍縣官出城投拜金人劫掠而去初士峻知高郵軍人滿朝廷以蘇違高代士峻不奉命朝廷怒特降西官士峻乃自陳四任堂除粗有勤勞又發運使李祐劄子保奏遂令士峻再任至是棄城走

宋世雄以潰兵入泰州知州軍事曾班棄城走

初金人犯泰州知泰州曾班投拜金人退去揚州潰兵有送進者初爲韓世忠養馬至是更名世雄聚兵二百餘人犯泰州世雄與直黨十一人入城班不會招接乃命監酒宋安世待之安世宦門子弟喜宴狎至是酒酣繫蓋而謳而世雄等謂繁爲號恐別有不測乃覆枉盤打擡椅取其脚入執二枝奪門而去會其衆二百人奔馳入門直擣州治班與群官皆奔亂兵乃肆虜掠得金銀者量出以犒軍擲于州治凡兩堆與塔基齊世雄推錢糧官裴淵爲首謂之收復泰州兩日淵令不得劫奪財物虜掠婦女由是稍止後班自劾待罪其兄



楸與爭鬪乞納在身官贖班之罪班遂遷請

曲端郵延經略使

曲端自襄樂遠涇原王庶駐于郵延是時延安新殘破未可
居會朝廷遣使賜庶節制使印令置司長安除曲端郵延經
略使庶詣置司處端不欲離涇原即差知涇原郭浩權郵延
經略使

二十四癸酉斬賽犯通州

李在率衆擾高郵軍

李在初從韓世忠軍隸嚴求吉爲提轄自京東潰散在寶應
間軍散率約得百人會全人退高郵而去在乃詐稱五臺山
信王下忠義軍率衆至高郵有監比較務吏義即唐思問先
往迎之在既入城遂以時正臣爲知軍以思問爲同知軍盡
剽殺拜官齊志行以下皆殺之乃遣人邀截全人後軍得金
寶殿數隻故其軍極當時狀元李全及童松在高郵寄居在
皆以爲參議又聚集潰散兵卒有衆數千遂擾高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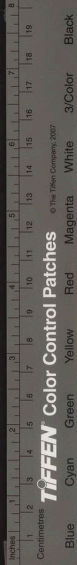
詔贈陳東歐陽徹官錄其有服親迪功卽一人所居州縣存恤
其家

二十七日丙子詔濮州監酒馬伸赴行在

初馬伸爲殿中侍御史言黃潛善汪伯彥該國貶濮州監酒
至是上思其忠直乃詔之而伸已死于道矣

二十八日丁丑詔求直言上既黜黃潛善汪伯彥召馬伸思
得直言之士乃降詔求直言其略曰自今政事關遺民裕利
病或有關於國體或有益於邊防並許中外士民直言陳奏
言之或失朕不汝尤於是焉

御名 在罪責中方倉惶自泰州



渡江道行在乃應詔上書

王瓌自西川至行在除御營前軍統制

王瓌建炎初爲河東路經制使俄除知鳳翔府金人犯陝西瓌以輕兵入川至是赴行在除御營前軍統制瓌表請幸蜀

官儀犯密州安丘縣

官儀率衆離卽墨入密州境欲圍密州故先圖安丘縣築外

柵以守之

紹幸江寧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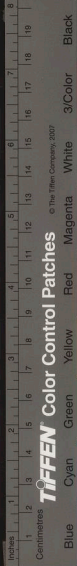
詔曰國家歷運中微干戈未救因時巡省蓋順權宜以江寧府王氣龍盤地形繡據大江之險茲爲用武之邦當六路之衝實有豐財之便將移前驛暫駐大邦外以控制於多方內以經營外中國尚慮有司排辦過於奉承百姓驚呼疲於道路儻齊民之或擾豈菲德之敢安將來巡幸沿路州郡及兩浙江東監司江寧府不得分毫播擾以安人心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輔遠聚衆于漣水軍

輔遠慶源府將兵也慶源府隔遠與韓京將兵百餘奪門得出渡黃河繞有數人達後籍韓世忠軍爲押火世忠退軍于沐陽衆皆潰散張過死于漣水軍之張渠村其衆多出投于漣水境內達聚卒得數百人擾于淮河之南比時至于楚州城下漸有數千當時淮南號爲悍賊

張用楫西京

張用寇在陳州與王善分軍將趨蔡州至碓山縣而止令諸軍不得犯蔡州城下遠者斬於是用駐于京西連亘數州上



自京西下徹光壽撫千里之地兵馬接迹不斷以其衆多故號爲張莽虜掠糧食所至一空

三月一日己卯朔王淵簽書樞密院事

二日庚辰朱勝非尚書右僕射中書門下平章事上至杭州召朱勝非赴行在勝非上章力辭且請渡江之罪俄中使三輩持親劄至平江趣行勝非恚以軍事付張浚使主之乃未朝以三月一日入見切勝非爲侍中嘗論睢陽特以基命地故列聖建別都而要非用武之國脫有緩急大駕一動則河內之南淮之北皆盜區矣今虜掠充斥兩河雲擾雍洛不可卒至惟襄陽西接蜀漢南引淮可以號令四方乞鑿與幸之控制南北以圖中原上欣然納用而大臣或沮之其言不果行及爲學士復論揚州非駐蹕地既爲中書侍郎力論之上深信焉令戶部約當歲計效祀之費餘財皆遲之金陵祀事後當移蹕時宰相黃潛善力沮之後果會卒爲揚之役翠華南渡至是上見勝非首及此皆曰悔不用卿之言次日拜宣奉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中書侍郎御營使

馬御名應詔上書書曰臣伏讀二月二十七日詔書曰自今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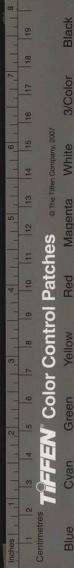
事關遺民俗利病或有關於國體或有益於邊防並許中外士民直言陳奏言之或失朕不於尤臣以是知陛下責躬政事憂國念真充舜湯武之用心也是以四方之士願竭衷誠採急務爲陛下獻臣一介武臣不達政事臣之所業蓋本於兵臣嘗觀古人論兵謂譬如對弈兩敵約焉一著失誤終莫能拔是以右今勝敗率由一失一誤而况多失而多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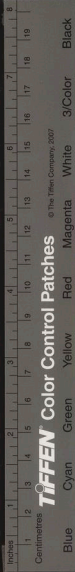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者平臣觀金賊猖獗連年犯順劫 二聖幾危宗社斯非金
賊精強固無敵於天下也特我 國家急難之際用非其人
凡所於爲失誤者多臣試撫而言則其誤有四其失有六始
其人用非材不能乘機拓境全示懦弱取侮夷狄其誤一也
虜既退師略不修備而禁止取言金人再來其誤二也 陛
下應天順人乘時御極不能導 陛下西據蜀險就六路形
勝以爭天下迤使翠華奄處淮甸重爲賊困其誤三也不能
乘心不憤賊之時激使忠義力治兵戰以謀恢復甘蹈覆轍
沒於請和使勢力日益窮蹙其誤四也四誤之外復有六失
初欲復燕既自招金人之侮彼既長驅入寇是時張孝純帥
太原童貫當移司真定兩鎮助勢以追燕山鴈門入寇之師
邀遼晉絳挫其銳於堅城之下然後整兵論和事無不濟泰
何貴方惑幕下鯁生偷安之計擁衆奔還遂使金人長驅渡
河其失一也金賊既犯京闕時已初春彼若脩攻且填壕塹
無慮一月彼能堅圍不過兩旬在我而則宜嚴備守御專任
將帥善守勿應間遣使人啗以厚利盡以白溝彼勢不可番
必欣然聽命是時河北諸軍方歛兵自守陝西等路勤王之
師相繼而至萬一賊不從議則密撤河北諸鎮着喻勤王之
師待其意懈前邀後繫可立大功李何淺穢之士意割三鎮
以求和遣貴近以爲質自是之後虜益悉我底蘊安其姦謀
其失二也割三鎮既爲失矣且宜堅守信誓示以無能以懈
虜心亟增備禦以圖善後儻三鎮不屈即當遣使通議聲言
以歲幣贖之因成歛兵之妙奈何輕易之論據稊信誓驕欲
擢戰其實無能使賊廣具而來了不能支太變我爲其失三



也金賊既立張楚自界大河而能守我當以黃河自為新邊
亟修堡塞倚河為固修葺戰具帥守令佐悉任武臣使守土
治民合為一事進攻退守以得自專人無掣肘之患則其才
得以自盡多方措慮虜騎豈能輕渡柰何不達事機泥於循
常一切不為方閑儒冠侈袂高談闊視略不介懷於是上疑
不懼衆力不齊賊騎復來如拉枯朽其矢四也皇弟信王脫
於囚虜集兵山谷結約河外忠義所得壯勇不啻數十萬顯
侯王師渡河相為響應方時金人欲剗南民頂髮人人怨憤
日思南歸又燕地漢兒苦其凌虐心生離貳或逃叛上山或
南渡投降自河以北各傳蠟檄皆約內應故王彥王仔羅進
馬溫靳賽劉展樊清王江鄭立耿進耿洪等義旗揚進馬臯
張用王善等群黨俱奮渡河討賊之志是時若王師得濟則
諸山水塞接勢輿輦見釜軍漢兒變於契丹屢圖於後兩
河州縣一旦可復金賊勢自瓦解柰何群言譖沮禁止渡河
使金人反乘機便驅斬剗簽軍南渡深侵魯降郡縣土地人
民器甲財糧凡我有者悉成賊用專利為害甚矣五也賊既
連陷大名東平二帥府勢必遷騎著襲行在我當分遣銳師
列屯淮口於西營於近效預為捍禦不唯乘賊遠來可以掩
擊兼彼探知有備則莫敢揚進柰何輕寡謀者料彼不來略
不為備遂使虜人大肆猖獗幾犯清蹕陷生靈於倉卒之際
潰軍旅於窘亂之間其失六也此六者大槩當防而不防當
擊而不擊勇怯逆施退倒置皆大失機會者也臣之所陳
四誤六失雖云已往不可追悔蓋不可不為後日之龜鑑臣
於二月初三日攬聞御舟已渡大江入馬繼至江口擁併時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Firm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臣已罷兵職初八日自泰州渡江則審鑿與已過平江臣竊料金賊遠來馬疲人之既知陛下以渡難以追及方且自爭子女玉帛飽其負載兼淮西仍多民兵被顛前無利計後有害是以暫止不進又有江比下及渡者西兵與諸軍潰卒往奪路會合於范瓊睥睨鎮江金陵守把舟船繼而天雨連降平地水發道途泥於馬步俱不能進以是賊心頓沮不思渡江以迫大駕遂使江南民土得以安靜此皆上天眷祐有宋許 陛下得以圖回今 陛下大悟前失赫然震怒

憤敵讎之暴恣躬嘗瞻之焦勞斤逐宰輔痛下詔音華心易

慮欲與天下英雄丞圖中與之事此臣所以踴躍鼓舞知陛下

下戡除賊虜肅清寰海將有日矣然臣更願 陛下守之不

易行之不倦求四方才能激天下忠義見幾而作不候終

日先賊未來早爲之計處軍駕於險固可保之所萃軍馬於

壯勇可用之即經營耕戰數年之間殄掃讎賊再隆王室復

已陷之境土邀播遷之父兄中興之功決見就臣今輒以機

速利害書爲三策仰副 陛下所求臣願健吏以撫淮甸破

金賊之計回天下之心是爲上策都守武昌襟帶荆湖探引

川廣招集義兵屯布上流扼攬形勢密約河南路豪傑許以

得地世守用爲屏翰是爲中策駐蹕金陵備禦江口通達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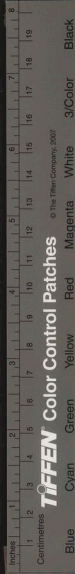
運亟制戰艦精習水軍厚激戰士以幸一勝觀敵事勢預備

遷徙是爲下策若倉鎮江湖波澤之險納探報之虛言緩經

營之實績倚長江爲可恃幸金賊之不來猶豫遷延修至秋

冬使金賊再舉樞虜舟楫淮江千里數道併進方當此時然

後又悔是爲無策臣聞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此天



數爲下地形爲中人事爲上也明矣自古興王建業未有不得天時據地形籍人力而能成立者也秦開關延六國之師遠巡隨去而不敢進終爲所併此豈特天時然哉地形之致有利之也漢高祖處蜀漢用三傑卒能定三秦滅強楚是豈地勢然哉得人力以爲之助也今

陛下車駕播越在此若不欲復讎爭天下則建都武昌力辦戰守僅保一隅可矣若必欲見中興恢復之功則非處巴蜀恃三峽之天險用六路之壯士則不可也說者謂兩浙波湖水澤之地所宜者舟楫胡人以駛馬馳射爲事江南地利非其所長况被盡獵江淮饜飲財豈復甘心南渡自取夷利臣應之曰逆胡梓然乘機而興吞滅諸國意在力危宋祚期無後患而後已財寶地土非其所貪若謂所江湖險此馬必不能侵則往西開招之兵何以能抵江浙哉說者又謂聖駕所居被必睥睨既能越長淮輕江浙則又何憚而不能向蜀哉臣應之曰鑿與所在不以遐邇賊固力圖而江浙恃者波湖足以比蜀道之天險且駐驛浙又苟能暫安歲月吳越之風儒而驕日後一日士氣相習安得復振靈擣蜀道所鄰者秦渭之野百二之地士勇馬健人樂戰鬪決以撫練士氣百倍豈與江浙之俗同日語哉况處川隴扼上流則江左自可保守安危強弱利害不啻相高也說者又謂吳以周瑜水軍三萬濟曹公數十萬中原之兵謝元以步卒八千破符堅西來百萬之衆爲在江不可守也臣復應之曰彼一時也此一時也其名則同而非事則意殆不可以爲常且孫權以三世練簡之衆輔以劉備以諸葛亮合應之謀曹操內有馬

